老舍文集

第十三卷

老舍文集

第十三卷



作　者　像

一九五四年

诗二首　老舍

昔年

我昔生憂患，愁深記憶新：
童年習凍餓，壯歲飽酸辛。
滾滾橫流水，茫茫末世人。
倘無共產党，荒野鬼為鄰！

今日

晚年逢盛世，日夕百無憂：
兒女競劳动，工农共戚休。
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風流。
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

《昔年》、《今日》手迹

第十三卷

目　录

曲　　艺

过 新 年

(太平歌词)

大年初一头一天,
家家户户过新年。
古往今来多少不平的事,
越到新年越显然:
你看那,有钱的吃的本是鸡鱼肉,
海味山珍样样全,
没钱的白受了一年的累,
吃一顿咸菜窝头也怪难;
有钱的穿起绸和缎,
没钱的破衣烂袜不遮寒;
阔人的儿女是儿女,
兜儿里装满了压岁钱;
穷人的儿女没人管,
捡煤核儿、拉洋车,当作过年!
分明是:贫富不均活地狱,
谁死谁活莫不相关!
皆因是:穷人种粮富人用,

穷人织布富人穿；
穷人要是借了阎王债，
了不得！抛妻卖子也得还钱！
那阔人倒说，他的生辰八字儿好，
理当富贵、福寿绵绵。
他又说，穷汉们生来命儿苦，
死生有命，贫富在天。
因此上，贫富相安别革命，
于是乎，穷的更苦，阔的更甜。
穷汉们有点不服气，
为什么，我的性命不值一文钱？
没有组织，无人领导，
想要翻身也枉然。
无奈何，忍气吞声，穷来个硬，
亚们地狱里头找平安！
古事闲言先莫表，
黑暗到底是最近二十年：
蒋匪介石真地道，
古今中外的坏事他都作全。
他口中说的仁义礼智信，
作的是男盗女娼、缺德带冒烟。
人民抗日他反共，
大军死死困延安。
地皮他一年刮去一寸，
地下的棺材都见了天。

民间的储蓄他拿去，
金银运到美国与台湾。
最新式的飞机他高坐，
预备着，风头不顺，他好钻上天。
他的老婆不中不西、装模作样女光棍，
爱吃美国苹果、美国牛奶，更爱美国钱。
孔宋二陈他的牙爪，
国币民财往家里搬。
把中国，弄得一干真二净，
民不聊生，叫苦连天。
有人心的都把和平爱，
唯独蒋匪另长心肝：
借来了，美国的飞机和大炮，
炸死人民万万千；
特务成群，钻天又觅缝，
杀人放火，毒刑电椅，花样全；
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不是活埋就是铡成两半边！
他的罪恶，数着头发也说不尽，
疯狂昏暴无法无天。
多亏了，民间出了真领袖，
毛泽东同志文武双全。
他告诉人民须反抗，
他领导人民杀上前，
他替人民出主意，

政策军略想得周全。
一脚过他踢出蒋土匪，
屁滚尿流跑台湾；
再一脚踢出美国帮凶汉，
丢了军火又赔钱。
这才有，解放全国，重见天日，
欢欢喜喜贺新年。
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
工农翻身福在眼前。
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
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
但只见，金星的红旗高悬起，
秧歌新戏锣鼓喧天。
人民的胜利真胜利，
胜利的新年好新年。
劝诸位，紧跟着毛主席向前进，
实现新民主，国泰民安！

载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文汇报》

英 雄 赞

（唱 词）

国庆腾欢尚未停，
又喜群英会北京！
编成一段英雄赞，
唱给青年男女听。
有些个青年心高傲，
不甘去作小事情。
殊不知，工作本来无高下，
缺一块砖瓦，房子就盖不成。
下象棋不能专靠车、马、炮，
士、相、小卒儿都起作用才会把棋赢。
因此上，今天不唱别的事，
单唱服务出色的几位好英雄。
首先介绍罗东老战士，
真是一棵常青不老松。
四十一岁在广西参加革命，
身经百战去长征。
六十多岁转了业，

他去贸易公司管仓库。
有人说：你是长征的老干部，
理当享革命幸福步步高升。
一听此话他心冒火，
闹革命哪为把官封！
勤学苦练他去学业务，
他珍惜一粒芝麻一棵葱！
对得起国恩，对得起党培养，
给人民服务才是真光荣！
他现在年过七十不服老，
称得起爱国爱党老英雄！
简单地介绍过罗东老，
再表表女浴室服务员名叫卢英。
在贵阳提起她来人人尊敬，
十年的勤恳劳动成了标兵。
她每天周周到到代人擦背，
平凡的工作，崇高的热情。
体贴入微，受到人夸奖：
优秀的服务员异口同声。
她还把周围的服务员们来带动，
帮别人赶先进，树立新作风。
获得了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群英赴会，她来到北京。
说完这位再说另一位，
他本是制革厂的勤杂工。

张成云立大志作个多面手，
既是勤杂就得多能。
木工瓦工铁活他都学会，
叫他作什么，什么全成。
他常说：旧日的勤杂工把阔人来伺候，
今天哪，我为建设社会主义立点功！
这才是事无大小全需尽心作，
多面手张庆云确是光荣！
这几位男女英雄介绍过，
先进的集体再说上一两名：
先说济南中东旅社，
次说红旗商店坐落在大同。
老话说："好孩子不作店小二"，
新时代这句话不再流行。
请您看看中东旅社，
服务员待旅客万分热情。
代客人拆洗缝补擦鞋熬药还不算，
他们还从思想上叫旅客愉快轻松。
有一位青年技工失去一条腿，
住在这里等安假腿，满脸愁容；
成了残废心中难过，
更不愿叫家里知道实情。
服务员背起他去看戏看电影，
又买来《无脚飞将军》鼓舞他学英雄。
这青年逐渐地克服内心痛苦，

转忧为喜，有了自信和笑容。
服务员都成了知心朋友，
这青年经常来信问好表真情。
表过旅社说商店，
一面红旗在大同。
这商店不仅服务周到生意好，
还把货物送至在顾客家中。
售货员到各家常常拜访，
缺少什么供应灵通。
老弱伤残，病人产妇特别多照顾，
分外关切单身的职工。
有一位工人单身住矿上，
棉衣裳还没拆洗天气快入冬。
请假回家怕影响生产，
正在为难来了救兵。
服务员知道了情况，把棉衣拿了去，
拆洗干净，送还了矿工。
大家说："顾客之家比家里更温暖，
我们的生产任务必定要提早完成！"
这商店真成了"生产后勤部"，
对建设、对跃进，都立下了功。
不论个人还是集体，
小事作好就是大事情。
你帮我来我帮你，
如鱼得水，如坐春风。

这真是新社会的新气象，
人人跃进，各显奇能。
总路线的光芒高万丈，
人同此心，都须要鼓足干劲，前进不停！
唱完了这一段英雄赞，
衷心祝贺群英大会胜利成功！

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中国青年报》

二期抗战

（鼓　词）

列位压声听我言，
二期抗战讲一番。
国家大事需留意，
都该仔细放心间。
自从日本来造反，
七月七日在去年，
直到而今还交仗，
一冬转眼又春天。
日本鬼子心好狠，
占了平津又向南。
仗着飞机与大炮，
轰城灭镇害民间。
上海打了三个月，
日本炮猛我心坚，
打死小鬼十来万，
上海虽丢不赔钱。
小鬼本当滚回去，
贪多无厌命难全，

那知小鬼又是糊涂鬼，
更向南京把兵搬。
诱兵之计我后退，
南京不守守后边。
小鬼一看心暗喜，
猜想我们兵已完，
得意洋洋放疯话，
说我们要把“免战”悬。
中华大国谁不晓，
英勇好汉万万千，
岂肯低头降小鬼，
岂肯跪下作汉奸，
再打再打还再打，
必要收回好江山。
上有我们的蒋委员长，
忠心义胆发宣言，
非把日本打出去，
永远没结没有完。
下有我们好将士，
一声呐喊越杀越勇越上前。
这就叫二期抗战接着打，
倒教小鬼进退两为难。

抗战二期非小可，
最后胜利必属咱，

日本要的是前三枪，
打算劈面三刀得胜还。
我们不中这诡计，
不慌不忙稳稳安安，
拉开战线四面打，
慢慢全把小鬼收拾完。
咱们地大民又广，
谁敢夺我锦江山，
小鬼人少不够用，
我们前后左右攻上前。
我们将士不怕死，
小鬼枪炮厉害也无关，
我们摆了八卦阵，
紧紧把小鬼围困在中间。
前些日敌兵往前进，
眼看就到我潼关，
我军渡过黄河去，
抄敌后路各争先，
一天杀死敌五百，
两天就死整一千。

再说河南把仗打，
我军渡河迎上前，
敌兵寸步难前进，
我军四面八方把敌缠。

鬼子一见事不好，
拨头又向山东钻。
敌兵八路来攻打，
我军十路埋伏全。
在临沂张庞二将齐下手。
一阵杀敌五六千。
这一阵杀得天昏暗，
打散了强敌板垣师团。
济宁也有大血战，
四天四夜地覆天又翻。
津浦铁路正面上，
我军奇勇虎一般，
四面包围把敌困，
再绕道而行攻泰安。
敌人困在圈儿里，
救兵难到粮食也快完，
眼看贼兵全困死，
谁教他横行欺侮咱。
我们兵勇民也好，
军民合作气冲天。
这些日贼兵真毒狠，
到处杀人带强奸。
他打算把咱欺吓住，
好去任意胡为闹个欢，
哪知道我们百姓明礼义，

孔孟之邦廉耻先。
哪肯甘心受欺负，
哪肯无羞无耻躲一边。
老少挨刀妇女受了辱，
此仇不报无脸在人间，
这才村村镇镇联合好，
刀枪剑戟练民团，
乘敌不备杀出去，
小鬼叫苦尸如山。
劫粮毁道断后路，
屁滚尿流无处钻。
我们军队有奇计，
百姓游击好计端，
四面八方拼命打，
打得小鬼泪涟涟。
二期得胜真可喜，
我们千万莫等闲。

咬定牙关再卖力，
鬼子着急心更奸。
我们定要打到底，
不骄不傲直把鬼子打个完。
男儿卫国肯上阵，
作个英雄死也美名传。
女子也当把国爱，

把救国事业放在肩。
后方人民齐心干，
为工为农不偷闲，
有力气的出力气，
有钱财的就出钱，
为商不卖日本货，
无事的投军入营盘，
大家这样齐心干，
打败日本有何难。

我们既已打胜仗，
千辛万苦接着杀上前。
日本就怕打长战，
我们不怕打二年。
英雄好汉不怕苦，
铁打的身儿气壮心又宽，
忍苦耐劳为国事，
粉身碎骨也心甘。
服从最高好领导，
万众一心义感天。
拥护国民好政府，
贪生怕死是汉奸。
人人都有必死志，
家财儿女才得全。
爱国就是爱自己，

莫要胡疑信谣言。
二期抗战大胜利，
最后胜利在眼前。
奉劝同胞齐努力，
赤胆忠心渡难关。
中华民国万万岁！
中华民国万万年！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长沙《抗战日报》

陪　都　赞

(鼓　词)

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敌人南进侵犯荷印，我们统帅出兵缅甸指挥远征军。民主同盟四重镇，莫斯科、华盛顿、重庆与伦敦。表的是寒来暑往，山城如锦。复兴关下，扬子江滨，精神堡垒，高入青云，东亚我为尊。

这陪都春来雾散，人人兴奋。无限晴光山水新，嘉陵碧绿轻帆恋村镇。田园工厂鸡犬相闻，后方生产，抗战之本。地利人和，自力图存。坡儿上麦浪随风山色润，片片菜花片片金。古庙公园风景俊，改成学校育才树人。春服既成，进修学问，读书运动，健心又强身，真乃是讲武修文，宏开国运，猛抬头日暖风和。

大地回春，山城气象新。到夏来山田水满稻秧嫩，小麦登场菜子新。雨过天晴，蛙声阵阵。石榴红艳，万里无云。疏散下乡，有条不紊。陪都城恰好是靠近山林，温泉水好流不尽。歌乐山中花木深，磁器口、沙坪坝，歌声清韵，青年的乐土，教育中心。公路四通，迁建城镇。北碚山洞，都好安身。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声怒吼，打散敌机群。救护队忠勇服务

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街宽房俊，更显出坚决抗战大无畏精神。自助者天助，古有明训。国际地位，举世同钦，小倭寇枉费了心机，赔账舍本，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

到秋来同庆丰收，谷粮入屯，一番秋雨秋色新。教师节，敬师尊，仁义礼智信。国庆日万众欢腾，争献救国金。皓月中秋，重阳菊似锦。西风吹冷，挂念出征人。闺中翠袖，寒衣缝纫，送往前方，慰劳大军。紧跟着云浓雾重，冬来秋尽，无风无雪暖如春。喝！好大雾，青天不见青山隐，树影儿迷离灯影儿昏。大雾里，金鸡报晓。歌声远近，原来是公民受训，操练在清晨。大雾里，锣声鼓声，舟船隐隐。远来的白米如雪，桔柑似金。大雾里，青菜新鲜豌豆嫩。天府之国，四季皆春。大雾里，水仙香远，茶花冷隽，红梅绿梅，山腰水滨。这时节千人合唱春雷震，话剧登场演古说今，歌声话声，广播到伦敦华盛顿。中华之消息是胜利之音，复兴节、圣诞节，共时并进，红灯翠柏，灿烂欢忻。腊月将残，白日青云，兴邦有道唯自信。伟大山城胜利之根，说不尽形形色色重庆公民。四季往还天道远，山明水秀锦乾坤。江波不断流滚滚，地久天长国运新。陪都雄立军心奋，精忠报国仰仗诸君。

这一回陪都巡礼，风光无尽，预祝那艾华西地同盟众友军，早日扫灭轴心。

载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新蜀报》

别 迷 信

(京津大鼓)

【诗篇】
天堂地狱是胡说,
哪有神仙哪有佛?
烧香上供白费事;
赔钱还要把头磕。
调好丝弦忙打鼓,

【捽板】
唱一段破除迷信,不拜神佛,何况那鬼怪妖魔!
在京西有一位王老二,
家住西山狮子窝。
他有良田七十亩,
自耕自种,有马又有车;
果园一半田一半,
不愁吃来不愁喝。
娶妻张氏生儿又养女,
一家子四口儿好快活。

王老二生来的性情好，
说话儿甜甘又随和；
他不赌钱来不喝酒，
一边耪地一边唱歌。
王老二可有一点毛病，
心中顽固信神又信佛。
早晚烧香不怠慢，
对着那山神爷，土地爷，子孙娘娘，把头磕。
有一天他妻张氏得了暴病，
急得全家哭哭啼啼把手搓。
他不去请医不去买药，
单去请瞧香的李四婆。
这婆娘穿上头蓝的新大褂，
石榴花，红花绿叶，插在那后脑壳。
骑着毛驴把山上，
小僮儿喊着“得嗒哦喝”，（“得”读如 Der）
说时迟来那时快，
一来来到狮子窝。
这才是三姑六婆休来往，

【摔板】
她们一来到哇，无事生非，谣言惑众，吉少凶必多！
进门来李四婆要钱又要酒，
还要那好菜好饭一大桌。
酒足饭饱她才上了炕，

王老二烧香连把头磕。
那婆娘张开大嘴打哈欠，
端着肩膀假哆嗦，
装疯卖傻，眼珠儿翻上去，
眼泪扑撒鼻涕过了河。（“撒”读第一声）
闹哄了半天她才开了口，
老声老气不象个老婆婆。
她说道：我乃天蓬元帅猪八戒，
肥头大耳嘴长半尺多；
我驾着黑风巡山又玩水，
来到西山狮子窝；
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我都看到，
妖魔鬼怪可真多：
这里有九尾白狐，红眼的兔，
成精作怪，还有千年的老骆驼！
你妻本来没有病，
都只为冲撞了妖精中了魔。
高叫一声“吾神去也”，
老婆娘口吐白沫，愣愣磕磕。
王老二两手冰凉出盗汗，
忙把神言仔细说。
妖婆听罢开言道：
先教病人把香灰面儿喝。
她又说，赶快去到三官庙，
请几位道士把妖捉。

王老二闻言不怠慢，
急急忙忙下山坡。
李四婆和道士本是一条腿，
里勾外连，欺负他乡下脑壳。
道士们一要七石谷，（“石”读如蛋）
二要灯油香蜡又好又得多；
三要素斋一天三大顿，
最好是鸡鸭鱼肉荤素两吃着！
道士们本来是寄生物，
一不生产二不作活；
抓住个冤大头死吃一口，
不会捉妖可真会把人捉！
王老二点头连答应，
典房卖地也得救老婆。
可怜他虽有个好心眼。
无知无识可就砸了锅！
他不想狐狸怎生了九条尾，
他不想哪会有千年老骆驼，
他不想道士巫婆全是骗钱的鬼，
他不想木偶泥胎怎会喝酒吃饽饽。
空长着脑子他不会思想，

【摔板】
白天见鬼，他自己才真中了魔。
五位道士齐来到，

不去捉妖先把酒喝。

【上板】
有一个面黄肌瘦无精打采，
暗中倒有三个小老婆。
有一个肥头大耳白净子脸，
浑吃闷睡好吃又好喝。
有一个脸上烟灰三寸厚，
抽足了鸦片才会降魔。
那两位年轻的还倒好，
“哈德门”作“高射炮”，白面抽得多。
五位都吃饱喝足上了座，
打起来法器叮叮噹噹把妖捉。
头一请，请来一瘸一点的瘸拐李，
二一请，请来雷公奶奶与风婆，
三一请，请的本是黄天霸，
还没有请到就起了风波。
只听得病房里一阵乱，
孩子哭娘，大人喊老婆。
王妻张氏病沉重，
没有吃药只把香灰水儿喝；
香灰本来不治病，
又不能安眠，院里打鼓又敲锣；
因此上病重神虚咽了气，
一命呜呼，连句遗言也没有说！

这才急疯了王老二，
跺脚捶胸无奈何。
哭一声妻来叫一声小儿女，
咱们的冷热饥饱以后对谁说！
抄起来叉耙扫帚往外跑，（“扫”读第四声）
去打那骗人的道士与巫婆。
道士们早已溜了个净，
偷去了馒头两笸箩；
李四妖婆也没了影，
去到那张家村李家店乱扯又胡说。
无奈何放下叉耙搂住小儿女，
王老二满脸热泪浑身打哆嗦。
千不该来万不是，
他不该相信妖怪与神佛。
万物之灵人为首，
怎可能对泥胎木偶把头磕？
干活的吃饭才合理，
和尚老道不该念经，应该去作活。
王老二家破人亡祸由自取，
谁教他不用脑筋乱信妖魔！
这一回破除迷信真重要，
都只为，事事合理，人人生产，工农康乐，
才能建设起那新中国！

载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生产就业

（大鼓书词）

刘二哥家住北京城，
高高的身量大眼睛。
今年不到四十岁，
风吹雨打两腮红。
没有手艺没有地，
不是工人不是农；
蹬着三轮满街转，
由南到北西到东。
好天气，挣上三四千块，
两顿窝头就大葱。（京话，“佐以”叫“就”）
天气不好生意少，
蹬着空车喝北风。
垂头丧气回家转，
见了老婆不出声。
刘二嫂今年三十多岁，
瘦长脸儿怪聪明；
说话机灵作事快，

比她丈夫有心胸。
二嫂先去烧开水，
再问生意成不成。
二哥开言噘着嘴：
“风大人稀扑个空！”
二嫂说：“不要着急不要气，
赊几个烧饼把饥充；
明天要是没有风雨，
多挣几文补窟窿。”
二哥闻听忙说道：
“你的办法救急不救穷！
自从北京得解放，
谁不开心笑连声？
连我也把秧歌扭，
白布包头脸擦红。
我就说，穷汉翻身多么好，
吃吃喝喝享太平！
谁知道三轮没生意，
进项不多受苦穷。
照旧穷来照旧苦，
真是‘外甥打灯笼！’”
刘二嫂闻言叫老伴：
“你的脑筋不聪明。
我也曾参加妇女会，
多知多懂又多听。

你来看，如今街道多么干净，
倒土的同志真作工。
当初巡警欺负你，
如今巡警多么和平。
当初三天断水，两天没有电，
如今水足灯又明。
当初白坐三轮还踹你两脚，
蛮不讲理，国民党的兵。
如今解放军来到，
和和蔼蔼象些大学生。
要怪别把别人怪，
谁教你不去参军不作工！
你怎么不看这些事，
有眼无珠乱批评！”
刘二哥低头仔细想，
老婆说话很近情。
明知她对可不改嘴，
呼哧呼哧把闷气生。
第二天他去开工会，
要把苦处说分明。
参加会议的人不少，
市政府市委会代表在其中。
主席首先说过话，
代表们开言叫弟兄。
他们说：“诸位同志勤劳动，

自食其力甚光荣。
这种劳动可不生产，
热汗白流落了空。
你看那城里工人造物品，
乡下农人把地耕。
城中货物运乡下，
乡下粮食送进城。
两下里生产交换着用，
吃的使的好流通。
人民生产人民用，
带头建设是工农。
回头再把咱们看，
既不出粮又不作工。
张三走路倒用李四的腿，
咱们陪着别人跑九城。
一人行路二人走，
每日白赔十来点钟。
光阴一寸金一寸，
白白扔掉好心疼！
如今本是机械时代，
汽车电车快似风。
怎好一人拉着一人走，
机械落后不文明。
咱们力大不打铁，
怎作锄耙把地耕，

又不挖煤和开矿，
火车，工厂，怎么把火升？
拉车本是不得已，
耽误了生产好心疼。
农人种粮不容易，
咱们把小米高粱吃个空。
仔细思来仔细想，
想来想去想不通。
何不到那东北去，
挖煤开矿受欢迎。
察哈尔绥远多空地，
何不去开荒作英雄？
都是一样卖力气，
若看结果可不同。
哪位同志愿意走？
回家商议快报名。
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
准保顺顺当当变作工农。”
刘二哥散会回家转，
开会情形说给二嫂听。
二嫂闻言心欢喜，
催着二哥去报名。
二哥低头细思想，
连连摆手说不行：
“舍不得这‘破家值万贯’，

舍不得宝地北京城。
尽管没钱看电影，
看看广告，花花绿绿，心里也开通。
虽然没钱看大戏，
街上的广播可白听。
没钱咱们吃棒子面，
有钱就来烙饼卷大葱。
没钱的时候喝凉水，
有钱就香片一壶热腾腾。
再一说，开矿挖煤我没学过，
出了危险就不轻。
若去开荒更难受，
没有大街没有城。
情愿杀杀裤腰带，
饿死也在老北京！
想当初，日本人和国民党，
屡屡抓伕去作工，
抓走三年并二载，
肉包子打狗无影无踪。
我知的多来见的广，
白白送死不聪明。”
二嫂闻言动了气，
瘦长脸上颧骨红：
“千说万说你说北京好，
城好可能救了你的穷？

作个工人多么体面，
务农也有好收成。
新政府不是旧政府，
说出来的必实行。
不要多疑不要怕，
赶紧咱们走一程。”
二哥开言说且慢：
“小心为是，先别乱了营。
街坊家张明和李广，
还有拉胶皮的赵小平，
他们都签名愿意走，
有的开荒有的做工。
我去托附张李赵，
到了地方把信通。
他们若真没上当，（“当”读第四声）
咱们随后离北京。”
二嫂闻言微微笑：
“你这家伙可真行，
几事不敢先伸腿，
唯恐吃亏碰了钉。”
有话即长无话短，
刘二哥不久接到信三封。
张明李广到了东北，
到绥远的是赵小平。
张李信中说得好，

他们已经作矿工。
到那里，老工人欢迎新工友，
亲亲热热似弟兄。
工人宿舍好齐整，
水又清洁灯又明，
地方宽大空气好，
处处干净讲卫生。
想起北京的大杂院，
现今亚似住皇宫。
矿里矿外电气装备，
安全舒服空气流通。
天天还把书来念，
搞通思想好成功。
不提张李心欢喜，
再表开荒的赵小平。
他的信中也说得好，
上写刘二老仁兄：
一路之上有接又有送，
到了乡村受欢迎。
房子两间米不少，
暂且安生过一冬。
春暖花开解了冻，
大家动手把田耕。
从今后既有家园又有地，
不再拉车受苦穷。

春种秋收打下了谷，
种瓜得瓜，种蒜不出葱。
来吧来吧快来吧，
一块儿生产享太平。
刘二嫂听罢开言道：
“你看他们多么有心胸！
我说人民政府好，
一言一字不把我们蒙！
快去报名快着走，
展开双翅鸟出笼。
咱们也到北边去，
本本分分去务农。
开荒咱们一起干，
说说笑笑还要唱几声。”
刘二哥听说不怠慢，
忙到机关报了名。
好一个贤明的市政府，
送来了棉裤毛窝好启程。
二哥扛着铺盖卷，（“铺”读第一声）
二嫂提着锅碗和蒸笼。
辞别了亲友上车站。
好几个机关代表来送行。
这一回疏散的五六百，
专车一列好威风。
车站上高悬大标语，

要去作生产模范，劳动英雄。
代表握手道辛苦：
“祝你们马到必成功。
电报早已打出去，
到那头儿有人来欢迎。”
男男女女把像照，
齐声高唱毛泽东。
旗子一摆笛儿响，
男女老少把车登。
从此不再空劳动，
一个萝卜一个坑。
管叫那，劳动用在生产上，
财源茂盛，五谷丰登，人民乐太平。

载一九五〇年《说说唱唱》第二期

控诉搂包的

（大鼓书词）

搂包的恶霸花样多，
东一帮来西一窝。
个个心毒胳臂壮，（“壮”读第三声）
横眉立目花脑壳。
二十年前称了霸，
各带打手小喽啰。
敌伪时期勾结特务，
欺软怕硬向日寇把头磕。
国民党的军警包庇恶霸，
狼狈为奸好缺德。
这些流氓什么样？
一言难尽慢慢说：
有一种搂包的盘据在火车站，
剥削脚行敲诈旅客真是两头蛇。
行李货物他们包揽，
旅客摇头就甭想上火车；
忽然瞪眼忽然笑，

忽软忽硬敲的钱多。
恶霸无言脚行们不敢动，
听了吩咐才敢去干活；
自己的力气不能自主，
钱上吃亏也不敢说。
若要是嘟嘟囔囔不服气，
拳头嘴巴捅了马蜂窝。
恶霸们真是土皇帝，
敲诈剥削得吃又得喝。
有一种搂包的另出花样，
专欺负骡车排子车。
装运货物他们包办，
自称“板头”赛阎罗。
教谁装运谁就走，
不准谁运谁就愣着。
工钱多少随他赏，
有理没理拳头替他说。
工人“孝敬”大头目，
“孝敬”少了准得受折磨。
头目开局工人得去赌，
弄得工人无可奈何；
头目输了不算账，
头目赢了工钱扣得多。
他们怕工人团结起，
各霸一方划开了辙，

南路的不到北路去，
东城不见西城的车。
货物流通受了阻碍，
工人分散无法结合。
坐地分赃大瓢把，
打死工人算什么！
“锣车”是搂包的另一种，
假充劳动蹬着三轮车；
火车站外他们高坐，
看哪个旅客行李多；
一拥而上连拉带扯，
集体作贼偷偷摸摸。
也有的本来空着手，
临时拉起别人的车；
拐弯抹角没有多远，
停下车来把人讹；
三千五千他不要，
张嘴就是一万多；
破坏了工人好名誉，
一马杓儿坏一锅。
搂包的名堂还有几样，
都是流氓不必说。
解放之后工人觉悟，
组织工会斗争恶魔。
政府宽大好好劝导，

劝恶汉改邪归正莫耽搁。
那知道恶习不改还照旧，
见缝下蛆主意多；
威胁工人不要入工会，
任凭他们去宰割；
有的把打手组织起，
也开大会闹的热活；
要挟工会来承认，
他们敲诈勒索合法又合格；
文的不成武的干，
要砸行李房子你死我活。
他们也没饶了汽车站，
砸毁票房把财讹。
反动流氓无理可讲，
劳苦人民依法把冤说；
这才有控诉大会斗争恶霸，
多年的委屈开了河；
恶霸们一个个都带到，
罪恶多端不敢抬脑壳。
诉说了一件又一件，
件件悲酸酸到心窝。
工人愤怒齐声喊：
严惩恶霸罪有应得！
政府答应惩恶霸，
工人心平气又和。

这真是穷人翻身了，
打倒恶霸不再受折磨。
要谢应谢共产党，
领导革命人民快活。
从此后车站的秩序一定好，
没有了暗抢与明夺。
从此后装运工人爱服务，
没人敢欺负骡车排子车；
货物流通生产的快，
齐心努力地利人和。
从此后工人团结的好，
出些位劳动英雄名满全国。

载《过新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覃本秀自述

（鼓 词）

双名本秀我姓覃，（“覃”读“秦”字音）
愿和同志们谈谈心：
家住长阳自幼儿贫困，
解放后服务在乡村。
“五六”年调工作我把城进，
派我到邮电局的营业部门。
听人说当营业员实在没有劲，
赔钱受气地伺候人！
左思右想，心中烦闷：
不去吧？不对！去吧？不可心！
领导上对待我仁至义尽，
我本当精神百倍鼓舞欢欣。
怎奈我思想抵触，决定去瞎混，
心里冰冷，怎能够理会大地回春！
到了时间，我才上班将邮局进，
下班呀，我总想早退那么四五分。
是是是，这个工作的确没有劲，

学不到技术，怎能一步上青云！
您来看，卖邮票，收包裹，还收挂号信，
四分、八分、一角，闹得我头昏！
没人把我的姓名问，
倒好象我姓邮名票大号叫八分！
有的人不声不响口闭紧，
只把食指拇指比个“八”字向我一伸！
不识字的大爷大娘更难把理论，
寄包裹，他们叫我替写寄给什么人！
“找人去写！”我的脸拉长了有半寸，
“这是制度！”制度二字把他们请出了门！
还有那，不该问的他们偏问，
“信几天到啊？”“丢不了哇？”真要气死人！
机关的通讯员更叫人烦闷，
我刚要下班，他们来了一大群！
夹着抱着一堆堆的信，
马上要发出，紧紧相催，等不到明儿早晨。
一语不和，他们的意见多得很，
意见簿上光批评没表扬气得我泪纷纷！
工作越作越没劲，
低人一头实在伤脑筋！
幸而呀，整风运动大辩论，
人人争向党交心。
我心中有愧泪难忍，
何以对党对人民！

大鸣大放大辩论，
给我写的大字报啊足有两三斤！
领导上怕我吃不消来站不稳，
常常找我来谈心。
真乃是和风细雨句句有分寸，
既批评又团结治病救人。
热泪长流，我立志求改进，
可是呀，具体的办法我摸不着门。
到后来，生了病，我精神不振，
领导上把我送到宜昌去就诊。
到那里，人地生疏，无亲无近，
在一家旅栈我安下身。
一进栈门，我十分兴奋，
服务员迎接我真象一家人。
接东西，递茶水，连把寒暖问，
她们的态度打动了我的心！
为什么这样待人，我心中纳闷，
我就向服务员细问原因。
她们说："一切工作既不可缺，就都须鼓干劲，
都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尽到了心！"
又说道："搞好工作有利大跃进，
要提高自己啊，先要顾别人！"
这一番好话与至论，
叫我呀得到了服务的好窍门。
病好之后，轻松愉快，浑身有了劲，

回到了长阳，立志要自新！
这时节正赶上双反运动，人人振奋，
及时的春雨呀，滋润了我的心。
新旧对比，扪心我自问，
想当年我是多么苦的人：
不但平时受饥馑，
大年初一呀全家没有米半斤！
现而今，有吃有穿全家安顺，
铺的盖的穿的都是啊里外三新。
我若再不争上进，
对不起党啊丧了良心！
我向党提出保证书一份，
从今后不想个人想人民！
用户们提意见：我们早来，门儿锁的紧，
我们晚来，你们正好关了门！我一听，赶紧建议，
得到批准：我睡在局里随时接待发信的人。
检查自己，往日里用户一多我就烦闷，
不是争吵，就是冷冰冰地咬上嘴唇；
我觉得大家怕我，我就有身份，
为谁劳动？为谁服务？我不想去刨根。
思想搞通，对人就亲近，
“三不烦”的口号记在了心：
人多不烦，问多不烦，责备我也不烦闷，
从早至晚，亲亲热热地招待人。
关心别人，才能增加自信，

我的笑容、礼貌，一天果比一天真。
人都是人，关系搞好一切来得顺，
没有人再打手式比八分。
盲目的老大娘，我挽她往里进，
这么点小事啊，她连声叫亲人！
代人填表，一份又一份，
人家呀千谢万谢叫我好小覃！
预备针线、代缝包裹，越忙越有劲，
给人家方便哪自己长精神。
买了毛巾放在了浆糊盒附近，
叫大家干干净净出这个门；
领导上对我多么信任，
还给呀添上了一个洗手盆！
一位青年来等电话，身上发噤，
我赶紧脱下夹袄披上他的身；
从此呀，叫我大姐他愿把亲认，
时常来帮助我，真象姐弟一家人！
提起电话令人真兴奋，
大炼钢铁，叫长途电话的挤破了门。
话务紧张我怎能袖手不过问，
彼此分工，心可不能分！
照顾用户我来负责任，
半夜三更我给倒水烤点心；
借来书报，给用户们解解闷，
风狂雨暴，我去传呼接话的人。

炼钢事大我应当把心尽，
怎能怕风吹与雨淋！
再一说，协作精神最要紧，
全盘胜利，都仗着大家一条心。
我这点平凡事儿本无足论，
可是党的恩情啊天高地又深。
光荣地入了党，我加倍地鼓干劲，
全心全意服务人民！
我的缺点还多得很，
一定要努力学习报答党的恩！
这一次当代表我万分兴奋，
到北京，群英会上献出我的忠心！
同志们多多帮助，叫我跃进再跃进，
光荣归于伟大的党，光荣归于伟大人民！

载一九五九年《中国工人》第二十一期

活 “武 松”

（鼓 词）

社会主义造英雄，
云南苗族出了个活武松。
他比那山东的武二更英勇，
李忠华是他的姓和名。
不象那武二郎身高体重，
李忠华身材短小，却敢单人斗大虫！
他身短心雄，不为个人争强逞胜，
他是为保卫人民保卫生产，面对危险往前冲。
为民除害他忠心耿耿，
都因为他是个受过锻炼的优秀民兵，
贫农出身，解放前他忍饥受冻，
现在他安家在杨柳井公社的沙拉冲。
云南、广西在此交境，
群山起伏，野兽逞威风。
他祖祖辈辈缺吃少用，
只好给地主们去当苦工：
看管牲口，昼夜劳动，

报酬低，活儿苦，责任可不轻；
野兽无情，伤生害命，
损失了牲口啊，地主必行凶。
李忠华一家大小心神不定，
时时准备和豺狼虎豹作斗争。
父而子，子而孙，摸透了兽性，
打虎打豹方法各不同。
为地主的财产，他们去拼命，
这一套经验啊，是血泪写成！
解放初期，这边远的山区还不安定，
土匪们烧杀抢掠，霸道横行。
李忠华见到了解放阳光，万分高兴，
十六岁，他就去参加了民兵。
党的教育，使他坚定，
划清敌我，黑白分明。
他看清：过去打兽是为地主们卖命，
今天呢，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多么光荣！
来一个打一个，打兽剿匪他样样英勇，
为民除害，决不许土匪、野兽任意横行！
逐渐成长，觉悟提高，也增加了本领，
圆圆的脸上经常带着幸福的笑容。
他的手，他的臂，他的头，伤痕横纵，
是战胜野猪老虎的光辉证明！
五八年民兵师成立，人人奋勇，
他作了副营长，任重志远，积极练兵。

一方面在公社他积极劳动，
一方面组织了打猎队把恶兽肃清。
他晓得，一群马猴一夜会把几亩田毁净，
他晓得，一头野猪会吃五百斤粮食，自春到冬！
就是那小小的麂子也万难宽纵，
每头每年要吃一百五十斤粮食，害人不轻！
他算清，不打野兽，大家就白劳动，
野兽肥了，人民的肚子空！
打！打！打！必须把害人的东西全除净，
大跃进里，他鼓足干劲，立了大功：
一个人，他结果了两只豹子、一条老虎，出色的英勇，
他还叫三十六条野猪，十九个马猴，不再横行；
一百七十七个麂子，也在他手下送了命，
远近的群众都称他是打兽的英雄！
总结出一套经验，十分有用，
摸住规律啊，斑斓猛虎也灭了威风！
他言道：野兽之中，虎性最猛，
沉着应战，切莫惊恐，也莫急攻。
虎身未动，尾巴先甩动，
留神！它猛扑过来，力大无穷。
这时节，要闪转腾挪，千万别硬碰，
消耗它的力气，叫它屡扑空。
老虎是铜头铁尾极强硬，
它的弱点是在腰中。

打它的弱点必能取胜，
智勇兼备才可以打倒大虫。
豹子习惯在夜间活动，
它住在荒山或在荒草丛。
前后脚的距离与身高相等，
量好它的脚印，就好安排枪位，高低适中。
在树上打豹子又快又省，
豹子啊不大会往高处翻眼睛。
那野猪也是在夜间行动，
它看不见，全凭鼻嗅与耳听。
白天打，要找猪窝，必须机警，
夜间打，要在苞谷地里静候不出声。
野猪来到，先别行动，
等到它吃上苞谷，再往前攻；
它只愿吃，忘了注意四下里的动静，
咱们逼近开枪，任务必完成。
负伤的野猪疯狂地拼命，
哪里有人声，枪响，它往哪里冲！
别理它，它扑上来，给它个监视不动，
别人喊叫，它就转移目标，又向别处攻。
因此上，打野猪要团结，互相呼应，
等到它疲于奔命，一战成功。
那麂子吃植物，虽不会杀生害命，
可是呀糟蹋庄稼，为害也不轻。
麂子腿快，捉拿的方法要多样多种：

枪打，网擒，狗赶，种种不同。
这些窍门，他献给大众，
还出省传经，去指导邻省的民兵。
在这里，且不把别的歌颂，
只表表他怎样单身斗大虫：
五八年自从开春，山区人民愤怒又惊恐，
这里牛死，那里马悲鸣。
只闹得群众不敢单独走动，
兽中的恶霸呀到处行凶。
李忠华听到消息坐卧不定，
农民们丢失牛马怎能够搞好春耕！
他立刻准备枪药马上出动，
谁知道，大胆的老虎来到沙拉冲，
寨子里一匹马在虎口丧命，
天将亮，李忠华立即出发，率领着六个民兵。
老虎的脚印叫胆小的呆呆发愣，
有大碗那么大呀，这是条特号的大虫！
有的人倒吸冷气，站住不动：
“这么大的家伙，武松也得胆战心惊！”
李忠华一身是胆，目光炯炯，
坚决表示：决不能叫它继续作恶逞威风！
警惕着，他弯腰疾走寻小径，
来至在半山腰，听见了老虎的怒吼声：
嗥—— 嗥—— 嗥！只吼得山摇地动，
大家伙马上散开，各奔西东。

相隔五尺，荒草里有了动静，
猛然间，立起来肥牛大小的花斑大虫！
面对着李忠华，虎尾巴唰唰地抡动，
前爪乱刨，虎目圆睁！
李忠华手疾眼快心镇定，
开枪就打，直射前胸。
哪知道，树枝子拨歪了土枪筒，
那猛虎张开血盆巨口，纵身扑来呼呼地带着
　风！
这英雄急向右闪，心中更镇定，
额上受伤，只顾战斗忘了疼。
这一扑，大老虎用力过猛，
跌了一跤，扑了个空。
好英雄，抓紧时机不容虎转动，
抄起枪托，拦腰就打，打得老虎吼连声。
这猛虎二次扑来还很猛，
李忠华伏身让过，老虎又扑空。
照样儿用枪托啪，啪，拦腰打中，
这英雄真作到手快眼又明！
三次扑空，三次挨打，老虎十分不受用，
虎威下降，李忠华的锐气往上升！
连扑带叫，嗥—— 老虎最后来拼命，
李忠华扔下土枪，徒手斗争：
用左手把老虎脖子紧扣定，
伸右手抓住了肚皮不放松；

施展神力，把老虎连推带拱，
那老虎仰面朝天四脚登空。
李忠华左手去扯下巴，左脚踩虎颈，
腾出右手，撕下包头，挡住虎眼睛。
说时迟，那时快，右脚忙去勾枪柄，
右脚拇指蹬枪机，右手抓枪对准虎喉咙：
只听得“砸”的一声，群山响应，
那特号的老虎就一命归终！
老虎死后双目圆瞪，
李忠华用手指摸了摸那对大眼睛：
老虎的眼皮已不动，
这才放心，单身打虎成了功！
消息传开，乡长，书记，与群众，
都来慰问打虎的好英雄！
广西的民兵，从几十里外翻山越岭，
带着药品，来慰问为民除害的活“武松”。
党的关怀和群众的照应，
一个多月，他恢复了健康，忙去上工。
头一天上工，又打了个麂子，旗开得胜，
不愧是热爱群众的模范民兵！
今年四月，春暖花开，山明水净，
全国的民兵代表大会在首都举行。
李忠华，感激党的培养，荣佩代表证，
意气风发，心情激动，进了北京！

载一九六〇年《解放军文艺》六月号

女　儿　经

（快　板）

太平年，贵温贤，在乱世，重健全。
身为女，心似男，知爱国，不苟安。
多作事，不偷闲，不搽粉，省下钱。
献政府，救国捐，织毛袜，送营盘。
前线上，士兵寒，到医院，救伤残。
到乡下，去宣传，手不懒，口会言。
为国事，身当先，甘吃苦，不畏难。
有胆量，把枪肩，女中杰，“花木兰”。
跳舞场，影戏园，全不去，志气坚。
不挑吃，不讲穿，慢恋爱，快自全。
贪快乐，国难安，国不保，家也完。
莫胆小，莫心酸，胆要壮，心要宽。
新女子，手托天，女豪杰，美名传。

载一九三八年四月《抗战画刊》第十期

和平解放西藏

(快　板)

紧打鼓，快敲锣，全国人民好快活。
好快活，庆解放，今天解放到西藏。
新中国，处处新，山南海北一家人。
远的远，近的近，男女老少都起劲。
新中国，事事新，民族团结新精神。
不论回，不论藏，大家都是一个样。
信宗教，有自由，彼此不同不强求。
教不同，没关系，人人爱国齐努力。
衣不同，帽不同，五星国旗一样红。
字不同，话不同，齐声赞美毛泽东。
毛泽东，是太阳，太阳出来天下亮。
山也明，水也亮，光明照遍前后藏。
前后藏，真不小，地方宽大人民好。
好人民，好弟兄，回到民族大家庭。
想当年，恶满清，压迫康藏好弟兄。
又来了，英和美，一双侵略老土匪。
还有那，蒋流氓，横行霸道坏心肠。

这些个，狐狸精，挑拨是非伤感情。
既吃苦，又失和，西藏人民受折磨。
受折磨，不应当，思想起来好心伤。
到今天，大不同，五月樱桃到处红。
毛主席，好英明，领导全国爱和平。
各民族，齐欢喜，五亿人民亲兄弟。
我不高，你不矮，喜马拉亚到东海。
山又高，水又深，抗美援朝一条心。
抗美援朝一条心！

载一九五一年《说说唱唱》第十八期

祝贺儿童节

（快 板）

儿童节，好快乐，
唱段快板来祝贺。
儿童节，好快活，
弟弟打鼓妹敲锣。
儿童节，好热闹，
大家唱歌大家跳。
儿童节，好美丽，
无数鲜花开满地。

小弟弟，小妹妹，
国家有些好宝贝。
谁是呀，好宝贝？
就是你们小弟和小妹！
为什么？是宝贝？
长大成人建设新社会。
小弟弟，小妹妹，

看我说的对不对？
毛主席，爱儿童，
小妹小弟快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毛泽东。
共产党，大救星，
儿童的幸福数不清。
要作个，好儿童，
人人喜爱父母疼。

好儿童讲卫生，
打了蚊子打苍蝇。
讲卫生，不生病，
里里外外都干净。
擦桌子擦板凳，
又讲卫生又是好劳动。
除四害，最高兴，
闲着就查老鼠洞。

不挑吃，不挑喝，
赶上什么吃什么。
吃的香，吃的净，
一颗饭粒也不剩。
爱粮食，爱东西，
什么东西都爱借。

爱树木，不折花，
不在墙上画王八。
睡的早，起的早，
早起早睡身体好。
跑就跑，跳就跳，
可是谁也不胡闹。
又有说，又有笑，
打架骂人真可臊。
不爱哭，不乱吵，
身体结实学习好。

唱完了，这一段儿，
明天早上梳小辫儿。
你们是，好儿女，
不怕风来不怕雨。
有劲头，手脚大，
什么困难也不怕。
花也红，旗也红，
人人都爱好儿童。

载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北京晚报》

红售货员

（快 板）

打竹板，庆新春，
听我歌唱张士珍。
她是个，售货员，
大家公认她的工作成绩不平凡！
就是她，在天津，
光复道商店一面红旗张士珍。
首先说，她爱党，
所以她有好思想。
党的话，她必从，
热爱人民心里红！
她的事说不完，
说几件大的咱们去宣传：
第一件，要记真，
她和群众心连心！
与群众，共呼吸，
了解情况由东跑到西；
勤访问，多留神，

有工夫就“串百家门”。
工作差，工作好，
群众的感觉好象寒暑表！
与群众，成至交，
服务质量才会提高再提高！
她关心，副食品，
家家过日子油盐酱醋最要紧！
调剂好，供应好，
家家日子过得好！
第二件，须记住，
舍己为人去服务！
她体贴，老年人，
柴米青菜送上门。
她关心，孕、产妇，
吃的用的及时送去都不误。
下大雨，刮大风，
推起车子她把东西送到各家中。
帮助人，意义重，
令人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三件，真可爱，
她叫人们吃省、吃好，生活更愉快。
她请来，厨师傅，
教给居民作菜的好技术；
既省钱，又吃好，
要看技术巧不巧！

售货员，须认真，
时时刻刻要把人民的生活挂在心！
第四件，更重要，
依靠群众，群众的支持就来到！
张士珍，不自满，
尊重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
有问题，问众人，
群众表现克己让人的好精神。
这方法，最高超，
大家的觉悟一天都比一天高！
茄子多，韭菜少，
大家讨论要包饺子，茄子作馅儿同样好；
张大娘，李二妈，
争着把韭菜让给别人家！
新社会，新精神，
商店、用户真都是亲人！
第五件，商店里，
共同前进爱集体。
一个人，力量小，
一齐前进，工作才能好！
一个人，有困难，
大家帮助不怠慢。
别人好，我去追，
思想跃进天天要往高处飞；
自己好，带别人，

群策群力，人人奋勇个个显精神！
人人好，满堂红，
集体进步才是真英雄！
这一段，话不多，
您听完了再对别人说。
热爱党，热爱国，
创造热爱集体的新风格！
打竹板，庆新春，
祝您跃进天天红来日日新！

载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大公报》

陈各庄上养猪多

（快　板）

新中国，万象新，
打起竹板，唱唱新农村。
新农村，真方便，
一来来到北京东北的顺义县。
顺义县，好风光，
渠水浇田稻麦香。
好光景，说不完，
雄心壮志，庄稼增产赶江南。
说不完，咱们挑着说，
介绍介绍陈各庄上养猪多。
解放前，陈各庄，
沙地沙包原是苦地方。
水利少，爱刮风，
吹走沙土，盖不上新种的落花生！
不是旱，就是涝，
大大小小总把饥荒闹！
不旱不涝也救不了穷，

亩产那么百十来斤就算好收成！
解放后，大不同，
翻了身的农民思想红：
地力薄，找原因，
对症下药，定叫沙土变黄金！
主要是，肥不够，
没有营养，庄稼怎不瘦？
要增产，肥是宝，
土地瘠薄，肥更不可少。
肥是宝，哪儿去找？
人民公社就是好：
靠领导，靠群众，
改良土壤，陈各庄大队齐心闹革命！
闹革命，斗自然，
决心要把沙地变良田！
兴水利，又造林，
不许风沙再害人！
多养猪，笑呵呵，
猪多肥多粮就多！
说养猪，就养猪，
信心百倍，敢于胜利不许输！
集体养，建猪场，
带动社员家家户户养。
集体喂，家家喂，
公私并举，两条腿走路走的对！

不光瞧，眼前利，
百年大计是巩固发展集体经济。
遇困难，不动摇，
艰苦创业，坚持不懈，才会立功劳。
一月月，一年年，
红旗高举，经营养猪的“样板田”。
多养猪，果然好，
片片田园都把肥吃饱。
田有肥，鱼得水，
庄稼样样长得美。
肥料多，养地力，
年年增产，沙窝沙岭换了新天地！
六五年，纪录新，
粮食亩产八百斤。
双八百，楼上楼，
卖给国家肥猪八百头。
今年好，想来年，
彻底革命，不只看眼前。
村虽小，干劲强，
科学养猪，科学种地，大字标语放光芒！
科学家，来蹲点，
又学又教，总结经验，协同社员搞丰产；
累不怕，苦不怕，
一心要叫科学群众化。
猪场有，三个三：

三定三分三养，理论实践紧相关。
一要定，饲养员，
二定饲养，三定时间——定时“开饭”吃的香
　又甜。
分群养，是第一“分”，
还有那“分”批断奶，“分”期来打防疫针。
小猪秧，要细养，
弱猪保养，病猪疗养，减少死亡绝不靠空想。
养小猪，仔细看，（“看”读如“堪”）
初生、吃奶、断奶，必须过好这三关。
过了三关，小猪欢，
结实活泼，小尾巴撅着卷成圈。
配饲料，方法高，
叫猪上膘准上膘。
什么猪，什么料，
公猪母猪仔猪肥猪各自有一套。
讲科学，猪听话，
想叫它什么时候长大就长大。
讲科学，精又稳，
摸透规律，一抓一个准。
煮猪食，很费煤，
近来试验，喂干饲料，省工省钱猪又肥。
好方法，挖不尽，
防疫、饲养、配种……都是真学问。
真学问，学不完，

勤学苦练，应当表扬饲养员。
饲养员，不怕苦，
老汉青年意气风发一支好队伍。
喂养猪，也是闹革命，
思想红，不利己，
贫下中农的高尚风格，全心为集体。
热爱猪，不辞劳，
喂食、饮水、冷热饥饱，时刻仔细瞧。
粪便干，或是不爱动，
立刻去找防疫员来快治病。
干劲大，不识闲，
有点工夫就去帮社员。
帮消毒，帮修圈，（“圈”读如“倦”）
科学养猪宣传了一遍又一遍。
有成绩，戒自满，
一定要站得高来看得远。
看得远，站得高，
时刻不忘比学赶帮超。
年年生产更上一层楼。
求进步，争上游，
越进步，越学习，
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
谨祝贺，众社员，
努力奋斗，早日实现稳产高产田！
粮食多，猪肥壮，

经济、科学、文教、卫生，齐兴旺！
唱到这儿，算一段，
请您多提宝贵意见。

载一九六六年《北京文艺》第四期

中秋月饼[①]

(相　声)

甲　月亮出来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飘流在街头。

乙　噢，您这是朗诵？

甲　不，我这是控诉！

乙　您控诉谁呀？

甲　我控诉你！

乙　啊？我又没得罪您，您控诉我干嘛呀？

甲　那……你说我控诉谁？

乙　那个……我哪儿知道啊。

甲　我要控诉社会！

① 相声《中秋月饼》是老舍于一九三八年在重庆编写的。

一九三九年春天，应著名导演应云卫邀请，在重庆电影制片厂的联欢晚会上，老舍亲自登台与相声艺人欧少久表演了这段相声，受到与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又加演一段老舍编写的相声“绕口令”。当时，《大公报》综集民意，称这些节目为“抗战相声”。

有关抗战内容的“绕口令”，业已失传。这段《中秋月饼》是由欧少久回忆讲述，殷文硕记录整理的。

乙 那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您刚才念的那四句诗，是什么意思？

甲 （京剧韵白）贤弟听了！

乙 （京剧韵白）大哥请讲！吭七呔吭！噢，咱俩要开戏呀？!

甲 不不不，我是提醒你要注意点儿听。

乙 好，您说吧，这第一句是？

甲 月亮出来照九州，就是说：每当月亮出现在当空的时候，它的光辉照遍了大地九州。

乙 噢，第二句：几家欢乐几家愁呢？

甲 这是说：富家欢乐，穷家愁。

乙 几家高楼饮美酒？

甲 这是说：贪官污吏、军阀、奸商、财主们，进行着残酷剥削，刮得民脂民膏，吃得脑满肠肥，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荒淫无度地在高楼狂饮。

乙 几家飘流在街头？

甲 自从“九·一八”东北沦陷以来，由于别有用心的“大人”，不御敌，不抗日，造成日本军国主义者，疯狂侵华。祖国河山，日有所失。凡是日寇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掳，奸淫践踏……致使千万同胞死于非命，毁家荡产，携老扶幼，颠沛流离，飘落街头，真是惨不忍睹啊！

乙 您这四句诗，字虽不多，但含意深刻。我也深受感动。今天是中秋节，一会儿我请您吃月饼，暂且消消气。

甲 您请我吃多少月饼？

乙 一斤够吗？四块儿？

甲 四块月饼，嗯，（摇头状）多！

乙　那来两块？
甲　（摇头状）多！
乙　一块？
甲　多！
乙　半块？
合　多！
乙　半块月饼还多呀？
甲　不，我说差得多！
乙　那你要吃多少？
甲　凡是月饼，我全吃。
乙　啊？你吃得下吗？
甲　吃不下，我也要吃，我要把它全部消灭光。
乙　您这是什么意思？
甲　我问你，你让我吃月饼为的什么？
乙　我是让您暂且消消气。
甲　我一见月饼就来气！所以，凡是月饼我都要把它消灭光！
乙　为什么一见月饼就来气呢？
甲　我认为：月饼放在白纸上，象日本的国旗。我们祖国的领土上，发现了日本国旗，这种奇耻大辱，你有气没有？
乙　有，有气！
甲　不但你有，全国同胞都有气，一定要把它消灭掉！这叫食、寝不忘抗日，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乙　对，（高喊）坚决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甲　我不但触物生情，把月饼当做日本国旗去仇视，并且我还要将月饼剥其外壳，看其内瓤，比拟一下，更能激发

全国同胞，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决心！

乙　您把月饼馅儿又比喻什么呢？

甲　我略举几种，比如：“五仁”—— 就是说日寇侵华罪行，惨无人（五仁）道！

乙　都有哪些罪行？

甲　日寇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都从月饼馅儿里能比喻出来。

乙　您谈谈。

甲　“豆沙”—— 见人都杀，“细沙”（洗杀）—— 洗劫一空，再来杀害；“枣泥”就是把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糟（枣）蹋的和泥土一样！

乙　太可恨了。

甲　“叉烧”“火腿”—— 日寇到处纵火，叉起来烧，把活人烧得象火腿一样！他们的强盗兽行，何止如此。日寇使用了飞机、大炮、军舰、坦克……种种杀人武器，还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使用毒气，对我国同胞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乙　日寇罪行、令人发指！听您一席话，对我有很大教育。您真是个爱国志士。有胆、有识、有才。

甲　过奖、过奖。

乙　我请问您一下，象我们穷人，没钱吃月饼，尽吃棒子面窝窝头，又当怎么讲呢？

甲　这更好讲了，棒子面、棒子面，明显的表示，这是我们穷棒子吃的。

乙　噢，可有的地方又叫它“包谷面”？

甲 包谷面，包谷面，含意是说：吃这种面的，都是穷人，生活贫困，瘦得皮包着骨头。包谷面。

乙 您讲的还真有道理，穷人胖不起来。那窝窝头呢？

甲 顾名思意，窝窝头，窝窝头，就是说穷人没地位，抬不起头来。（学状）总窝着头！

乙 有什么办法我们才能抬起头来？

甲 不做窝窝头，改做贴饼子，贴饼子（铁饼子）可以作武器。全国同胞，拿着铁饼子，举起棒子面的棒子，方众一心，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乙 全国窝着头的穷人，都抬起头来了。

甲 收复国土，洗净国耻，解放大地，振兴中华。

乙 全国同胞，走向幸福生活！

甲 到那时候，抗战胜利，日寇全部滚回东洋去，再也见不到日本国旗出现在我们国土上。我对月饼，也不以日本国旗红圆光来仇视它了。

乙 您对月饼又如何看法呢？

甲 月饼，又圆又甜，象征着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圆圆满满，甜蜜地走向新的生活道路！

乙 好！

载一九八二年十月《天津演唱》

维生素（改编菜单子）

（相　声）

甲　我昨天碰见你的二哥了。

乙　真的？

甲　我跟你二哥多日不见了，他还是那么红光满面的，连一根白头发也没有。

乙　他的身体不错，营养得好。

甲　我就说啦，哥儿俩老没见啦，来，咱们喝两盅儿去！

乙　您客气。

甲　二哥不含糊，说：走哇，我的请儿！

乙　我们弟兄都好交朋友。

甲　我们就进了饭馆。一位同志过来擦抹桌面，摆上杯碟匙筷、咸菜酱菜、高醋酱油。然后问：二位吃什么？我就说啦：二哥点菜。二哥说：老弟你点菜。

乙　瞧这个麻烦！

甲　二人谦让多时，没有结论。跑堂同志聪明，说：我报一报菜名吧。

乙　他的腿都站酸了嘛！

甲　他说：二位要吃点荤的，我们有红丸子，白丸子，木樨

丸子，三鲜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南煎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肉，炖肉，扣肉，烧肉，烤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

乙 菜样不少！二哥要了什么？

甲 二哥呀，一摆手，全不要！

乙 嘿！他的口胃太高了！

甲 二哥大概是不爱吃猪肉，我想。我请同志说些羊肉菜名儿。他说：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清蒸羊肉，煨羊肉，扒羊肉，汆羊肉，爆羊肉；汆三样，爆三样；油爆肚，水爆肚；汆散丹，白杂碎。

乙 真叫丰富多采！二哥怎样？

甲 又一摆手，还是不要！

乙 二哥好大的脾气！

甲 二哥想必是要吃鸡鸭鱼什么的。跑堂的同志说下去：烤填鸭，烧雏鸭，烧子鹅，焖鸭掌，拌鸭掌，糟烩全鸭；熏鸡，酱鸡，白斩鸡，宫保鸡，辣子鸡，酱爆鸡丁，烩两鸡丝；溜鱼脯，溜鱼片，炒银鱼，炒虾仁，红烧头尾，清蒸中段，干爆活鲫鱼。

乙 这回对我二哥的劲儿了！

甲 二哥还是摆手！

乙 他要吃什么呀？

甲 同志说啦：您二位商议吧，我喝口水去！

乙 本来嘛，他把嘴都说干了。

甲 我也有点着急，早上没吃什么，肚子里直咕噜噜的响。我说：二哥！难道那些菜就没有一样可吃的？

乙 问的对！

甲 二哥一冷笑。

乙 你瞧！

甲 二哥说：老弟此言差矣。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发慌。成人没饭活不了，小儿没奶活不长！

乙 合辙押韵，二哥作上诗啦！

甲 吃饭原是为了营养，营养得当，才能身体强壮，作健康的公民。若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食不厌精，菜不厌细，山珍海味，浪费金钱，那就既不合乎节约之道，又不合乎卫生原理。古人说：肉食者鄙，即如孔祥熙、宋子文之流，以民脂民膏，供个人挥霍，吃得肥头大肚，正如行尸走肉，此所谓“鄙”也。

乙 二哥真行，出口成章！

甲 现在全国解放，只差台湾，我们都须厉行节约，岂可大吃大喝，贪图美味，变成酒囊饭袋乎！

乙 二哥越说越有理。

甲 再说，山珍海味，若论营养，未必赶得上菠菜豆腐；吃海参鱼翅的未必强壮，吃豆腐的倒必结实。若说价钱贵的就好，何不去吃珍珠玛瑙，翡翠钻石？

乙 那也消化的了啊！

甲 我就问二哥，您要是开个饭馆，可卖什么菜呢？二哥说：我有这么一张菜单子：炒菠菜，熬菠菜，烩菠菜，芝麻酱拌菠菜。番茄炒鸡蛋，番茄白菜汤，凉拌番茄。炒扁豆，拌扁豆，炒豌豆，烩豌豆。炒胡萝卜，牛肉胡萝卜汤。炒白菜，熬白菜，醋溜白菜，凉拌生菜，牛肉炒芹

菜。炒豆腐，熬豆腐，猪血烩豆腐，嫩炒牛肉丝，清炖羊肉，炒牛腰子，炒牛肝，炒羊腰子，大葱炒羊肝，爆三样，炒鸡蛋，溜黄菜，和菜带帽儿，鸡蛋羹，老糟蛋。要喝，有鲜牛奶，豆腐浆，柠檬汁，橘子水，番茄汁，绿豆稀饭，如有必要，还可以加点鱼肝油。

乙　为什么开这样的菜单呢？

甲　二哥说啦：扁豆，豌豆，生菜，菠菜，番茄，胡萝卜，含有大量维生素甲，也叫维他命甲，可以不闹眼病，抵抗传染病。萝卜，大葱，鸡蛋，橘子水，内含维生素乙，也叫维他命乙，可以减少脚气湿气；妇女不孕，婴儿瘦弱，服之更为有益。白菜，柠檬，芹菜，豌豆都有维生素丙，也叫维他命丙，治牙床出血，骨软筋疲，面色青白，关节疼痛。鱼肝油，蛋黄，内含维生素丁，也叫维他命丁，可以预防软骨病，大便秘结，神经不安，肌肉松懈。牛肉，牛心，牛腰子，牛肝，瘦羊肉，羊肝，羊腰，牛奶，酒酿，蛋白，胡萝卜缨儿，有维生素庚，也叫维他命庚，吃了可免皮肤病。此之谓：养生有道，饮食当先，会吃的既省金钱，又合卫生；胡吃海塞的浪费金钱，病由口入。

乙　那么，您哥儿俩到底要了什么菜呀？

甲　我们？什么也没要，光开了个食品小座谈会！

乙　好家伙！

载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假博士（改编文章会）

（相 声）

甲　听你说话，大概很有点学问？
乙　没有学问。
甲　念过书吧？
乙　多少认几个字。
甲　那你得赶快学习呀！不识字为文盲，不读书为穷盲（忙），不学习为瞎盲（忙）。
乙　没听说过！
甲　你看我，自幼饱读诗书，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单肚子里都是书，连脸上也有书气。你看看，我脸上的书气小不小？
乙　不小！
甲　当然不小，昨儿个连裤子都输啦！
乙　赌钱输啦？
甲　那是笑话。我真读过十几年书，念过三字文百家经千字姓。
乙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你连书名还没弄清楚哪！
甲　书念的太多，全搅合在一块儿啦。还念过一部奇书。

乙　什么奇书？
甲　月份牌。
乙　什么？
甲　月份牌！翻来覆去老是一二三四五那么几个字，容易念。
乙　别泄气啦。
甲　那是瞎说，讲学问咱是学贯中西。
乙　洋书也念过？
甲　念过，洋月份牌。
乙　嘿，还是月份牌！
甲　外国文我会八种。
乙　哪八种？
甲　古文是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近代文是俄文、德文、法文、英文。
乙　那你就该到外交界作事去呀。
甲　我到过外交部。
乙　把你留下了？
甲　掏出来了。
乙　怎么？
甲　我说的外国话跟中国话一个样！
乙　那还不掏出来！
甲　我直说，我还会念洋月份牌哪！
乙　就别提月份牌啦！
甲　说真的，我到欧洲留过学。别看我不穿西服，我还是巴黎大学的博士哪！
乙　哲学博士，还是医学博士？

甲 都不是！相声博士。

乙 还有相声博士？

甲 你井底之蛙，所见者小，知道什么！巴黎大学文学院有相声学系，我读了四年；博士论文我写的是“相声与化学之关系”，洋洋二百万言。

乙 相声会跟化学有关系？

甲 反正是瞎扯吧。得了博士学位，我就载誉归来，择日登台。

乙 还是说相声呀？

甲 那时候正赶上蒋匪当权，贪污昏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作官的贿赂公行，接收的金钱中饱。良善公民，无法生存，土豪劣绅，横行霸道。他又甘心卖国，借来美国枪炮，发动内战，杀人如草。我见此情形，心中怒恼。乃利用相声，斗争昏暴，每逢登台，讽刺讥笑，笑中含泪，向人民报告。我把蒋介石叫作“蒋介屎”，不拉人屎专撒狗尿，把宋子文叫作“宋子瘟”，瘟神下界谁也活不了。喝！我掉三寸不烂之舌，暗骂明嘲，借千百听众之口，家传户晓。后来，蒋匪的特务，暴徒的牙爪，注意了我的行为，立刻作了报告。半夜三更，我正睡觉，一辆大卡车，十杆盒子炮，把我五花大绑，手足砸铐，押往集中营，毒刑炮烙。我不含糊，挺胸高叫，粉身碎骨，我要把害国殃民的匪徒打倒！

乙 真有两下子！

甲 末末了，判了我死刑，大年初一在天桥枪毙。

乙 这可糟了！

甲　我视死如归，哈哈大笑。我告诉他们，等解放军来到，你们狼群狗党，谁也跑不了！

乙　对！

甲　我正写遗嘱，准备殉难，北京解放了。

乙　你真不该死。

甲　由狱里出来，我直奔天桥而去。

乙　自己枪毙自己去？

甲　拉个场子，我又说上相声了。

乙　真有瘾！

甲　后来全国文艺工作者开代表大会，通知相声界选举代表，出席参加。众望所归，我当选为代表。

乙　你的名誉不错。

甲　挂上纪念章，拿着会议日程，我进了会场。看各代表这给我鼓掌啊，直拍了十分钟！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几乎被枪毙了，今天，在新政府之下，我居然受全国文学家们的欢迎，感动得泪如雨下。哭了一阵，我赶紧问，这里什么时候开饭？

乙　还没改变旧作风。

甲　大家请我讲演。

乙　这下子可糟了。当着那么多位文学家，你可说什么呢？

甲　别忘了我是相声博士，会念月份牌。

乙　还没忘了月份牌哪！

甲　我安安稳稳上了讲台：主席，诸位先生，诸位同志，诸位来宾。

乙　真有一套！

甲　（嗽）咳，咳，咳……
乙　打这儿就没词儿啦！
甲　没词儿？我这等着鼓掌哪！
乙　要采！
甲　主席，诸位先生，诸位……
乙　怎么又回来啦？大概是没的可说。
甲　你太小看人了！我就说啦：主席……
乙　够了！往下说！
甲　自从北京解放，穷人翻身，我快慰之余，努力学习，不单研究政治经济，也博读文学作品；小说，话剧，电影剧本，新曲艺，都手不释卷，念得飞熟。不信，你听这套：《李国瑞》带领着《王秀鸾》、《刘胡兰》、《白毛女》，唱着《红旗歌》，《在英雄的十月》，《逼上梁山》，《要报穷人恨》，《血泪仇》。路过《赤叶河》，看见《兄妹开荒》。《过关》，到《桑乾河上》，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忽然，《暴风骤雨》，《大雷雨》，《三勇士推船渡江》，《风雨过去》，《晴天》、《日出》，碰见了《老赵下乡》，《王贵与李香香》，《喜相逢》，《大家喜欢》。众人去到《英雄沟》，找《李有才板话》。他说的是《虾球传》，《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地覆天翻记》，《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跟《洋铁桶的故事》。说完，又讨论了《俄罗斯问题》，《莫斯科性格》，决定《团结成功》，先去《三打祝家庄》。这时节，《万家灯火》，去找《夜店》；没有吃的，先去《打黄狼》。第二天，《鸡鸣早看天》，过《野猪林》，遇见《林冲夜奔》，一

同摆下《地雷阵》，《红灯记》住，旁挂《双红旗》。这才一声《呐喊》，《无敌三勇士》擒住穿《九件衣》的《红娘子》，外号叫《九尾狐》。大家说，《把眼光放远点》，《不要杀他》，教他《改变旧作风》，《大转变》，别再作《人尽可夫》的《美人鱼》。《没有弦的炸弹》，教《牛永贵挂彩》，大家给他擦去《袄袖上的血》。他是《钢铁战士》，《保卫和平》，带着伤再去当《青年近卫军》。这才《东方红》，《百鸟朝凤》，《气盖山河》，《永庆升平》。我报告完，台下掌声如雷，送给我红缎子锦旗一面，上绣四个大字。

乙 哪四个大字？

甲 胡说八道。

载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扫荡五气

（相 声）

乙 批评和自我批评极可贵！

甲 （没有好气地）啊！（突然而来）你弟弟呢？

乙 我弟弟？

甲 啊！我要批评批评他！

乙 这可巧咧，我弟弟正要批评批评你呢！

甲 批评我？

乙 （还敬了一个）啊！昨天我弟弟看你去了。

甲 我没错招待了他！

乙 你？把我弟弟的鼻子都气歪了！

甲 他的鼻子本来长的不正！

乙 到了你家门口，我弟弟啪啪一拍门。小顺子出来了。

甲 小顺子？哼！

乙 我弟弟说：小顺子，你好啊？小顺子一翻白眼，冷冰冰地问：见谁？请登记！

甲 小顺子？那是我家里的登记处长！

乙 正说着，大嫂出来了。我弟弟说：大嫂，您好啊？老×

在家吗？

甲　大嫂？老×？哼！

乙　大嫂也一翻白眼，冷冰冰地说：访问家长啊？得由我批准。

甲　大嫂？那是副家长！

乙　我弟弟真火儿啦！本来嘛，一家三口人，三个长：家长、副家长、处长，谁受得了！

甲　你弟弟受不了，我还更受不了呢！我们副家长批准了他见我，他一进屋门就喊老×！

乙　多年的朋友，不喊老×，难道喊家长？我弟弟又不是你家的人！

甲　叫部长！

乙　部长？您作了部长？没见政府发布命令啊！您不是还在东城饭店小卖部工作呢吗？您的工作既不比谁高，也不比谁低！

甲　这不结啦！小卖部是一部不是？我负责任，是部长不是？连你带你弟弟，可以打听打听去，东城饭店里里外外，前后左右，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叫我部长，你买什么，我给拿什么。

乙　多新鲜！

甲　要是差三分两分的，没关系，部长不含糊，给垫上。不叫部长啊，你就是在柜台前面站三天三夜，我要理你才怪！部长有部长的气派！

乙　这是什么作风啊！

甲　你说你弟弟是我的老朋友了，好，不叫部长也行，自己

人嘛！可是，为透着亲切，总得称呼我一声×老吧？

乙 ×老？你多大岁数了？

甲 二十九！

乙 二十九岁？那么，我怎么称呼你爸爸呢？

甲 老老！

乙 没有这样的称呼！

甲 有！京戏《青风亭》里，老头儿不是管老太太叫妈妈，老太太不是管老头儿叫老老吗？

乙 原来典故出在这儿！

甲 是呀！我打算明年，三十而立，就留下小黑胡子，等小顺子处长高小毕业，娶上小媳妇，我就跟副家长告老还乡，隐居山林，饮酒赋诗，以慰晚年矣！

乙 那不太早点吗？

甲 一点不早！我十岁的时候就想入山修道。

乙 怎么没去呢？

甲 家里说给我娶媳妇，我改变了计划。

乙 这点出息！

甲 出息？比你强点！论学问，不敢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也幼读诗书，博闻强记，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要不怎么东城饭店上自经理，下至勤杂，都对我敬如神明呢！

乙 我看哪，你是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大家都躲着你！

甲 你胡说八道！你到东城饭店问去，那里的男女干部遇有婚丧大事，谁不来跟我讨教？我一给他们出主意，搞计划，他们的事情才能办得有排场，合体统。是嘛，山珍

海味咱吃过，绫罗绸缎咱穿过，花梨紫檀的桌椅咱摆过，珍珠玛瑙、周铜汉瓦咱见过！

乙 地道的浪费专家。

甲 你跟你弟弟一样不通！他也是这么说。我一着急，手扶藤椅要站起来，没留神，手上扎了一个刺，我马上喊：小顺子处长，打电话叫出租小汽车！

乙 干什么呀？

甲 你听着！我又喊：副家长，给医院打电话，挂急诊号，照X光，打盘尼西林！

乙 穷折腾什么呀？

甲 有公费医疗嘛，不利用对不起国家！

乙 嘿！

甲 你猜怎么着？你弟弟从针线笸箩里拿起一个针来，划了根洋火，烧了烧针尖。

乙 消毒！

甲 然后，揪过我的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刺拨出来了！

乙 不拨出来，等什么呢？

甲 然后，又给抹了点红药水，硬说没事了！

乙 可不是没事了，还要干什么呢？

甲 还要干什么？你看看（伸手）！

乙 这不是完全好了吗？

甲 好啦？外面长上了，里边也许毒气归心，一命呜呼！你弟弟得给我偿命！

乙 没有那么严重！

甲 那是你说！你记得我大哥怎么死的？

乙　怎么死的？
甲　不是叫鸭子踹死的吗？
乙　鸭子？
甲　啊！大鸭子，（用手比）这么大的大鸭子，有七斤多重！
乙　八斤多重也踹不死人！
甲　啊，是八斤多重！八斤十二两！
乙　八斤十二两也不行！
甲　还有大嫂呢！那天，端着这么大的（用手比，大概有茶碗大小）一个小盆儿，去洗东西。
乙　那么小的小盆？
甲　啊！再大一点她就端不动！
乙　那么小的小盆洗什么呢？
甲　洗口罩儿呀。刚走到屋门口，来了个苍蝇：——啪，正撞在大嫂子脑门子上，死啦！
乙　苍蝇死啦？
甲　大嫂！
乙　大嫂？嘿，你们家里的人可真长得够糟的！
甲　大苍蝇啊！
乙　多么大也撞不死人！
甲　大绿豆蝇！
乙　绿豆蝇也不行！
甲　你弟弟也这么说。他的话可多了去啦！
乙　他都说什么来着？
甲　他说呀：（注意：在这段以前，千万别说出官气、暮气……等等，留着在这里说）我们家里家外，大大小小，架子

十足，酸而且臭，这叫官气！

乙 官气，一点不错！

甲 他还说：我自称×老，还要留胡子，告老还乡，不想跃进，光想进棺材，叫作暮气！

乙 你自己想想吧，那还不是暮气？

甲 他又说，我处处讲排场，耍体面，驴粪球气外面光，专讲铺张浪费，不知克勤克俭，叫作阔气！

乙 一点不错，是阔气！

甲 我有学问，有经验，不甘居人下，总想与众不同，一步登天，他反倒说这是傲气！

乙 是傲气，你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豆儿大的本事，倒有长江大桥那么大的架子！

甲 最后，他说：我大哥牺牲在鸭掌底下，大嫂叫苍蝇撞死，连我手上扎刺要照X光，都是娇气！

乙 不是娇气是什么呢？你呀，老×！

甲 ×老！

乙 你呀，五行缺火，没有一点热气；五音不正，专会乱弹琴；给你工作，你是五花八门，光说不练；争起福利，你是五路进攻，势在必得；在工作岗位上，你是五日京兆，这山看着那山高；给你点好吃好喝，你就五体投地，有奶的便是娘；你的傲气冲天，五官挪位，满脸跑眉毛；你乱讲排场，五光十色，成天无事忙；你五天一小病，十天一大病，不作五虎上将，专盼五子登科；终年每日，你摇摇摆摆，如入五里雾中；人家跃进，你专跃退，人家比干劲，你专比排场，真乃五气俱全，带着五块社会主

义的绊脚石！你要是还不马上痛改前非，力争上游，一定会五毒齐发，不堪设想矣！

甲　喝，哪儿来的这么多的五啊？还有没有？

乙　还有一个！

甲　也说出来吧！

乙　你呀是不折不扣的二百五！

载一九五八年《北京文艺》第四期

双　反

（相　声）

甲　您好？二哥！听说您有点保守？

乙　您好？听说您有点浪费？

甲　我冤枉！

乙　我也冤枉！

甲　哥儿俩拉拉手！

乙　对！都冤枉！

甲　比方说，您星期天要是看我去，正赶上我们吃炸酱面，我能说：添双筷子，一块儿吃吧？不能！绝对不能！那丢人！我总得请您下个小馆儿，哥儿俩喝四两！不是吗？

乙　谢谢您！咱们马上就走吧？

甲　上哪儿？

乙　饭馆儿！

甲　哎哟！您不保守啊！

乙　要不怎么我冤枉呢！

甲　我刚才是打个比方，今天不巧，正赶上下半月，不行！

乙　下半月怎么不行？

甲　钱都在上半月花光了嘛！

乙　那么，下半月孩子饿了怎么办呢？

甲　那好办，他们一嚷饿，我就说：喝点凉水！

乙　那行吗？

甲　不够，再吸点新鲜空气！

乙　小孩儿们同意吗？

甲　那！上半月一买糖葫芦就买十斤，是谁吃了？新袜子，新鞋，新汗衫，是谁穿着呢？

乙　对呀！

甲　他们一提意见，我就叫进废品公司的人来。（摹仿吆喝）收买废品：旧衣服，烂棉花，报纸，书本儿……

乙　干吗？

甲　小二，脱皮鞋！小三儿脱汗衫！卖！

乙　对！不喝凉水就光脚丫儿，不吸新鲜空气就光脊梁！

甲　光着点健康！无论怎么说，家里的事总容易办，机关的事就更不简单了。您就说，我拿几张信纸上厕所都不行！

乙　大概是不行！

甲　我有痔疮，还不得照顾点？这还是小事，我一买东西就受批评！

乙　怎么？

甲　不是说我买的贵，就是说我买多了！

乙　真难！

甲　我买的贵，东西好嘛！能够不贵？为国家办事，能够不认真吗？

乙　咱们办事老想着国家！

甲　这是知心话！给家里买桌椅，榆木的槐木的也将就了；给

国家机关买，那行吗？

乙 非红木、楠木的不可！

甲 您圣明！给家里买沙发，有一套也许行了；给国家机关买，不买三十套，四十套的行吗？

乙 凭您的机关里，六十套刚刚象个样儿，不是吗？

甲 越说，咱们哥儿俩越投缘！可是，让我伤心哪！

乙 怎么？

甲 他们给我贴了大字报！

乙 贴几张也没关系！

甲 几张？五百多张！

乙 那么多张？

甲 啊！看着头晕！说我别的还好，偏偏叫我败国子！

乙 败家子！

甲 不是，是败国子！这谁受得了！

乙 我的委屈也不比您的少！

甲 也给您贴了大字报？总不会有那么多张吧？

乙 没有？两千多张，张张有我！我连东南西北全不认识了！

甲 都说您什么来着？

乙 主要地管我叫绊脚石！

甲 什么绊脚石呀？

乙 社会主义的绊脚石！说我顽固透顶，永远不看新事儿！我平日总以为自己是磨刀石呀，怎么成了绊脚石呢？

甲 冤枉！

乙 我忠心耿耿，每件事都先找根据，以前办过的咱办，以前没办过的，不办！

甲　对呀！办事应当稳，不该冒进！

乙　办事我得先定计划。

甲　当然！

乙　一个计划我得定半年八个月，他们说我故意磨洋工！

甲　欲速则不达，胖子不是一口吃的，他们急什么呀？

乙　是呀！还有奇怪事儿呢。您就说，水管子坏了，也贴大字报。好，修吧！我正定计划，找人估价。您猜怎么着？

甲　怎么着？

乙　估价的人还没来到，一瞧，修好啦！

甲　谁这么爱多管闲事呢？

乙　青年干部们！这是我的事，他们闲闲不好吗？破坏我的计划，不合办事手续，我还没签字盖章，水管子修好啦，这怎么交待呀？

甲　简直没法说！

乙　我是绊脚石？这是谁绊谁的脚呢？下了班不说休息休息，越组代庖修水管子，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呀！

甲　得啦，别伤心啦，哥儿俩喝四两去！

乙　您不是下半月没有钱吗？

甲　你怎么这么保守呀，我没钱，你不会请我吗？

载一九五八年《曲艺》第五期

厚古薄今

(小相声)

甲 您就说我爸爸吧……

乙 说说您自己不更好吗？

甲 我自己不值一提！您就说我的祖父吧……

乙 越说越远！

甲 越远越好嘛！

乙 黄鼠狼下刺猬，一辈不如一辈，是吧？

甲 也不能那么说！您就说我的远祖，在唐朝……

乙 在唐朝？

甲 是呀！太棒啦！唐朝！一说这两个字我就兴奋得要浑身颤抖！

乙 干吗那么爱颤抖？

甲 干吗？唐朝有杜甫，咱们没有！

乙 咱们有鲁迅，唐朝没有！

甲 唐朝的三彩泥人泥马，多么美！

乙 咱们的大汽车，拖拉机，更美！

甲 唐朝的音乐，舞蹈！《霓裳羽衣》啊，听听！

乙 咱们的《三岔口》跟《白毛女》哄动了全世界！听听！

甲 唐僧取经，路过火焰山！

乙 是呀，咱们的铁路就快过火焰山了！

甲 大唐一代出了多少诗人哪！

乙 咱们大时代的工农兵写了多少诗啊！

甲 那，那，唐朝的夜壶……

乙 咱们的抽水马桶！告诉您吧：唐朝没有大炼钢厂，水电站，不会造飞机，化学肥料，大轮船……唐朝也没有社会主义！

甲 您呀，别怪我说，没有文化：不爱周铜汉瓦，不知三坟五典，不懂温故而知新，不重视民族遗产，不读孔孟之书，不达周公之礼！真，真，真，气死我也！

乙 先生！先生！您先别死！真要比古的话，我说出来会吓您一跳！

甲 您也有古的？说说，说说吧！

乙 我的祖宗比唐朝还远着多少多少倍！

甲 您说说，是谁？

乙 五十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

甲 那太好啦！

乙 一点也不好！

甲 怎么？怎么？

乙 一丝不挂，满身是毛儿！茹毛饮血，住在山洞儿里！

甲 那不是古色古香吗？

乙 您爱进山洞去，您去！我爱我们新色新香的社会主义！

载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说明白话

（相　声）

甲　你念过我的诗了没有？

乙　念过了。

甲　怎么样？还好吧？

乙　啊……很好！很好！

甲　好在哪里？

乙　好在……不大懂！

甲　不大懂？

乙　啊！我们一家老少全念过了，全不懂，可也全说诗很好！

甲　那为什么呢？

乙　说不懂，怕挨揍啊！

甲　说说，怎么不懂，哪儿不懂，我保证不揍你！

乙　真的呀？那我可要说啦！

甲　说吧，我是文明人，不揍人！

乙　您看，您说“我是养满湖的活鱼”，有这么一句没有？

甲　有！怎么不懂？

乙　也不是完全不懂，可是大家懂的不一样。

甲　怎么不一样？

乙　我说呀，您正作饲养员，养活着满湖的鱼。可是我的爱人，小秃子的妈说呀，您正要去养起鱼来，养满了湖。

甲 那都一样！

乙 那都不一样，我说的是您正在养鱼，小秃子他妈说，您还没养鱼呢。这不一样。

甲 小秃子怎么了解的呢？

乙 他不是小孩子吗？爱乱说话！他说：您有两个湖，一湖养着活鱼，一湖养着死鱼！

甲 胡说八道！

乙 您原谅他吧，小孩子不懂事！可是，您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甲 那是诗，怎么说都行，说什么都行！

乙 是呀，要不怎么我们一家大小都说您的诗好呢！我还要请教请教！

甲 说吧，你说错了我也不会生气！

乙 谢谢您！您说："一瓢水泼出你山沟"，我们也各有各的意见。我说呀，"你"是一瓢水，水大概不大干净，所以您就说啦：一瓢水！我把你泼出山沟去！

甲 你爱人怎么说的？

乙 小秃子他妈呀，她说"你"是一个人，连水连人一齐泼出了山沟！

甲 小秃子呢？

乙 请您原谅，他年纪小，不懂事！他说"你"是山沟，山沟可是装在瓢里哪，就好象一个苍蝇落在水瓢里那样，所以一瓢水泼出你山沟！您看谁说的对呀？我们的文化都不高，都愿意听您的！

甲 你们呀，太笨，太糊涂！

乙 是呀，我承认我们糊涂！可是自从念了您的诗呀，我们就更糊涂啦！

载一九五八年六月《蜜蜂》

神仙辞职

（相　声）

甲　你知道最近天上的新闻吗？
乙　天上的？不知道！你晓得吗？
甲　略知一二！
乙　谁告诉你的？
甲　天透社发的消息。
乙　天透社？我知道有个路透社，没听说过天透社！
甲　你呀，老是这么孤陋寡闻，迷信西洋！天透社是我新办的通讯社，专报导天上的新闻。
乙　真的呀？会有这个事？
甲　你这个人吃亏就吃在自己不敢想，不敢干，而且不相信别人敢想敢干！
乙　别一个劲儿批评我，先说说天上的新闻吧！
甲　第一件是十三陵的土地爷辞职啦！
乙　向玉皇大帝递了辞职书？
甲　对！前天递上去的。
乙　为什么呢？是嫌工资太少啊？
甲　你怎么一想就先想到钱上去呢？你不会想想别的呀？

乙 那么是他岁数太大，该退休啦？

甲 土地爷都是白胡子老头儿。你看见过梳分头，光光的脸，穿着运动鞋，打篮球的青年土地爷吗？

乙 没有！他到底为什么辞职？

甲 他早就干不下去了：自从土地改革，没有地的农民分了土地，他就晕头转向，摸不清哪一块是哪家的地了。费了五牛二虎的力气，连土地奶奶也帮助调查，算是慢慢地摸着点底。可是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来了个高潮，田地的四至、界石全没啦，他又摸不清哪儿是哪儿了！遇上过路神仙问他：（学京戏念白）土地，这是谁家的田地？土地爷只好说：启禀上仙，这一大块么——

乙 （学打小锣） ！

甲 都是合作社的！神仙又问：这合作社姓甚名谁？土地爷说：这合作社么——

乙 哒哒哒哒， ！

甲 姓“百家姓”！

乙 可不是姓“百家姓”嘛，社里姓什么的都有。

甲 你看，土地爷不了解土地情况，还怎么当土地爷？

乙 不懂业务啊！

甲 还有哪，多少年的旱地，忽然一下子变成水地，种上稻子啦。本来是碱地，没过几天，变成好地啦，农民们不管土地爷同意不同意，硬把地翻了个过儿，改良土壤！翻了身的农民没把土地爷放在眼里。

乙 真够土地爷受的！

甲 现在更好啦，干脆修了大水库，旱地变成一座大湖。土

地爷的宿舍都成了问题，上哪儿去住呢？

乙　就住在水里吧！

甲　你多咱见过土地爷参加游泳竞赛呀？

乙　对呀，他不会游水！

甲　他不辞职还等什么呢？等着淹死？

乙　非辞不可！还有什么新闻？

甲　第二件是东海龙王也干不下去了。

乙　也因为修十三陵水库？

甲　不，这是全国性的问题。龙王比土地爷管的地方宽哪。

乙　他到底为什么辞职呢？

甲　他呀，也够苦的！好几年了，没有一个人给他烧香上供，饿得他眼睛一阵阵地冒金星儿，连龙王奶奶都要跟他离婚！

乙　问题够严重的！

甲　想当初，大旱缺雨呀，还是下一场透雨呀，收了庄稼呀，连作官的带老百姓都猪头三牲、香蜡纸马地来给龙王爷磕头，还外带着给他唱大戏，真是物质食粮、精神食粮一齐送上门来。

乙　哼，现在他连一段相声都听不上了！

甲　是呀，龙王和龙王奶奶一想起当年的威风就掉好几大缸眼泪！最近，全国各处大兴水利，咱们叫水下山就下山，上山就上山，叫水往东流就往东流，往西流就往西流。一句话，龙王爷作不到的事儿全叫咱们做到啦！这且不提，咱们还画了漫画，农民赶着龙王象赶马似的，叫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龙王的脸算丢光了！

乙 非辞职不可嘛！还有辞职的没有？

甲 有！这就是第三件新闻。山神爷也辞了职。

乙 山神爷？

甲 啊！让担架队给抬到天宫去的！

乙 怎么啦？

甲 受了伤！

乙 山神爷受了伤？

甲 咱们穿山越岭地修铁路，炸山开隧道，他还老气横秋地以为山都属他管，没人敢动。好，忽然间，咚，哗啦，炸药炸了，他还不受伤！玉皇大帝一看，可沉不住气了。心里说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呀！马上派二郎神到人世调查调查。

乙 干嘛单派二郎神呢？

甲 他不是会七十二变吗？会见机而作，别象傻山神爷似的受了伤啊。

乙 对！

甲 二郎神一道金光，就出了天宫。可是呀，不大一会儿又回来啦，满头大汗，流着三行眼泪。

乙 三行？

甲 他不是有三只眼睛吗？

乙 对！他怎么啦？

甲 差点牺牲了！他来到人间，变了个蚊子，为是个儿小灵便，容易探听消息啊。他先飞得很高，往下一看，喝，中国改了样儿啦！到处是新的工厂，新的铁路公路。农村里盖了新房，田地里用着新农具，到处是大小水库和渠

道。二郎神暗中赞叹，怪不得土地爷、龙王爷和山神爷都辞职呢，有这样的人民，神仙还吃得开吗？他越看越爱看，也就越飞越低，好看得更清楚点呀。哪知道，他刚离地不远，就听后面嗞嗞地响。二郎神一闻，坏了，滴滴涕！叫声不好，急忙落在地上，变了个苍蝇！

乙 又变错喽！

甲 刚刚变好，还没喘过气来，就听嗖——啪，遮头盖顶，两把苍蝇拍子一齐下来了！二郎神急忙闪躲，一看，拿拍子的是两个四五岁的小孩。他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忙中有错，变成一个老鼠！

乙 这下子更坏了！

甲 他刚一变好，只听得千军万马，齐声呐喊！

乙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嘛！

甲 同时，棍子棒子一齐打了下来，黑猫白猫三色猫一齐向他猛扑！

乙 多少日子没吃老鼠了，还不猛扑？

甲 二郎神大叫不好，急忙变成个有翅膀的，好逃出重围！

乙 可别变麻雀呀！

甲 正好是麻雀！

乙 嘿，糟透了！

甲 只听嗖嗖嗖，万弩齐发，当当当，外加火枪！二郎神吓得丧胆失魂，面如土色，急化一道金光，逃回天宫！见了玉皇，叫了声舅舅！

乙 对！他是玉皇的外甥嘛。

甲 二郎神说：舅舅，可了不得啦！玉皇慢条斯理地说：何

事惊慌？

乙 还耍官腔呢！

甲 二郎神说：中国人心大变，山河大变，咱们神仙管不了喽！玉皇一听，心里着慌，可故作镇定，看了看左右的托塔天王、巨灵神、四天君、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南斗北斗、红鸾、天喜、风、雨、雷、电、六丁、六甲……

乙 我都认识！

甲 你都认识他们？

乙 不是跟李少春唱《闹天宫》的那些败将吗？

甲 对！天宫里还是那老一套！还有孙悟空，猪八戒……

乙 还有他们俩？

甲 孙悟空自从西天取经回来,也只好天天在灵霄宝殿站班。玉皇说：中国人民这个干劲，弄得诸神辞职，二郎险遭不测，我等的神威扫地，众仙卿有何妙计，恢复天宫的威信？神仙们听了，你看我，我瞧你，默默无言，呆呆发愣。玉皇一见，暗自着急，又催了声，有话快说！只见文班中闪出一位老头儿……

乙 准是太白金星，他专会提不正确的意见。

甲 对，正是他！他说：启禀大帝，可否调几位美国英国的科学家，技术专家来，共商妙策？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最信服他们，敬若神明。话还未了，十三陵土地发了言：启禀大帝，那不中用！小神在十三陵亲眼得见，工地上到处贴着现在中国人民不迷信外国啦！

乙 我说对了吧？太白金星没有好主意！

甲 玉皇又没了话，诸位神仙也不出声。

乙 那是冷场啊！

甲 玉皇最后下了谕旨：众仙卿！

乙 有！

甲 朕赐众仙卿每位十根冰棍儿……

乙 天宫里也有了冰棍儿？

甲 有！就是质量还赶不上咱们的！天宫从今天起，放假一万年！

乙 一放就放一万年？

甲 就是长期歇业呀，说放假不是好听一些吗？这时候，孙悟空说了话：玉皇，放了假，我上哪儿去呀？玉皇回答不上来，高叫一声：退班！

乙 干脆走啦！

甲 大家都退了班，孙悟空和猪八戒一块儿走。八戒说：猴儿哥，你就回花果山水帘洞吧，干嘛问玉皇呢？

乙 孙悟空怎么说？

甲 悟空说：呆子！花果山水帘洞不是叫老百姓修了水电站吗？

乙 得，老孙连老家也丢了！

甲 孙悟空愣了一会儿，给天宫编了一副对联。

乙 怎么写的？

甲 上联是：中华革命成功，老百姓移山倒海。

乙 下联？

甲 上界神仙退位，旧天宫歇业关门！

乙 有没有横披？

甲 有，八戒编的，四个大字：回高老庄。

乙　回高老庄干什么去？

甲　找他的爱人去！

乙　对！地上比天上好的多！

载一九五八年《北京文艺》七月号

小相声一则

（相 声）

（白）前几天华君武同志画了一张漫画，戏问侯宝林同志，为什么有些相声听了不可笑。我也当面问过侯宝林同志，可惜都没有时间作详细的讨论。据闻，有人以为相声是可以不招笑的。因撰小相声一则。

甲 相声总得要招笑……。

乙 （抢着说） 也不尽然！

甲 那么，相声得招人掉眼泪？

乙 未为不可！

甲 那，为什么不听悲剧去呢？

乙 你管不着！

甲 先生，我看你是把艺术形式全搀合在一块儿了。

乙 怎么？

甲 你看，喜剧、悲剧、大鼓书、相声……都各有不同，各有各的形式。

乙 地道形式主义！

甲 你别乱插嘴行不行？一种艺术形式要求一种艺术效果。比如说：悲剧使人悲，喜剧令人喜。

乙 相声呢？

甲 你忙什么呀？我这就告诉你：相声要招笑，因为它要讽

刺，幽默。

乙 也不一定！比如说，我要说一些政治思想，就不该逗哏取笑。

甲 那，你就该去作报告，或者写一篇论文，不必说相声。

乙 我偏要说相声！

甲 那，你是找错了形式。

乙 形式！形式！你干脆就是不重视政治！

甲 别乱批评人！我是说，政治性强的相声也得按照相声的形式去创作。它叫人听了可笑，笑完又会咂磨出其中的政治思想，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乙 不这样不行？

甲 大概是不行，比如说你写的是悲剧，可是叫人哈哈大笑起来，这就分明是人家否定了你的悲剧形式，看不下去了，还怎么接受其中的思想教育呢？相声也是这样，它是用相声的手法进行教育，不同于政治报告。

乙 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甲 你为什么不信呢？

乙 你看，我说过不招笑的相声！

甲 听众的反应如何，可得闻乎？

乙 效果很好！

甲 怎么个好法？

乙 那天正赶上星期日，小剧院卖满儿。我上去那么一说呀，马上全体肃静，好象都睡着了。

甲 对！你把大家都说困了嘛！

乙 说困了？不大一会儿，有好几十位都捂着鼻子，含着眼

泪往外走。

甲 实在听不下去了！

乙 听不下去了？他们受了感动，想找个僻静地方思索思索去。等到我说完了，还没走的听众非常地活跃起来。

甲 都热烈地给你鼓掌？

乙 没有！

甲 都喊：再来一个？

乙 喊倒是喊来着，可不是再来一个。

甲 喊什么来着？

乙 退票！

载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鸿兴饭馆红旗飘

（相　声）

甲　上哪儿去了？老二！

乙　天桥。

甲　什么地方不好去，单上天桥？

乙　你说的是哪个天桥？

甲　天桥就是天桥：前门外头，永定门里头，先农坛北边。

乙　对呀！那儿怎么不该去？

甲　乱七八糟，又乱又脏！

乙　你说的是哪朝哪代的天桥

甲　我……明朝，清朝，对不起，我全没赶上！

乙　那么你说的是哪一年的天桥？

甲　我，我有几年没去了！

乙　那你就没有资格说天桥又乱又脏！你这是胡说八道！

甲　你着什么急呀？

乙　我是得着急！看见新人新事，人人有宣传的责任：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大家一股劲儿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互相竞赛，力争上游，持续跃进，成为风尚！不能象你闭着眼瞎说，专泼冷水，自甘落后，还

阻碍别人进步，真乃是绊脚的石头，人人得而踢之！

甲　瞧这一大套！你上天桥干什么去了？

乙　去吃顿饭。

甲　单上那儿去吃饭？不是故意找拉痢疾，闹肠胃炎吗？

乙　你说的是哪个天桥？哪一朝代的天桥？

甲　得！属走马灯的，又回来了！我是说：那儿的馄饨摊儿、饺子摊儿、烧饼摊儿、大碗面摊儿，全都不大干净：筷子不洗，碟子不涮，一阵风儿过来，外撒花椒盐儿！你这么体面的人怎么不懂清洁卫生呢？

乙　对你的意见，我只有一个字的批语。

甲　哪一个字？

乙　呸！

甲　又怎么啦？你怎么啐了我个满脸花？

乙　你是张果老倒骑驴，专往后瞧！天桥的饭摊儿早组织起来，成立了食堂跟饭馆啦！

甲　真的呀？

乙　我不象你，闭着眼说话！

甲　这，这我不了解情况，请你原谅！你在哪家饭馆吃的？

乙　鸿兴饭馆。你大概不会不知道！

甲　知道！不就是小桃园剧场对面，门口儿乱七八糟，里面又黑又窄，苍蝇排队，老鼠成群，玻璃从安上就没擦过，地上翻翻土就能种麦子？我知道！

乙　你大概天天不看报吧？

甲　你太看不起人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大公报》、《北京晚报》，我天天都拿一大口袋！一

边走，一边还唱呢："《人民日报》，买报瞧！"

乙　那好哇！你有服务的精神！可是，报上登过不止一次：鸿兴饭馆是北京的一面卫生红旗，你怎么不知道呢？

甲　卖酒的不管斟酒，卖报的不看报！

乙　此言差矣！在咱们的社会里，人人看报刊，个个学文化，你应当看看报，别光吆喝"买报瞧！"

甲　那好办！以后我这么吆喝："《人民日报》，买报瞧！你瞧，我也瞧！"好吧，请你说说鸿兴饭馆的情况吧！

乙　你刚才说鸿兴饭馆门口儿乱七八糟，这完全不是事实！鸿兴饭馆门外，现在人家是一无垃圾，二无脏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最近还开辟了一个小花园。等到花草长起来，可以想象：群花怒放，蜂蝶飞来，畅心悦目，香气袭人，真能叫顾客还没进去点菜，就先想作诗！

甲　我先想吃菜，不会作诗！

乙　你再看看门面：红是红，白是白，油饰一新，整洁美丽。你刚才说那儿的玻璃向来没擦过，现在是光洁鉴人，从窗外往里面一看，真是一尘不染，四面生辉！

甲　大概地上还是那么脏？

乙　地上？小楼的地板，一点不夸大，比你家里的桌子还干净十倍！

甲　你也太看不起我们了！别的不敢说，要讲吃东西，我们可作得干净。无论怎么说，也比天桥的小饭馆儿干净！

乙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就比一比好不好？

甲　好，比吧！不管鸿兴饭馆多么干净，至多也就能得四分，我家里得五分！

乙　你先别吹！问问你：你家里的地是怎么打扫的？

甲　这还用问？天天早晨，不是我的爱人，就是我的孩子……

乙　没你的事！

甲　我，我另有任务！他们用条帚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唰唰地那么一拍！

乙　扫得尘土飞扬，呛得大伙儿直打嚏喷！待一会儿，扫起来的尘土又都落在桌子上！

甲　你等我说完了啊！扫完地，不是我爱人，就是我的孩子……

乙　还是没你的事！

甲　我还另有任务！他们拿起鸡毛掸子，噼哩啪啦那么一掸桌子……

乙　又把尘土掸到空中和地上去了！这不叫收拾屋子……

甲　叫什么呢？可得闻乎？

乙　你甭转文，转文也不解决问题！你这叫敷衍了事，瞎折腾！

鸿兴饭馆为不叫尘土飞扬，用锯末子扫地，扫完了还怕有病菌……

甲　看，他们那儿有病菌！我家里没有！

乙　我说的是“怕”有病菌，所以扫完之后，地上都洒上石炭酸水。洒药水还怕不彻底，又安上了紫外线，光儿照到哪儿，哪儿就消灭了病菌。请问，“府上”可有紫外线？

甲　紫花线算什么呢？我爱人的线可多啦，红的绿的，粗的细的……

乙　我说的是紫外线！不是紫花线！

甲 大概也有，我说不清，反正我们家里没有病菌！

乙 鸿兴饭馆还有吸尘器！

甲 吸尘器？就是能自动地把尘土吸进去的那个玩艺儿？

乙 对！吸到机器里边去，省得叫尘土飞扬！

甲 那，我们一家六口人，每人一个！

乙 每人一个？哪儿买来的？多少钱一架？

甲 没花一个钱，天生带来的！

乙 你们都一生下来，就带着吸尘器？

甲 一点不假！

乙 什么样儿呀？

甲 欢迎参观，请多提意见！你往这儿看（指鼻子）！

乙 鼻子呀？那儿越多吸尘土，越多生病！干脆说吧，鸿兴饭馆在党的领导下，全体职工都认识到饮食行业的卫生工作，关系着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关系着国家的生产建设，所以保证顾客吃的好，吃的饱，而且保证顾客食用安全，心情舒畅。进门一看，几净窗明，哪儿都那么干净，连空气里都干净，所以每天招待两千至三千多顾客，人人满意，个个赞扬！

甲 无论怎么说，那里也没有我家里干净！

乙 好吧，咱们再比一比！请问：你家里的碟碗杯筷都怎么刷洗？

甲 这还用问？吃过饭，用温和水一冲，搌布一擦，得，干干净净！

乙 那是你那么说！鸿兴饭馆刷洗家伙有四道工序！

甲 四道工序？没听说过！我家里不是工厂！

乙　你呀，亲爱的，井底之蛙，所见者小！既无移风易俗的雄心，又无改造世界的壮志！你马马虎虎，不干不净，真乃爱国卫生运动之促退派也！

甲　先别批评我，说那四道工序！

乙　你听着：一，清除碟碗上的残渣，留着喂猪。

甲　我早就那么办，不足为奇！

乙　二，用碱水刷洗。

甲　温和水也将就了！

乙　三，再用清水冲过。

甲　多此一举！

乙　四，放在 85 度以上的热水里煮五分钟。

甲　碟子、碗又不是白薯，干吗煮呀？

乙　为是消灭病菌！

甲　我家里没有病菌！

乙　再问你，你们的搌布一天消毒几次？

甲　过个十天半月的用凉水涮涮！

乙　嘿！好脏！鸿兴饭馆的搌布，天天要用开水煮两次！再问你，你们六口人用几双筷子？

甲　废话！六双，一人一双！

乙　鸿兴饭馆在每人自己用的筷子之外，还有公筷，用公筷把菜夹在自己碗里，防止了多少万人发生传染病。公筷而外，还有公勺。

甲　我们也有，六口人用一把勺子，轮流着喝汤！

乙　还说哪？你根本不懂卫生！再问你，你们摆桌子的时候，怎么拿筷子？

甲 我们难道还不会拿筷子？大把儿抓，抓起六双，啪啪往桌上那么一摆！

乙 鸿兴饭馆有筷子盒，盖上有一条沟儿，正中间有个圆窟窿，伸手一拿，只能拿到筷子的中间，碰不着两头儿，万一手上有病菌，不至于粘在筷子头儿上！

甲 小心地过火！

乙 一点也不过火！他们还给有点病的人预备下专用的餐具，用后进行特别消毒，另放在一个橱子里。再说菜墩子，你家里有几个？

甲 六口人，一个菜墩子，足够用！

乙 鸿兴饭馆有许多菜墩子，切熟菜的不切生菜！用完马上消毒，还用布套套上，铁盖儿盖上。你们可有墩子套、墩子盖？

甲 那，反正没套没盖也挺干净！

乙 不象话！你们的菜刀是哪时用哪时先用酒精棉擦擦吗？

甲 越说越离奇了！我们给孩子种痘才用酒精棉擦擦呢！

乙 切菜、种痘虽然不同，道理可是一样，用酒精棉擦擦都是为消毒。鸿兴饭馆的消毒方法一共有三十二种，什么都消毒，不用说杯盘匙筷，连电话机每天都消毒三次！此外，为避免用手摸东西，想尽方法搞机械化。就拿痰盂说吧。

甲 盖上盖儿，安上把儿！我们三年前就那么办了！

乙 鸿兴饭馆的痰盂也有盖儿，可是用脚一蹬就掀开，不必用手！人家那儿的洗手池子也是用脚一蹬，就流出水来，手不必摸水龙头！这样，就可以避免病菌弄到手上来！

甲　我们家里没有病菌，用不着这么小心！

乙　你怎么知道没有病菌呢？

甲　我长着眼睛是干吗用的？

乙　哟！你能看见病菌？你那儿的病菌有多么大呀？

甲　（比）这么大！红脑袋，绿背儿，还会飞呢！

乙　那是大绿豆蝇！

甲　也有小的，红红的，扁扁的，用手一摸，热辣辣的，软乎乎的。

乙　臭虫！你们家里还有四害啊？

甲　不多，不多！只有几个！留着作标本的！

乙　有一个也不行啊！为什么叫四害？就是因为它们带来病菌，是传播疾病的媒介。痢疾、伤寒、大脑炎、肺结核、鼠疫，都有病菌。

甲　那，我怎么没见过？

乙　太小，你看不见！

甲　这我就放心了！

乙　怎么？

甲　眼不见，心不烦！

乙　等到你闹了病，就不这么说了！鸿兴饭馆有位老大爷，跟你一样，也不相信病菌。

甲　看，我不孤立吧？

乙　后来，大家叫他用显微镜看见了病菌，他相信了，连连点着头说：“敢情真有活的！”从那天起，没经过消毒的东西，他老人家不准人家动，谁要一动，他就喊：“留神！上面有活的！”

甲　好比说，我这么一拍你的肩膀（拍），这儿就有活的？

乙　这是刚刚洗好，换上的，没有活的！所以鸿兴饭馆的服务员都穿着雪白的工作服。要上厕所，就脱下来，等出来洗过手之后，再穿上。

甲　真不怕费事！

乙　思想搞通，就不怕费事！鸿兴饭馆的全体职工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从思想上认识了防病除害的重要，所以才能细致地深入地作好了：环境卫生，个人卫生，食品卫生，餐具卫生，四害灭净，五洁彻底！拿食品卫生来说，坏东西不收、不做、不卖、不吃！外进的熟品一律加热加工，半成品放在冰箱里，青菜细摘细洗，先洗后切，保持营养。对于餐具，严格消毒，每月由卫生部门来化验一次，证明彻底消灭了大肠杆菌和杂菌！

甲　真不简单！

乙　当然不简单！人家还并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建立了制度，按制度办事，各有专责，永不放松！你家里可有这种制度？

甲　我们有制度！检查卫生的一来，我们就忙上一阵；他们走后，我们松一口气，全睡大觉！

乙　这叫瞎抓，不叫制度！你必须到鸿兴饭馆留留学去！

甲　人家肯把窍门告诉我吗？

乙　人家懂得大协作的精神，经常有人到各食堂、饭馆去帮忙，传经。人家懂得卫生运动必须发动群众，经常向顾客宣传卫生，三个月里就有十八万顾客听到广播教育，并且请大家提意见，提高质量。那里的职工学习了卫生医

疗知识，基本上掌握了病症的鉴别和医疗技术。近来还大搞技术革新，切菜、切肉、拌馅儿、包饺子，都有机器。职工之中涌现了大批卫生工作积极分子，里边有号称四姐妹的，参加了北京“三八红旗手”大会！

甲　这么一说，人家的确比我家里搞得好！

乙　你服了?!

甲　服了。我马上就去！

乙　上哪儿？

甲　上鸿兴饭馆！本着协作精神，你给我三块钱！

乙　干吗用啊？

甲　吃一顿去！还得把大褂儿脱下来，借我穿穿！

乙　你没穿着吗？

甲　你的刚洗过，上面没有活的呀！

载一九六〇年《科学大众》七月号

乱 形 容

（相 声）

甲 说相声不容易！相声演员须是语言运用的艺术家！

乙 是呀！你看我，我就是尖端的，灵感的，响亮的，不仅天才的，而且是天地人三才的艺术家！

甲 凭你这一大串“的”，就不象个语言艺术家！

乙 为什么呢？亲爱的！敬爱的！博爱的！

甲 嘿！又是一串“的”！告诉你：说话，作文章，都不该乱形容。有恰当的形容就形容，没有恰当的形容就干脆不形容；不该形容的更用不着形容！

乙 你这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胡扯！一个天才的，出色的崇高的相声演员必须七窍流血……

甲 呕尽心血！

乙 对！呕尽心血去形容，字字要形容，句句要形容，这才有文艺性！

甲 我看不然！比如说：你下班回家，见着老母亲，该说什么？

乙 我就扼要地，明朗地，热诚地高叫：我的最亲爱的，不折不扣的，名副其实的，再好没有的妈妈！

甲 这象话吗？见着母亲，我们都叫一声妈！这比什么都更亲切，用不着形容！

乙　那是因为你们的文化水平低，不懂修辞，语言贫乏，想象枯窘，缺乏创造！

甲　是呀？那么，你见了父亲呢？

乙　那更得努力地形容了！

甲　你怎么形容？

乙　你听着！我的最亲爱的，男性的，分割不开的，光辉灿烂的爸爸！

甲　你天天这么叫吗？

乙　当然喽！毫无疑问地这么叫！刚才，我由家里出来，还这么叫过呢！

甲　真的呀？

乙　难道我还说假话吗？不信，请你，最亲爱的朋友，看看这儿！
（指脸）

甲　哟！红了一块！怎么啦？

乙　我则那么一叫：我的最亲爱的，男性的，分割不开的，光辉灿烂的爸爸，只听得一声巨响，如雷贯耳，波澜壮阔，眼中熊熊的火光，乱冒金星！

甲　什么呀？

乙　最亲爱的爸爸伸出英勇的魔掌，给了我一个关键性的大嘴巴！

甲　该！谁叫你乱形容呢！

乙　可是，然而，我很兴奋，自豪！

甲　脸都揍红了，还兴奋，自豪哪？

乙　当然喽！挨了嘴巴，恰足以雄辩地证明，我形容得百分

之百的正确！

甲　怎么正确？

乙　证明爸爸千真万确是男性的，揍的真疼！

载一九六一年《曲艺》第二期

八九十枝花

(相　声)

甲　相声不容易说，也不容易写！

乙　更不容易听！

甲　怎么？

乙　怎么！你要把我气死！

甲　我怎么得罪了你？什么时候得罪了你？

乙　你说的相声！

甲　我说的哪一段？

乙　你说的每一段都叫我生气！

甲　每一段？

乙　每一段里的每一句都招我生气！

甲　你说具体一点，到底是哪一段，哪一句？

乙　前天你说的是哪一段？

甲　前天？(想）想起来了，《找舅舅》！什么毛病吗？请提宝贵的意见！

乙　我问你，为什么说我舅舅，不说找二叔？为什么说包头，不说海南岛？

甲　那……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乙　你糊涂！你说到包头找舅舅，干脆就是说我呢！

甲　这从何说起呢？

乙　从何说起？我有舅舅！

甲　有舅舅的可多啦，不止您一位！

乙　我舅舅在包头工作！你不是说我，可说的是谁呢？

甲　嘿！照你这么说，相声就没法儿编，也没法儿说了！

乙　活该！反正我不准你提我舅舅跟包头！

甲　就算那是你的舅舅，我也并没说他不好呀！

乙　我二叔比舅舅更好，为什么不说我二叔？

甲　那！那一段主要地是歌颂包头的新面貌！

乙　为什么不歌颂海南岛？难道海南岛不值得歌颂？

甲　一段相声里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包罗万象！你要歌颂海南岛，为什么你自己不编一段呢？

乙　我编？还要你干什么呢？

甲　我看你有点无理取闹！

乙　你不接受批评，反说我无理取闹，真乃朽木不可雕也！再问你，你昨天说什么来着？

甲　昨天？我说的是《夜行记》。

乙　是嘛！我就知道嘛：你说过我舅舅就该说我啦！

甲　见鬼！我说，你不是有什么心病啊？

乙　是不是！你就盼着我有心病，好再给我写一段！

甲　没有的事！

乙　亲爱的，你会那么办！要不然，你还不会专等我来听相声，才说《夜行记》呢！你知道我骑自行车！

甲　我真不知道！千千万万的人都骑自行车！

乙　千千万万骑车的可没都掉在沟里！

甲　你掉下去了？

乙　就是！你知道我掉在沟里，所以故意挖苦挖苦我！你们说相声的、编相声的，都……（被甲拦住）

甲　同志，你等等！听我说两句！相声也批评，也歌颂，用幽默夸张的笔法，巧妙地道出褒贬之意，既使人心情愉快，又能移风易俗。我们说正经的，也有时候说点废话。我们的善意批评，若是不幸而言中，就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的意见也许跟您的意见不尽相同，那咱们就该各抒所见，百家争鸣。我的看法并非天经地义，您也无须见神见鬼，大惊小怪，以为一段相声会叫天塌下来！

乙　说的倒好听！你的每句话都（唱梆子）好似钢刀刺我心，叫我“三魂不在，七魄地流平”呀哎！

甲　哪儿跟哪儿呀！

乙　前天，你上得台来，先说什么来着？

甲　说了几句顺口溜，为是叫场上安静下来，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

乙　那是你那么说！你挖苦我舅舅呢！

甲　我，我说的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戏法要变成，还得抓把土。”对不对？

乙　对！挖苦我舅舅呢！

甲　真邪门！这是当初变戏法的艺人常爱念的四句咒语！

乙　我舅舅当初就在天桥变过戏法！

甲　我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这段儿历史！

乙　我舅舅最信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甲　他信他的，我没干涉他！

乙　夫五行者，见于《尚书》，分行四时，各有其德！《左传》有云：天生五材。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天有五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神仙会五遁：金遁、木遁、水遁、火遁、土遁。天子有五德：少昊以金德，伏羲以木德，颛顼以水德，尧以火德，黄帝以土德。人有五常：仁义礼智信。五常者五行也。上下五千载，天地人三才，都有阴阳五行，你什么东西，敢说没有？

甲　怎见得我说没有呢？

乙　你看你那个劲儿呀！（故作轻佻地说）一二三四五，（我就）金木水火土，戏法要变成，还得（那么）抓把土！贫嘴恶舌，嬉皮笑脸，分明是否定五行，攻击我舅舅！

甲　你要一定那么说，我也没办法！

乙　昨天你又说什么来着？

甲　不记得！

乙　我记得！昨天你一上场就说：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对不对？

甲　对！开场随便念几句，没有别的意思！

乙　那才怪！我早就料到：前天你攻击我舅舅，昨天你必定攻击我！

甲　一去二三里是当初刚上学的小孩写的红模子，我小时候还写过呢！

乙　是嘛！从你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攻击我！

甲　我六七岁的时候还不认识你呢！小孩刚练字，所以红模

子上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收进去，笔画简单，好写好记！

乙　不必绕弯子解释，反正你是攻击我呢！你知道我的车破，走不远就放炮，所以你说一去二三里！你咒我，出不去三里，准出事故！

甲　那么烟村四五家呢？

乙　你知道我的纸灯笼着了，直冒烟，四五家子一齐喊：着了！着了！你很开心地说烟村四五家！

甲　亭台六七座呢？也跟你有关系？

乙　当然有！你知道我跟大卡车赛跑，大车把我撞下来！

甲　是你撞了大车！

乙　是不是？你都知道嘛！我一嚷嚷，大车就停下来，这占一“亭”字。司机同志下了司机台，这占一“台”字。车上还有六七个人没下来，所以你说亭台六七座！

甲　嘿！真会凑合！那么，八九十枝花呢？

乙　那，你更狠毒了！这不但讽刺我骑车，还挑拨是非，叫我们夫妻不和！

甲　我的罪过大了去啦！

乙　在戏词里，常管小姑娘叫什么？

甲　叫什么？

乙　（唱）家住在太原，爹爹孙朋安，生下我一枝花，名叫孙玉莲。

甲　二人台的名剧《走西口》。

乙　小姑娘叫作一枝花。

甲　有此一说。

乙 有此一说？你狠就狠在这儿！
甲 我？
乙 你知道……
甲 我什么也不知道！
乙 我们结婚后，我爱人一连生了七个姑娘。
甲 男女都一样！男的不高，女的也不低！
乙 男是男，女是女，不一样！我们夫妇昼夜盼望，下一次生个大头儿子！
甲 重男轻女，老脑筋！
乙 现在，我的爱人又有了喜，大伙儿都说这回准是男的。只有你，不但说下一胎，连下边三个都是女的，八九十枝花嘛！
甲 那我要说十二金钗呢？
乙 你还盼着我们生一打姑娘吗？昨天，我听完相声，回家一学，招得我爱人哭了半夜！七个姑娘半夜里开了紧急会议！她要是有个好歹，我跟你没完！
甲 这都是哪儿的事呀！
乙 嗐！我越想越伤心！攻击我舅舅，讽刺我，否定五行，还挑拨是非，批评我的爱人！我，我这一肚子委屈，上哪儿说去呀！我！我……（哭）
甲 二哥！同志！先生！别这么伤心哪！你看，这些位观众，都爱护我们。我们说的好，大家就哈哈地笑一阵。我们说的有偏差，大家就提意见，帮助我们加工提高。还没有听着听着放声大哭的！
乙 我委屈！

甲　那您就回家休息休息，别听相声啦！

乙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等我舅舅、爱人，跟我的七个姑娘！

甲　来个全家福，听相声！

乙　全家福？全都不服！全要跟你算账！

甲　那又何必呢！

乙　你说什么？

甲　我说：那又何必呢！

乙　啊！你还要攻击我的二叔？我最敬爱的二叔！

甲　你的二叔？你二叔叫什么？

乙　我二叔就叫何必！

甲　嘿！怎这么巧哪！

载一九六一年《曲艺》第六期

读 书

(小相声)

甲 你有什么嗜好？

乙 我？最爱读书。

甲 好哇！

乙 一点也不好！

甲 不好？怎么不好？

乙 越念越糊涂！

甲 别人越念书越明白，你怎么越念越糊涂？

乙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

甲 你怎么念的，可得闻乎？

乙 拿起一本书来，我翻那么两三页，也许三五页，至多六七页，就跳到书的中间去。

甲 为什么呢？

乙 慢慢念不够活跃，心里着急，不能不跳过几十页去。

甲 那不就找不着头了吗？

乙 没关系！找不着头儿，就赶紧去看书尾巴，那里有结论！

甲 这不是看书，是练习三级跳哪！

乙 这还不算快！近来我同时念十本书，由这本跳到那本，由

那本又跳到另一本，翻翻这本，掀（xian）掀那本，一会儿就都看完了。古代才子能够目下十行，我更聪明，会目下十本！

甲 那不越念越乱吗？

乙 可是真快呀！前几天，接到家信，父亲问我念了什么书。我高兴极了！

甲 干吗那么高兴？

乙 你看，我正目下十本，还愁没的说吗？我写了封内容极丰富的回信。一开头，我写上：敬爱的老丈。

甲 管父亲叫老丈，行吗？

乙 行！旧小说里都管老头儿叫老丈，我父亲不也是老头吗？

甲 嗯，我看不大合适！往下说吧！

乙 你听着！敬爱的老丈：我向您汇报，近来我读书甚多，目下十本。我读到：程咬金字龙，误入白虎堂，夜走三里湾，正遇上九级大风，飞机不能降落，幸而林黛玉骑黄龙而来……

甲 行啦！行啦！这全挨不上呀！

乙 都挨得上！不是《隋唐》、《三国》、《水浒》、《三里湾》、《气象浅说》、《航空学》、《红楼梦》、《封神榜》都综合利用了吗？

甲 对！大杂烩！你父亲看了这封信，有什么感想？

乙 父亲又来了信，信里只有一首诗。

甲 一首诗？怎么写的？

乙 是这样：

父亲是老丈，

气坏你家翁！
十本书齐念，
连篇信不通：
咬金入“白虎”，
黛玉跨黄龙！
书要细心看，
休吹九级风！

甲　喝！你父亲说你糊涂呢！

乙　我自己刚才就告诉了你：
越念书越糊涂！

甲　那能怪书吗？

载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柿子丰收

(相　声)

甲　感谢党的正确领导，感谢各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努力增产，北京今年的青菜、水果都得到丰收！

乙　对！连冰棍儿也丰收！

甲　啊？冰棍儿不是水果吧？

乙　怎么不是？鸭儿梨有把儿没有？

甲　有啊！

乙　沙果有把儿没有？

甲　有啊！

乙　这不结了！冰棍儿也有把儿，怎么不是水果？

甲　噢！您也常吃雨伞、旱伞什么的？

乙　我干吗呀？怪扎嘴的！

甲　伞不是也有把儿吗？

乙　那，它，伞把儿不是太长吗？

甲　您吃短把儿的，对吧？

乙　对！

甲　没事儿您就吃几把羹匙、小刀子、理发的推子，把儿都不长。

乙　那，我嚼得动吗？

甲　冰棍儿的木头杆儿是安上的，不是天然长出来的，所以不是水果！

乙　老兄之言，使我闻所未闻，茅塞顿开！以科学家的态度，分析各种的把儿，证明雨伞的把儿跟鸭儿梨的把儿有所不同，高才，高才！钦佩，钦佩！

甲　你得了吧！谁都知道雨伞吃不的！

乙　我愿再向您请教,冰棍儿上面的纸也不是天然长出来的？

甲　也不是！

乙　嗯！这证明我还有点科学知识！

甲　怎么呢？

乙　我向来不连纸一齐吃！

甲　嘿！您也聪明绝顶！高才，高才！钦佩，钦佩！

乙　岂敢，岂敢！我并不自满，还得努力学习！

甲　你是得多学习！请问，您既然不吃冰棍儿纸，可怎么处理它呢？

乙　这还用问？根本不成问题！

甲　它也许成个问题！

乙　那，那，你怎么处理？你剥开冰棍儿，把纸卷卷，放在耳朵上？

甲　粘乎乎的！

乙　把纸叠好，放在钱包里？

甲　也不是地方！

乙　顶在脑袋上，用帽子扣起来？

甲　越说越不象话！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我问你哪！

乙 干吗问我？

甲 当然有理由！一想起冰棍儿纸来，我就不由地脸上发红！

乙 怎么？人家吃冰棍儿，你在旁边等着舔纸来的？

甲 我还不至于那么馋！我脸红，因为自从解放以来，人民翻了身，古老的北京城也翻了身。从前，满街黑土，遍地垃圾，解放后是到处清清爽爽，一切干干净净，爱国卫生运动实在搞的很好，全体市民应引以自豪！可是，一到热天，冰棍儿充分供应，冰棍儿纸就成了灾！行人道上，灰渌渌的一大片，没法儿下脚，粘在鞋底上，使劲蹭都蹭不下去，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发生危险！所以我问您怎么处理冰棍儿纸！

乙 噢，你问我怎么处理冰棍儿纸？

甲 对！

乙 不是冰棍儿纸吗？

甲 一点不错！

乙 不是天然长的，是包上的那张纸？

甲 嗯！

乙 不但纸，连木头棍儿也不是天然长出来的，所以不是水果？

甲 不是水果！

乙 那，咱们就谈谈水果吧！

甲 我问的是纸！

乙 那，水果有皮，可以不包纸！桔子有皮没有？苹果、鸭

儿梨、西瓜、香蕉，都有皮没有？

甲 都有！

乙 这不结了！

甲 什么这不结了？我问的是冰棍儿纸！

乙 你这个人都好，就是爱犯死心眼儿！你说的，今年水果丰收，我常吃水果，不大吃冰棍儿了！我也不能不买冰棍儿，单买那张纸！你那么办吗：卖冰棍的同志，给我来张纸，要小豆的！

甲 不用买，地上就有！

乙 那不就更简单了吗？得了，行了，你满意了吧？

甲 我满意什么呀？你干脆不敢回答那个问题！

乙 什么不敢呀？你问，我不高兴回答，不就完了吗？

甲 没听说过！

乙 要提起水果来，可真叫人高兴！单拿咱们北京来说，就有多少种啊！

甲 真不少！

乙 桃儿吧，哎哟！哎哟！哎哟！

甲 怎么啦？有什么毛病吗？

乙 一想起那些名儿，我就兴奋得血压高起六七十度！

甲 留点神，别中了风！

乙 （口中打响儿，表示赞美）唧！唧！唧……

甲 都是什么毛病啊！

乙 歪着嘴儿的五月鲜，大扁碧绿的蟠桃，枣核儿小蜜桃，薄皮的水蜜桃，大叶儿白，玛瑙红！嘿，玛瑙红！多么美丽的名字，多么甜蜜的水果！我以个人的名义，把你吃

了啵！（要啃甲的脸）

甲 你干吗呀？我又不是玛瑙红！

乙 大叶儿白也行！

甲 我的脸全白了，叫你给气的！

乙 还有北京的枣儿：璎珞枣、葫芦枣、大白枣、小莲蓬子儿、老虎眼大酸枣！我以个人的名义，把你们都吃了啵！（又逼近甲）

甲 （忙躲开）馋疯了，逮住什么吃什么！

乙 还有西瓜，多少种西瓜呀！

甲 多么会摔人的西瓜皮呀！又滑又脆，踩上就摔出老远去！

乙 还有南方来的香蕉！

甲 多么会摔人的香蕉皮呀！蔫乎乎的，软乎乎的，踩上就趴下！叫你没法儿防备！

乙 你是怎么回事呀？我一说冰棍儿，你就说冰棍儿纸！我一说西瓜、香蕉，你就说西瓜皮、香蕉皮！

甲 我是关心大家的安全，一块西瓜皮就可以摔坏一个人！人是最宝贵的，不该叫瓜皮给摔坏了！

乙 你这是说我乱扔瓜皮？

甲 你乱扔不乱扔，你自己知道！我可是看见过别人乱扔，自成流派，各具风格！

乙 你说说！

甲 扔果子皮，据不精密的统计，大约有三大派。

乙 第一派？

甲 第一派是“不论派”：不论时间，不论地点，不论是什么皮，不论离垃圾箱、果皮箱多么近，一概理直气壮，旁

若无人，有皮就扔在地上，扬长而去！

乙　可不扔了就走呗，还能在那儿看着？第二派？

甲　“稳健派”。明知故犯，有点不好意思，左看右看，四顾无人，偷偷地、轻轻地撒手扔皮！

乙　第三派呢？

甲　“飞镖派”。在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里，把皮从窗口扔出去，看镖！皮也许飞到行人的脸上，也许打在行人的胸口上，都活该！挨了镖的想追，车已经跑出一里多地！请问，你属哪一派？

乙　我？哪一派也不属！我根本不吃果子！

甲　刚才你还说常吃果子，不大吃冰棍儿了。

乙　那，我吃是吃呀，可是专挑没有皮儿的吃！红瓤儿，黑子儿，没皮儿的大西瓜，我才吃！

甲　（比）这么大个儿，鲜红的瓤儿，黑亮黑亮的子儿，在瓜地里长着，不怕晒，不流汤儿，也碎不了？

乙　对！就是那一种！

甲　有那么一种吗？

乙　那！不是没皮儿的西瓜，是没皮儿的香蕉！香蕉生长在南方，天气很热，带着皮儿爱出汗，干脆就脱光了啵，一群群的小胖光眼子儿！

甲　没看见过！今年柿子丰收，物美价廉，可是柿子皮也摔了不少人！

乙　柿子？我更不吃了！

甲　营养价值高，价钱又便宜，柿子可是好东西！

乙　我吃了不舒服！

甲 哪儿不舒服？

乙 肚子！

甲 柿子是好东西，可也别吃太多了，容易犯胃！(按乙的肚子）这儿有点疼？

乙 不是！

甲 这儿不是肚子吗？

乙 我的腿肚子疼！

甲 这可透着新鲜！

乙 不但腿肚子，脚脖子也疼！

甲 这是什么病呢？

乙 不但脚脖子疼，右脚也变了方向！

甲 变了方向？

乙 啊！不直溜溜的朝前了，歪到一边儿去，有点象鸭子了！

甲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具体一点，行不行？

乙 说起来话长：前些日子我在院子里吃了个柿子。刚吃完，也巧，有人叫门。老太太正收拾白菜，你大嫂子正添火，小弟弟正作家庭作业。我只好开门去吧！

甲 谁来了？

乙 送煤球的老李。老李往煤筐里倒煤，我就回来，往屋里走。忽然，地动了一下，我的鞋底儿上好象抹了黄油，砖上好象打了蜡。我心中暗说不好，想撤步拧腰，来个鹞子翻身。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身不由己，失去平衡，呲—— 啪，连腿带人，一点没剩，全部都趴下了！

甲 那就快起来吧！

乙 起不来喽，腿差点断了！

甲　多么危险！

乙　我又气又疼，想大骂一顿，出出气！

甲　可骂谁呢？

乙　骂柿子皮！你个坏东西，干吗到嘴里是涩的，在地上是滑的？你不会在地上涩，到嘴里滑吗？

甲　这叫强词夺理！是谁扔的柿子皮呢？

乙　没法儿说！

甲　总得找他讲讲理去！您不好意思，我陪您去！咱们既不打架，也不拌嘴，只是劝告劝告，以后别再乱扔柿子皮！

乙　那也不必！

甲　您宽宏大量，很好！可是道理必须讲明白！走！

乙　上哪儿呀？你糊涂！我在院子里吃的柿子，能是我吃，别人扔皮吗？

甲　自作自受，还怪谁呢？

乙　我忍着疼，英雄气概地大吼一声！

甲　怎么吼的？

乙　快来救命呀！喝，老太太放下白菜，你大嫂子放下通条，小弟弟放下钢笔，全跑来了，七手八脚，连搬带抬，把我弄到屋里去了。

甲　赶快去请正骨科大夫吧？

乙　是呀！你大嫂子正要出去，老李同志倒完煤球，进来要钱。

你说够多么巧，老李不踩别的，单踩那块柿子皮，呲——啪！

甲　老李同志也趴下了？

乙 那还用说！可是，经过了一次磨擦，柿子皮的威力已经不那么大了，只把手擦破了一块。

甲 他没说什么呀？

乙 没说别的，只要求医疗费！

甲 给他吧，在你的院里出的事故！

乙 你大嫂会说话儿：(学女音) 老李同志，可真对不起！小弟弟呀，不大懂事，乱扔柿子皮！

甲 把错儿推到小弟弟身上去了？

乙 (学女音) 来吧，我给您上点红药水！明天要是还不好啊，我陪您上医院！咱们是老朋友，您还饶不过一个小孩子去吗？

甲 大嫂说话真甜甘！

乙 甜甘？这是暗中挖苦我哪！

甲 我也听出来了！

乙 上了红药水，拿着煤钱，老李没再说什么，就走啦。

甲 劳动人民，性格儿好！大嫂呢？

乙 她到对门，把王大夫请来了。

甲 好，对门就有大夫！

乙 赶明儿你也搬来吧，我们这里治病方便！

甲 谢谢好意，我希望老结结实实的，不闹病！

乙 王大夫是精通中西、内外两科，外带兽医。

甲 好！一定能治您的鸭子脚！

乙 王大夫在前，你大嫂在后，来到院中，大夫高声地问：怎么啦？老大！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呲—— 喝！

甲 怎么啦？

乙 王大夫滑了一下子，有功夫，没摔倒！

甲 也够危险的！

乙 王大夫进来，又问我，我说：我吃了个柿子。他又问：哪儿不舒服？我说：脚！大夫愣住了：你另请高明吧，吃柿子脚疼，是个邪病，我治不了！你大嫂子急了：王大夫别走！他是摔了个跟头，把脚脖子扭啦！

甲 这才对！对医生，得实话实说！

乙 大夫说：你怎么吃柿子会摔跟头呢？是练着跳高儿吃的，还是跑着百米吃的？

甲 是呀！

乙 我知道不说不行，这才说出那块不得人心的、到嘴里涩的、在地上滑的、先滑倒我的、后滑倒老李的，又差点儿摔倒大夫的柿子皮！

甲 瞧这一大串儿“的”！

乙 大夫说：原来如此，这就好办了！说完，他敲了敲我的全身：还好，身上还全响！

甲 不容易！

乙 大夫又细细地摸了我所有的骨头节儿，说：还好，没骨头！

甲 骨头都哪儿去了？掉在院子里吗？赶快捡去吧！

乙 不是！大夫说我没有碎了的骨头！

甲 万幸！

乙 大夫检查完了，说：来，我来抽你的筋！

甲 喝！好厉害！

乙 不是！抻抻你的筋！

甲　这还差不多！舒筋活血！

乙　抻了半天，大夫说：我可要扳你的脚啦，别紧张，不会很疼！

甲　大夫的手法儿高！

乙　大夫前腿弓，后腿绷，拉开了架式，一使劲，呲——咕咚！

甲　怎么啦？

乙　大夫趴下拉！

甲　怎么趴下了呢？

乙　大夫立起来，抬腿，亮鞋底儿，一瞧，那块柿子皮在鞋底上粘着呢！

甲　嘿！

乙　我怕大夫生气，直央告他：大夫！大夫！柿子皮是我扔的，我可没叫它跟着您，到屋里来！大夫没生气，照旧给我扳脚。

甲　大夫都有热心肠儿！

乙　把脚扳正了，大夫好好地表扬了我一顿！

甲　教训了一顿！

乙　我接受了教训，一边养腿，一边总结了这次的经验。

甲　怎么总结的？

乙　西瓜皮、香焦皮、柿子皮、果子皮，都别扔在院子里！

甲　对！

乙　要扔，就扔到街上去！

甲　扔到街上去？

乙　是呀！好专摔别人，不摔自己！

甲 你可真有出息！

载一九六二年《曲艺》第六期

作　　诗

（相　声）

甲　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都必须要有个谦虚谨慎的态度。

乙　对。

甲　不能骄傲自满。

乙　是啊。

甲　有这么一句话嘛：

乙　什么话？

甲　逢骄必败。

乙　嗯。

甲　一般的来讲，比较有本事的人哪，都是比较谦虚。

乙　是啊。

甲　越是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人，比较容易骄傲。

乙　是啊。

甲　我们街坊有这么弟兄两人。这哥俩呀，就没什么学问。

乙　噢。

甲　你说他不认识字吧，也认识一些。

乙　是啊。

甲　你说他有学问吧，实在是不怎么样。

乙　合算是马马虎虎。

甲　他们这学问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

乙　那么正在哪儿哪？

甲　正在那二五眼上。

乙　嘿，好嘛！就那二五眼的学问。

甲　这哥俩有个爱好。

乙　爱好什么？

甲　喜欢作诗。

乙　喜欢作诗？

甲　那作诗嘛：允许作得好，允许作得不好。

乙　是啊。

甲　这是个水平问题。

乙　对。

甲　可是这哥俩呢，作的本来不怎么样。

乙　噢。

甲　但是哪，非常的自我欣赏。

乙　嗐！

甲　有一次，这哥俩呀出城玩去。

乙　噢。

甲　刚要出城，看见城墙啦：这个老大，诗兴大发。

乙　噢，要作诗呀？

甲　要作诗。“嘿，兄弟，看这城墙多好哇！我来说个上句，你给配个下句。”

乙　哥俩合作。

甲　“呣？城墙！……远看城墙锯锯齿。”

乙 什么叫远看城墙锯锯齿呀？
甲 你看那城墙上不是有那小垛口吗？
乙 啊。
甲 离远那么一瞧，就跟那锯锯齿似的。
乙 嗬！这比方不怎么样。
甲 这本身就没有诗意。
乙 是啊。
甲 可是这老二就非常欣赏："哎呀，哥哥，这上句可太好啦；这我得给你配个下句。"
乙 老二怎么说的？
甲 "远看城墙锯锯齿……"
乙 啊。
甲 "哎！近看城墙齿锯锯。"
乙 嗐！这叫什么呀？这个，真是……
甲 废话一句。
乙 可不是嘛！
甲 老大一听："哎呀，兄弟，这个下句可太好啦。"
乙 嗬！还好哪？
甲 "好好好。哎，要把城墙掉个个哪？"
乙 把城墙翻个个？
甲 把城墙掉个个。
乙 啊。
甲 "那是上头不锯锯，底下锯锯。"
乙 嘿，好！就这个啊？
甲 哎呀，这哥俩是特别的高兴。

乙 还高兴哪！

甲 “哎呀，兄弟，今天咱们没白出来：作了一首绝妙之诗。”

乙 嘿！

甲 一边走，一边背。

乙 是啊。

甲 “远看城墙锯锯齿，近看城墙齿锯锯；要把城墙掉个个，上头不锯锯，底下锯锯。”

乙 这叫什么玩艺儿呀！

甲 “……妙哉，妙哉！”

乙 哟！还妙哉哪？

甲 哥俩很兴奋，进了村子啦。

乙 啊。

甲 走着走着呀，看见头里有这么一家挂着一块匾。

乙 噢！

甲 写着两个字。

乙 哪两个字？

甲 “诗医”。

乙 诗医？

甲 嗯。

乙 哪个“诗”?

甲 诗词歌赋的诗。

乙 哪个“医”哪？

甲 医生的医。

乙 什么叫诗医？

甲 就是给诗治病的医生。

乙 噢，给诗治病。

甲 这哥俩一看，很高兴。

乙 嗯。

甲 “兄弟，可好啦，这有给诗治病的啦。”

乙 啊。

甲 “咱们得过去，让大夫给看看，咱们这首诗有什么毛病没有？”

乙 嚯！

甲 哥俩就进去啦。

乙 噢。

甲 到里边这么一看哪：大夫还没出来看病

乙 是啊。

甲 头里已经有二位在那等着哪。

乙 噢。

甲 人家手里那拿着一号、二号。

乙 那这哥俩哪？

甲 这哥俩拿着三号。

乙 啊。

甲 没有多大工夫，大夫出来开始看病。

乙 噢。

甲 叫一号。“大夫。”“你有什么事情啊？”“啊，我这有一首诗，求大夫您给看看，有什么病没有？”“噢，好，念念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乙 噢，一首唐诗。

甲　“您看看这首有什么毛病没有？”大夫说：“好！”大夫这么一号脉……

乙　这还号脉哪？

甲　“呣？你这是上焦火旺！”

乙　上焦火旺？

甲　“必须得吃一点打药。”

乙　为什么？

甲　“因为你这是七言诗。”

乙　啊。

甲　“用不了，改成五言诗就完全可以啦。”

乙　是吗？

乙　“第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两个字有什么用？就用时节雨纷纷就可以啦。”

乙　啊。

甲　“到了一定的时节，必然要下雨。”

乙　哎。

甲　“不一定非是清明。”

乙　对。

甲　“所以前两个字没有用。”

乙　噢。

甲　“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路上有什么用啊？就行人欲断魂嘛。哪儿不算行人啊？马路上、胡同里头，都算行人。”

乙　路上是没什么用。

甲　“借问酒家何处有？借问两个字有什么用啊？那酒家何处

有—— 哪儿有酒铺嘛？”

乙　对。

甲　“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牧童两个字没用，就遥指杏花村嘛。酒铺在哪儿？那边。这就完啦。”

乙　对。

甲　“哎，大夫，太好啦！谢谢您。”一号走啦。

乙　噢。

甲　大夫开始叫二号。“二号！”“大夫。”“你有什么事呀？”“我这有一首诗，求大夫您给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啊，念念吧。”“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乙　噢。

甲　“您看看这有什么病没有？”大夫一号脉：“哎呀，你这是气血两亏呀！”

乙　怎么这又气血两亏啦？

甲　“必须得吃一点补药。”

乙　补药？

甲　“你这是五言诗。”

乙　啊。

甲　“是件比较高兴的事情。”

乙　对呀。

甲　“但是很不够。”

乙　噢。

甲　“如果每一句再加上两个字，那就是更高兴的事情。”

乙　是嘛！

甲　“头一句：久旱逢甘雨。”

乙　啊！

甲　“什么算久旱？一年、二年、三年，都可以算久旱；当然，一二年不下雨，忽然一下雨，是件好事。”

乙　是啊！

甲　“但是很不够，再加上两个字。”

乙　加什么字？

甲　“十年久旱逢甘雨。”

乙　噢，加“十年”两个字。

甲　“十年都没下雨啦，忽然间下起雨来，多么高兴的事情啊！”

乙　对。

甲　“第二句：他乡遇故知。哪儿算他乡呀？上海、天津都可以算他乡。”

乙　哎。

甲　“在这些地方见着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亲属，当然是高兴的。”

乙　是呀！

甲　“但是很不够。”

乙　噢。

甲　“加上两个字。”

乙　这加什么字？

甲　“万里他乡遇故知。”

乙　噢，加“万里”两个字。

甲　“在一万里地以外见到自己的朋友或者亲属，那是多么高

兴的事情。”

乙　对。

甲　“第三句：洞房花烛夜。”

乙　啊。

甲　“这没什么，谁不结婚呀！”

乙　就是。

甲　“头里加两个字。”

乙　加什么字？

甲　“和尚洞房花烛夜。”

乙　啊！加“和尚”两字？好！

甲　“这个和尚本身是不结婚的。”

乙　那是啊。

甲　“但是，他要是洞房花烛夜，这是多高兴的事啊！”

乙　嘿，太高兴啦！那就……

甲　“第四句：金榜题名时。这不奇怪，只要你有那样的才华，你就可以得中。”

乙　对。

甲　“加两个字。”

乙　加什么字？

甲　“监生金榜题名时。”

乙　监生？

甲　“监生本身没有学问，花钱捐的；他要是得中啦，你说这是多高兴呀！”

乙　是呀！

甲　“哎呀，大夫，太好啦！谢谢您。”二号走啦。

乙　噢。
甲　大夫开始叫三号。
乙　噢，就那哥俩呀？
甲　“三号！”“哎哟嗬！大夫，哈哈哈……我们哥俩等您半天啦！”
乙　啊。
甲　“噢，什么事？”“我们这有一首绝妙之诗，求大夫您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乙　嗯。
甲　大夫一听啊，很不满意。没有这么说话的。
乙　就是。
甲　“那你就念念吧。”“嗯……远看城墙锯锯齿，近看城墙齿锯锯；要把城墙掉个个，上头不锯锯，底下锯锯。”
乙　嘿，真觍着脸念哪！
甲　“您给号号脉，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乙　嘿！
甲　大夫听完了一皱眉：“行啦，不用号脉啦。童儿啊……”
乙　童儿啊？
甲　童儿啊，就是伺候大夫的。
乙　噢。
甲　“童儿啊，去搬一条板凳来。”童儿搬条板凳来。“请你们二位趴在板凳上。”
乙　啊？
甲　二位趴在板凳上。
乙　嚯！

甲 “童儿啊，再给化两帖膏药来。”

乙 啊。

甲 童儿又给化两帖膏药来，就在二位的臀部上，一人给贴上一帖。

乙 是啊！

甲 这二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乙 啊。

甲 “大夫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乙 ……

甲 “哼！看你们俩以后还放屁不放？”

（该稿系根据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录音整理）

新　　诗

剑　北　篇

序

《剑北篇》的设计与写法，略见于致友人函中，附录于后，即不另赘。

此诗于廿九年二月中动笔，至七月初，成二十段，约二千五百行。七八两月写《张自忠》剧本，诗暂停。九十两月复得七段。十一月由乡入城，事忙心乱，无从写诗，又暂放置。时写时停，一年间仅成二十七段，共三千余行。所余材料，仅足再写十几段，连已成之廿七段，或可共得六千行。因句句有韵的关系，六千行中颇有长句，若拆散了另行排列，亦可足万行之数—— 本来是想写成一万行的。

卅年春初，因贫血，患头晕，一切工作都停顿下来。何时能把此篇写完，简直不敢想，因为直到如今，身体还是不好，而写诗又是极费力气的事。现在，先把已写好的廿七段付印成册，希望有朝一日总会补齐。

草此诗时，文艺界对“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甚烈，故用韵设词，多取法旧规，为新旧相融的试验。诗中音节，或有可取之处，词汇则嫌陈语过多，失去不少新诗的气味。行行用韵，最为苶拙：为了韵，每每不能畅所欲言，时有呆滞之处。为了韵，乃写得很慢，费力而不讨好。句句押韵，弊已如此，而每段又一韵到底，更足使读者透不过气；变化既少，自乏跌宕之致。

老舍、卅，十一，卅。

小　　引

在中华复兴的大路上，
我四过西安，三宿平凉，
—— 象浪子，啊，多少世代的流浪，
去探望民族的故乡——
到日月山前的草原上，
到周秦陵墓两旁的
古战场，而今哪，又成了战场，
去慰问抗战英雄们的健康！
一路上，车声炮响，
并掩不住抗战的歌唱：
在城镇，在塞外，在村庄，
中华儿女都高唱着奋起救亡；
用头颅与热血保证希望，
今日的长城建在人心上！
到处，人影旗光，风尘浩荡，
我遇上中华的铁汉开往前方；
任凭乌纱岭上的积雪十丈，
还是瀚海里的亘古饥荒，
都拦不住健儿的前进，健儿的歌唱；

无边的兴奋，在未到战场，
先战胜了饥渴风箱！
看，英雄们，伞大的竹笠歪在头上，
头上是汗，手中是枪，
从新开的大路上，
从古代栈道的两旁，
往渡口，往山岗，
往绿影里的村庄，
从多少多少不同的方向，
都去击射那白旗上的太阳！
热汗热血，步阔胸昂，
简单的歌曲倾诉着热心肠：
“多喒民族得到解放，
多喒咱们凯旋故乡！
啊！在咱们的城镇与村庄，
若还有敌骑来往，
敌兵的枪响，
咱们就不能，良心先不让，
怕死贪生的放下刀枪！
只要头还在项上，
怎肯叫小鬼们猖狂！
往东南，往西北，往四方，
走尽牺牲的路径才是大道康庄！
让咱们歌笑着走上沙场，
把国旗高扬，

把仇敌扫荡。
国旗高扬，
山高水长！”
哪个奴隶的嘴敢响一响，
露出一点点挣开锁镣的思想？
哪个顺民敢有主张，
把灵魂，象珍珠似的，放在自己的手心上？
啊！挺起胸来的勇士才敢高唱！
哭泣是亡国奴的反抗！
看，看我们，从南海到塞上，
五百万健儿齐唱：
象塞风的欣狂，
黄河的奔放；
怒狮吼落东亚的残阳，
惊雷给风暴以更大的激荡！
是的，黄帝子孙为了和平换上武装，
前进，高唱！
歌声暂停，号声激壮，
那严肃，那刚强，
在等待扫灭敌人的那一响，
似乎能听见雪花落在天山上！
惭愧，我们没有肥美的羔羊，
没有美丽而合乎英雄身分的衣裳，
送到战壕，战地，与战场，
在震天动地的欢笑里共饮如狂；

带来的，除了荣誉的锦旗几张，
只有四万万同胞的关切与赞扬！
壮士们，沿路听到你们歌唱，
也看见你们须发上的晨霜；
谁不知道你们的豪爽，
义气，至大至刚？
有什么礼物，有什么酒肉的相让，
足以打动英雄们的义胆侠肠？
咱们只有一个仇敌，咱们的心都一样，
啊，来吧，让笑与泪一齐挂在脸上，
象久别的亲手足相会在他乡：
咱们握手，咱们叙一叙家常，
你讲前线，我讲后方，
大家的苦痛，大家的希望；
让困苦投降给希望，
教正义打退了魔鬼的疯狂！
我们唱啊，我们一齐唱，
沸腾的热血，壮烈的歌腔，
对着烽火，明月，或朝阳，
我们且舞且唱：
大风起兮云飞扬，
中华的猛士有死无降，
守住四方，
从紫塞到珠江，
流不尽的血浪，

歌声里荡漾，
闪耀着中华历史的新光！
听，塞上的夜莺也在歌唱，
南国的玫瑰也许刚把蕊放，
惭愧，没有带着鲜露的香花献上，
诚恳的插在您的宝星之旁，
没有香烈的美酒琼浆，
润一润铁喉，暖一暖侠肠，
除了这点真心，由后方到前方，
来问候壮士们的健康；
还有什么呢？啊，夜莺在唱，
假若不嫌寒酸，而喜其悲壮，
同志们，我就把这几句小诗献上！

蓉城——剑阁

辞别了抗战心房的重庆，
走入青山绿水间的初夏初晴；
心里，五四的血花火影；
眼里，千里的山光鸟声，
走向蓉城，华西的北平；
愤怒与美景，
阴暗与光明；
有什么语言能道出，象风云未定，
这诗心的激动，忽雨忽晴？
有什么文字能道尽这爱与憎，
笑与泪交织的一片深情：
把诗人的愤怒，诅咒，苦痛，
时而霹雳，时而金钲
教邪魔与恶兽们颤惊！
看，这蜜原里的蓉城，
花一样的秀静，
微雨润着梧桐！
啊，鬼手伸向天空，
把地狱的毒火撒在重庆，
血债永远，永远算不清，

再撒在古秀静雅的蓉城！
谁还有逸致闲情，
到武侯祠与薛涛井，
去瞻仰，去吟咏，
或在竹林下品一盏香茗？
心中的怒焰烧尽了恬淡的幽情！
看！繁荣的市井，
瓦砾纵横；
灰里烟中
是财产生命；
寂无人声，
血与火造成了鬼境：
微风吹布着屠杀的血腥，
焦树残垣倚着月明！
鬼手布置下这地狱的外景，
也只有魔鬼管烧杀唤作和平！
把我们的鲜血流净，
把民族的耻辱洗清，
我们死，我们牺牲，
我们不接受鬼手里的“和平”!
满腔的愤慨，疎朗的晨星，
车往北行：
绿的黄金一望千顷，
绿的微风吹送着鸡鸣；
成都以北平原的美景，
和田园里忙碌中的安静，

啊，后方的安定，
人力的无穷；
农家男女的热汗，滴滴在斗争：
无边的绿禾支持着战场的收成！
穿过田林的平静，
荡入城乡的闹声；
我们宿在绵阳，赶过梓潼。
噢，那使人难舍开的绵阳城：
路净街明，
夹道的梧桐；
顺着绿阴下的路径，
渐渐的走入花鸟的领域中；
阴晴未定，
云淡花明；
转过花圃，转过竹丛，
水浅桥横，
苔石弄着水声。
在树下，或倚着青藤，
川北伟大的公园中，
休息着来自河北或山东，
失了家乡的男女学生；
竹林里颤出来北地的歌咏
是希望，是悲痛，
每颗鲜花似的心里抱着不平！
乡音唤起了心中的幻景，
仿佛我听见了黄河的激荡与波声！

低着头，象疲倦了的游僧，
我走回那静美的城中；
细雨，在蜀道上的旅舍孤灯，
与断梦里，滴到天明！
天已明，天还未晴，
烟雨迷濛里赶过了梓潼。
行：
蜀道难行，
青山万重；
忽上忽下，似动似停；
疾转慢转，车吼心惊！
盘过山顶，
滑到谷中，
又是青峰！
悬崖悬着瘦松，
悬着生命；
擦过悬崖，看，云在涧中！
动：
云，烟，雾，雨，群峰，
都在流动。
没有南北，没有西东，
路在云中。
云移雾动，
露出山峰，
埋起山峰；
云雾之海里吞吐着绿岛青松。

近处，细雨似落似停，
山花与野草香美无声。
远处，白烟轻动，
现出，又隐起，一二青峰。
再远处，云破，一线光明，
闪出淡绿的一片山晴。
看不尽，数不清，
啊，蜀道的难行，
云里天外，千峰万峰！
山峰，随着云影，
绿色千种，
绿色千重。
路转云行，
绿影倍浓，
七曲山头万树青松；
冒着一山的松雨斜风，
去看那晋代的巨柏与文昌的古宫：
潇洒的文昌，随着幼僮，
驴背上，竹笠下，万古清明。
离了松竹钟磬的幽境，
又转过青山几重；
剑阁——谁不记得那悲剧里的铃声——
今日也正在凄凉的细雨中！
剑阁多么小的一座城，
一条小街，几盏油灯。
好象还紧记着古代的一段幽情！

只有夜雨，没有铃声；
听，我们在歌唱历史的新生！

剑门——广元

冲破长江的巨浪滚滚，
会见过四川天然的水门；
啊，那雄奇伟大的夔门：
似巨鲸之口，山是牙，石是唇，
激荡，控制，吞吐，激喷，
使往来的舟艇似毛羽的旋转升沉，
使东流的黄水挣扎呻吟：
惊涛为锁，峭壁为门，
任他万马千军，
就是啼猿飞鸟也丧胆惊心！
今天，夏雨初晴，山青无尽，
又看见山林隙缝中的剑门：
关里，群山象野马狂奔，
昂首竖鬃，飞向白云；
穿过一条狭谷，一个小村；
石隙间细碎的流音，
绿草绿树掩护着姜维碑文，
杂花锦绣着绿阴；
留恋的，信步的，出了关门。

看！那狂奔的峰岭尚未立稳，
啊，刀削的绝壁万丈高深！
天然的铁壁，猿猴断魂！
陡然，群峰转头，天路未尽，
剑立的青山插入青云！
剑峰上，红日未沉，
五色的霞光明彻烟尘；
每一把利剑闪闪如金，
象插天的火炬照亮了乾坤！
下面，那川北咽喉的剑门，
只是天造的石城的一条裂璺；
一条车道，巨石阴森，
一股细水，三五口人；
这无双的天险，寂寂的黄昏，
令人留恋，令人兴奋，
一点神秘的力量令人自信！
啊，东有夔门，
北有剑门，
这二险之间荣养着抗战的命根；
随着长江之水东流涌进，
抗战的鲜血起死更新；
把物质与精神
从终年碧绿的巴蜀园林，
新中华的腹心，
供给如云的战士与苦斗的人民。

向北，沿着古栈道的遗痕；
听，剑门关内，渊深万仞，
斧凿声声，万山里流颤着余响回音。
路通到山顶，桥架着横云；
成千论万辛苦的工人，
把千古的榛荒险峻，
把神手安排下的山川的阻困，
用人手开成大道通津。
看，关里关外，不断的骡群，
盘过无底的黑涧，冷静的山阴，
黄牛，大车，驴马，都在输运，
气喘汗淋；
把抗战的火炬，昼夜不分，
传递到紫塞以外，黄河之滨！
离开了看不厌的剑门，
在群山里三渡河津：
骡马长嘶，白浪滚滚；
山光照绿了舟人；
巨石把铁索扯紧；
一声呼喊，几处回音；
古笨的船只，古代的精神，
啊，抗战是雪耻的决心，
想象出汉魏交兵的困苦艰辛！
苦斗替换了因循；
看！这一边木舟迟笨；

那一边，建起坚美的桥身；
铁锤在响，白石在运；
啊，战斗的决心
扫荡着山川的阻困，
把历史与地理用血汗刷新！
忘记了疲劳，我只有兴奋，
带着颗小学生的好奇心，
在黄昏的景色里往广元前进。
青山四面，城在江滨，
无数的船桅静立着无叶之林。
霞光云影明暗着山村，
江水湾湾的流入黄昏；
大堤上立着挺秀的城镇，
象有力的绘画，简净传神。
这江南的秀丽，一进城门，
忽然变作战时的忙乱嚣纷：
南来北往车马成群，
在机关—— 啊，各部各军
的纸柬木牌贴满挂遍了街门——
在旅舍—— 小大旧新，
奇形怪状的旅舍，都挤满了人——
在北方风味的骡马店外，还未到黄昏，
都已停顿，准备着破晓抢出城门！
各方的饮食，各处的语音，
各色的标语，各省的行人，

味，色，声音填满了长窄的街心！
一阵歌声，自远而近，
草鞋竹笠，一队军人，
压下去嘈杂，振起抗战的精神！
旅馆，茶肆，澡堂，一丝不紊，
安插下北征的军人；
廊簷下放好木桶与木盆，
静静的洗了脚，拭去灰尘；
打开席毯，谈几句心，
及早的睡下，及早的起身。
鸡声初唱，夜雾沉沉，
灯光里：马蹄，车轮，
鞭影，飞尘，
军队，行人，
往南往北，迎着大时代的清晨。
在这川陕之间的重镇，
吞吐着万马千军，
在一二家小店，还有一两个老人，
运用着细刀与匠心，
顺着天然的层次与花纹，
把白紫相间的砚石，看准，
雕出，赤水白云，
和那伟大雄奇的剑门。

汉中—— 留侯祠

在万山里出了四川，
在万山里入了西秦第一关；
绿水不断，
青山是岸，
野花红豆悬在乱石间。
云雾留在群山；
越往前，路越平坦，
空气也越爽利干鲜。
路旁还是稻田，
语音可已山川而陕。
小小的沔水平川，
暗示出快到了汉水的小平原。
路旁，瘦柏清溪，象武侯的静恬，
是武侯的墓坟，武侯的祠馆；
一带土坡儿是定军山。
平静的田园，
古代的血战，
使人兴奋，感叹，留恋：
多么长久的历史，多么美丽的山川，

小小的村里，古史古迹世代相传，
绿树上飘扬着白日青天。
入了种着红叶香稻的小平原，
帆影缓缓，江水展宽；
景色南北相兼，
水似江南，
人在秦川。
褒城过渡，汉中不远；
噢，汉中，汉中，多么香甜，
多么悠远，这名字，多么尊严！
汉王台后，古秀的亭园，
倚楼眺望，远山四面，
汉水在南。
凝望着山川，
思潮涌起史的浪漫：
在今天，在大汉，
这小小的平原象肺叶一片，
能呼能吸，能守能战；
教养，生产，这雄山碧水之间，
自古就操着胜算。
这里的生产，正在展览，
在几间屋里游览了富丽的河山：
汉水的津液肥润着平原，
有稻，有麦，有棉，
有了百姓们的吃穿。

宝地接着灵山，
铜铁石棉，
杨柳松杉；
草药，黑白木耳，是天赐的零钱。
没有烟筒，富源便是祸端，
一二八，八一三，
毒恶的火焰，
把东海边上的工业嫩芽烧残；
毒蛇的惯技，看，
朝鲜与台湾，
把赤脚的农夫缠死在田间；
照样的，他要粮铁棉炭，
永远奴役着中华儿女与江山！
在今天，最坚实的中华防线，
是由农而工的推动开展；
我们的血汗，
同等的要用在战争与生产；
以枪还枪，以炸弹还炸弹，
以钢铁打碎侵略者的铁链，
开发富源才保住富源！
我们要烟筒，林立在山脚河边。
以马达的音乐，代替啼鸟鸣泉，
看，这汉中丰富的天产，
有几样经过人手的提炼？
小小的工业刚在发端，

油漆，纸张，肥皂还糙笨的可怜！
认识了经济的争战，
才明白侵略者的凶残，
为封锁与消灭投下如雨的炸弹；
在我们，只有建设才能抗战！
沙场的血，工厂的烟，
从这土布与土药的展览，
我想象，我切盼，
会光荣的创出民族的春天！
象在历史的怀抱里安眠，
古城，星夜，诗意，合成梦境的美幻；
催人的晓色里露出山尖，
沿着北征将士的光荣路线，
走入峡口，霞光满天。
涧深石峭，无可攀缘，
半山中巨大的石眼，
刻画着北栈道的危险艰难！
一线的青天，
千丈的深渊，
新旧石门夹岸依山；
古代的艰难，
今人的血汗，
历史的倔强今古不变！
乡人持着竹竿，
象引导盲人，步步迟缓，

把好奇的远客引到石滩；
绿浪翻花，巨石如鼋；
探身，浪花溅湿了人面，
魏王的“衮雪”动荡在流水间。
碧涧千转，山路回环，
古迹传说象鸟音不断，
诉说着历史的艰难光灿。
山腰溪畔，
远村点点，
瘦竹几竿，
梯田几片；
秦椒与倭瓜红黄灿烂，
点染出北方景色的田间。
小小的县城，留坝，象一朵幽兰，
藏在山边；
来往的车马，不断的尘烟，
惊动了这世外桃源，
在城外也草草的设一两家小店，
茅棚下松枝烹沸了清泉。
树渐密，气渐寒，
溪水出山，人入山环：
四面是山，
松柏绿到山尖；
深绿的山圈，
圈住蓝天，

山影里竹柏夕烟，
斜阳老早的被青峰遮断。
山深路远，
四顾茫然，
看到了留侯祠，认识了赤柏山
祠外几家饭馆，
二三小店，
伺候着行人过宿打尖。
匆匆的去来，车辆不断，
汽油味道把小街充满。
不同的语音呼茶喊饭，
男女老幼忽聚忽散；
象蚂蚁在静静的庭院，
被什么操纵运命的威权，
推动着奔忙聚散；
啊，我们是在抗战，
看，连小娃娃都教山风吹红了脸，
小小的生命已经习惯，
南国的凄雨，北地的风烟！
仿佛把嘈杂纷乱，
拦在外边，
祠内依然是花鸟林园，
英雄的潇洒恬淡，
掌倾着松月青山。
庸俗的道士，庸俗的神殿，

庸俗的香客，庸俗的碑匾，
都糟践不了伟丽的自然！
赤柏下轻响着山泉，
微风吹动着绿竹千竿，
落花几片；
绿光中松鼠惊窜，
一闪，不见，
幽情无限！
石阶曲转，
松阴竹影间，
藏着小亭，清风四面。
阶高步缓，
步步留连；
高一步，多一层青山。
授书楼独立云间，
左边，由宽而细，由细而宽，
一条淡黄的路线，
弯弯的绕过来青山，
弯弯的消失在青山，
象玩具依着轨线，
汽车点点，
高，低，近，远，
带着一条儿灰烟。
右边，近山把夕阳遮断，
绿深影暗；

远山明淡，
悠悠化入青天。
低处，树密溪浅，
山脚下几亩山田，
茅舍上缓缓的炊烟。
高处，山外有山，
绿色深浅，
一样的静美安闲，
一种无名的情感，
令人呆立无言！
楼内，黄石老人白发祥善，
留侯端坐，年少诚谦。
楼内静静的香烟，
楼外静静的青山，
仿佛有些无声的语言，
传到永远，传到天边，
传给每一个少年！

七七在留侯祠

借着留侯[1] —— 那永远年轻的志士，英才——
的殿宇，香烟霭霭，
法乐凄哀，
道士诵经，百姓祭拜；
深山里的七七，啊，抗战已经三载：
几碗素菜，
一面灵牌，
向殉国的英雄们致谢致哀！
这里，没有雄辩的天才，
激昂的道出英雄们的牺牲慷慨；
没有庄严凄丽的祭台，
教素烛鲜花放出光彩；
这里，过客与乡民，松峰与云海，
默默的对着灵牌，
只有纯诚的热泪与无言的愤慨！
七七，二载，
那小小的灵牌，

① 留侯，汉朝开国功臣张良。

就是一片血海！
这伟大的血海，
这伟大的时代，
每一个红的浪花都是历史的光彩！
五千年的古国筋衰力败，
啊，五千年的文化可耻作奴才！
中华的灵魂喝一声：起来！
中华的儿女放下锄头，离开村寨，
挺一挺腰，紧一紧带，
道什么姓名，说什么利害；
谁没有家乡，谁没有恩爱？
一切抛开！
一切抛开！
中国人，只知道中国可爱！
要什么宣传，要什么优待，
山河可移，爱国的天性难改！
除了自由的种着田，或作点买卖，
除了子孝孙贤，朋友们和爱，
敢有什么妄想，敢把谁伤害！
我们的劳苦就是我们的愉快！
水里的稻秧，坡上的荞麦，
园里的梨枣，畦中的青菜，
驯顺的驴马，胖壮的小孩，
终年的劳苦，终身的忍耐；
只盼不愁吃喝，有些穿戴，

一两口肥猪，在腊月屠宰，
一半儿过年，一半儿出卖；
早早的完粮，早早的自在；
最好再能攒下几个钱，存下点米麦，
防备着无情的水旱天灾！
不幸，人祸象蝗虫似的飞来，
把杀人放火代替了仁孝和爱，
霸占田园，抢劫村寨，
把我们简单的理想与生活要一齐铲开。
啊，我们老实，和平，可也会愤慨：
到了流血的时候，怕死便不知好歹。
有一对拳头，谁能委屈了磕膝盖？
什么过错都能担待，
什么艰难都能苦挨，
只有杀人灭国的祸害，
是条汉子就不能忍耐！
怎样扑杀蝗虫，就怎样消灭这祸害，
我们欠账还钱，也会讨还血债！
当我们遇到冰雹旱涝的天灾，
把死亡就置之度外；
不怕死，死亡就失败，
我们会用冲杀把活路打开！
简单得象那木制的灵牌，
也同样的神圣，这简单的民族独白，
以远古史诗的情态，

简单，可是庄严明快，
用血，用血，已经写了三载，
还继续在写，直写到倭奴的溃败！
看，对着那默默的灵牌，
深山里的同胞默默的祭拜，
在心中却有那伟大的民族独白：
死的为它投入了血海，
活的为它预备好“我来”！
象松涛响入天外，
这伟大的心声排山倒海，
无名的英雄，无名的愤慨，
历史的积郁从心里打开，
天真象儿语那样可爱！
没有理想的理想，象青苔与野菜，
狂风吹倒了山松巨柏，
却吹不动石山的一片青苔；
我们的地土，我们的河流与山脉，
象石阴下的苔，
象溪岸上的菜，
我们的脚，心，灵魂，都生根在那块。
我们种瓜，还是种麦，
或扶着犁，看看斜阳山外，
自己主张，自己安排，
地土和主张哪许别人更改，
况且是教我们去作奴才！

不作奴隶的人们已经起来，
已经起来二载！
哪怕没有吃穿，管什么舒服自在，
活着就打，死也应该！
打，把敌人打明白，
明白我们的有所不能忍的忍耐！
尸是山，血是海，
打，打个畅快！
这二尺长的灵牌，
光荣到千秋万代；
咱们的山河永远不改，
你们为它死，我们为它来，
来祭拜，来致哀，
来告诉，你们的忠魂是山河的主宰！
相信吧，忠魂，对着这灵牌，
我们说，敢死的没有失败！

双石铺—— 宝鸡

为了地土，
为了粮谷，
为了精神上的自由，自主，
我们的不识字的农夫，
没有进过城市的村妇，
会把牺牲看作坦途，
用血用肉把破碎的山河撑住！
这静默诚实的伟大民族，
到生死关头，就走上牺牲之路；
忽然，柔顺的绵羊变成猛虎，
惊雷急闪眩迷了世界的耳目，
这伟大的民族，可杀不可辱，
文化的直觉在大事上不会糊涂！
求生的本领战败了历史的艰苦，
假若呀，我们的温良的农夫，
象蚯蚓，把沙石变成沃土，
啊，我们的小贩小商也同样的卓绝艰苦！
看，肩着几疋丝绸，或者零星的货物，
他们不看地图，哪管水陆，

有生意的地方便去吆呼；
到青海，到新疆，到蒙古，
连赤道上的南洋，与欧美大陆，
都挡不住他们缓缓的脚步！
说着自己的语言，摸索着自己的生路，
钱到了囊中才转归故土，
这天赋的才能，自动的辛苦，
把生命与风雪荒沙，奇寒剧暑，
赌一赌输赢胜负，
他们漂流，他们回顾，
祖国故乡是最终的乐土；
象紫燕经秋雨秋霜的迫促，
展翅向野岛炎荒飞渡；
当春风把桃李编成了画图，
一路的歌声向故巢飞舞！
啊，我爱这伟大的民族，
啊，有什么言语能倾尽这爱慕！
他会容忍，他会知足，
到时候，他会愤怒！
看今天，为复仇雪辱，
这不再容忍的民族，
以建造长城万里的勇敢辛苦，
象山洪冲破了清溪碧湖，
生命，随着战争的泛滥，决开新路。
看吧，这应运而生的双石铺，

吞吐着陕甘川三省的运输，
把关中与天水的公路合在一处。
义民们，炮火与耻辱把昨日结束，
忍着流离，忍着饥苦，
却不忍受屈膝与屈服；
来自河南河北，来自蒙难的地土，
国旗是目标，生命，财物，
往西往南，往四处，
有国旗的地方就是乐土。
他们，在这象昨天刚降生的双石铺，
新搭起草棚，刚摆上货物，
象歌唱似的把酒饭吆呼，
敲着锅杓似敲着锣鼓。
几包香烟，一盆豆腐，
或摊些枣糕，或担些油醋，
幼童与老人，或一对中年夫妇，
把流亡，把艰苦，
变成自立的基础！
不受人怜就不肯屈服，
肯去挣扎天才相助，
这坚强，这乐观，这民族生命的丰富，
从流离与死亡找到活路！
啊，这伟大的民族，
啊，这伟大的疆土，
刚刚从巴山栈道里走出，

又向秦岭横云找我们的去路！
秦岳的雄奇，终南的林木，
一脉奔驰，千峰起伏，
雄浑苍茫是秦岭的风度。
横断中原，把大漠的风沙截住；
南海的温风雨云，飞过巴蜀，
也被截住，把自己装成明绿的画图，
时时给自己一山雨露。
没有巴山愁人的晓雾，
也没有八达岭上的风狂如虎，
这划开南北的奇峰巨谷，
以北地的阳光，闪出，噢，闪出，
南国的浓绿，绿到极度，
也明到极度，
象蜻蜓，在莲塘的晴午，
凭空颤翅，天光与山光明得闪目，
爽朗，爽朗得令人狂舞，
爽朗得令人欢呼！
峰掩着峰，树藏着树，
象些巨人争着向人间插足，
无可插足，挤在一处，
山头掩着山头，脚跟踏陷了深谷，
石的身，石的骨，
奇伟的装束，
冠是白云，衣是碧树；

静立万古，
万丈直竖，
巨大的阴影藏着狼虎！
伟大的公路，
急转直竖，
不住的惊呼，
无情的斜度，
大散关头，车声如虎！
过了雄关，渐入坦途，
回头，青天尽处，
青峰起伏，
越远越美，忘了困阻，
忘了惊险，看着画图。
眼前，展开了北方的景物：
挺拔的高粱，低首的稷黍，
带着红缨的玉米美如村妇。
笨重的车，黄土的路，
默默的黄牛听着小驴叫闹长呼。
树叶上，人脸上，都带着一层黄土，
爱害羞的村女扛着铁锄，
偷偷的，她看着我们过路；
我们，身上是汗，脸上是土，
象些刚被掘出的红薯，
勇敢的走上宝鸡城外新修的大路。
新的路，新的铺户，

新的气象是新的觉悟：
这徽烟区的黑色的县府，
几年前，垂死似的合着双目，
看不见山中的煤铁林木，
看不见水利与别的财富；
在抗战的今天，景色如故，
还是渭水奔流，夹岸的土山直竖，
可是潼关的炮声惊醒了病夫，
认识了门外的山川是座宝库！
去取，去取山中水中的天然积储！
去取，去取由太原开封抢救出的器物；
来，不接收敌人金钱的工徒！
来，不做奴隶的义民义妇！
把拆来的铁轨制成刀斧，
把破旧的机车当作马达旋舞！
来，你们，热心合作事业的人物！
将计划简单而适当的提出，
以我们的土产，以我们的勤苦，
打下抗战中的建设的基础！
听，车轮急转，人马喧呼，
汽笛呜呜，马达突突！
听，宝鸡峡水日夜催促：
北五省的电力在此藏储；
快，快，用电的速度，
开发这养育东亚文化的高山厚土；

东海边沿上的繁荣薄如皮肤，
回来，回来吧，文化，回到复兴之路。
复兴西北复兴民族，
来光耀这民族之母！

宝鸡车站

平津，青岛，和大明湖上的济南，
四大都市，与它们的山水林泉，
都给过我可记忆的劳苦与闲散，
时时给我的梦里添一些香甜。
在风雨或月明的夜间，
无论是青岛还是平津济南，
远远的，断续的，我听见，
—— 一听见就引起一阵悲酸——
那火车的汽笛忽长忽短，
无情的，给销魂的离别以惊颤，
催促着爱人或爱子把热泪偷弹！
隔着北平的坚厚古旧的城垣，
或在青岛的绿浪的海边，
每一听到这凄凉的呼唤，
便想到雪地冰天的绥远，
或隔江相望的武汉，
多少行人，多少路程，多少情感，
这一声哀鸣，多少悲叹！
同时，在山前，也许在河岸，

不管是春雨催花，还是秋云惨淡，
声在车前，先把消息送入车站，
把多少忧疑关切与悬念，
突然的变作狂涌的欣欢！
老友们，也许十载未见，
父子夫妇，相别数年，
都手握着手，肩并着肩，
教热泪流湿了笑颜！
孩子们，争着搬动筐篮，
想立刻打开远地来的神秘的瓶罐，
或尝一尝匣中的糕点，
快活得好似要过新年！
啊，多少人世的离合悲欢，
都在这不入丝弦，
没有韵调的鸣声里涌现！
还有什么比它更实际，更浪漫，
机械的它啼唤，
每一啼唤，却似春林中的杜鹃，
给诗心添加上多少伤感！
从七七抗战，
在青岛与济南，
天明，黄昏，或夜半，
我听见，我听见，
那汽笛，那战争的呼唤！
啊，多么勇敢，多么果断，

拖着兵车，野炮，炸弹，
冒着轰炸，冒着危险，
开往前线，去应战，
啊，伟大的中华去应战，应战！
有什么闲情再去想象感叹，
那行人游子的悲欢，
那太平年月小小的哀感；
听，听这急促的声声呼唤，
是中华的吼声与赴战的狂喊！
我听，我还去看：
当海风把青岛的晚雾吹残，
或星岛外横起来灰蓝的晚烟，
汽笛引着车声，来自济南，
成群的矮腿的小商小贩，
带着在中华挣下的银钱，
或几包未能卖完的“白面”。
矮的人，矮的家眷，
都收起往日的骄狂傲慢，
含着泪，低着头，走出车站；
海边上横列着黑黑的一片，
是他们的巨大的战船，
也逗不出他们的一个笑脸！
在济南的清静的夜晚，
笛声不断，星光灿灿，
英雄们的列车奔赴前线。

车外伪装，柳枝急颤，
车内，没有灯光，战士无言，
象怒潮疾走，直到海边才浪花四溅，
啊，壮士到了战场，才杀喊震天！
可怜，在初秋的傍晚，
三声巨响，红光如闪，
十里外落叶满园，
震颤了鹊华，震颤了千佛山，
钢的巨桥在泥沙里瘫陷！
那七十二泉的济南，
不久，重演了“五三”的惨变；
到徐州，到郑州，到武汉，
随着不屈膝的人们流亡四散，
那呜呜的汽笛就是我的指南！
自从走入巴蜀的群山，
只有在梦里才仿佛听见：
噢，在北平红了樱桃的春天，
卖花的声里夹着一声半点，
那对旅客的轻唤，
使想象立刻飞驰到地北天南，
立刻想赞颂这雄伟的河山！
噢，那从东海到西安，
当洛阳刚开了牡丹，
穿过大河滚滚的潼关，
明绿的钢车驰过明绿的华山！

啊，已经一年，已经一年，
我只能在梦中听，梦中看，
那简单的鸣声与奇丽的山川！
可是，在今天，
在渭河上微风的夜晚，
我又听见，
象久别的故乡的语言，
那汽笛，甜脆的流荡在山水之间！
隔着泪，我又看见，
那喷着火星，吐着黑烟，
勇敢热烈的机车跃跃欲前，
象各党各派团结抗战，
一辆胶济，一辆北宁，一辆平汉，
不同的式样，标记，首尾相连，
每一列都是个合作的集团！
到咸阳，到西安，旅客忙乱，
到洛阳，到潼关，壮士赴战，
啊，赴战！赴战！
夺回平绥，平汉，和所有的路线；
国土是身，路是血管，
还我山河，要先求血管的舒展！
笛在响，车在动，灯光摇乱，
啊，宝鸡，珍重！再见！

西　　安

西安，西安！
黄的土，蓝的天。
古秀的城垣，
带着那么多的历史与患难，
还是那么开朗安闲，
悠然望着南山！
陵墓，园林，亭馆，
到处是汉瓦秦砖；
这史的城，诗的园，
文化的摇篮，
有什么立在地面
上的都城，连罗马与雅典，
有这样复杂而单简；
象终南山上的云气往还，
象泾渭二河的流入远烟，
变化万端而又永久不变，
经过多少代诗人的感叹称赞
还含笑的立在人间？
在这里，是凭吊，是考证，还是游玩，

周秦汉唐总离不开口边！
看，汉的槐，唐的碑，隋的寺院，
路旁的酒馆醉过诗仙！
看，四郊的山水，村庄，绿田，
每一步啊都是诗的灵感；
秦陵汉墓，绿草青天，
霸桥的微风还记着古代的离怨悲酸；
曲江池，来游原，
阿房，未央，上林苑，
没有了林园，
没有了宫殿，
黄土几堆，积水片片，
几处鸦啼，一林莺啭，
随着乡人殷勤的指点，
还能想出汉唐的富丽庄严！
看，那随着地心的震颤，
离合无定的雁塔还在城南，
美的缺残引出想象的完善！
噢，这不朽之城，在历史的春天。
文化之花芬芳灿烂，
创造完自己的锦绣林园，
再吸取异域的真美至善：
景教的福音，佛国的经典，
和绘画，雕刻，戏剧与弦管，
当罗马的阳光向西沉转，

当北海的强盗正用斧钺杀砍，
都象蜂蝶追寻蜜源，
来繁荣来丰富这世界的长安！
每当西北的寒风狂卷，
把上林的花草吹残，
由西而东，自北而南，
香风花片四下里流散，
象柳絮因风，象萍随浪转，
把文化的种子播散在人间！
象花木遇到海风的和暖，
文化在海边上建起来新的楼馆林园；
冷落了南山，寂寞了长安，
诗人的想象移转到江南！
象儿女长成，四方游散，
衰年的慈母独守着家园！
到今天，我们在抗战，
为了民族的生存，想起民族的古远，
热血横流，文化倒转，
由平津，由太原，由武汉，
把新的花木送回故园。
西安，这不朽的西安，
以千百代的智慧经验，
以千百代的沉毅勇敢，
擦一擦老眼，挺胸而前！
勇敢地他担起西北的防线，

防堵着大河，紧守着潼关，
关中，这文化的泉源，
先贤古哲的陵园，
神圣，神圣不可侵犯！
啊，老当益壮的西安，
不仅为抗战而兴奋忙乱，
不仅想恢复了旧日的尊严，
也由全民族的冲杀血战，
得到更崇高伟丽的灵感：
北望榆关，遥接着绥远；
自己的油田，自己的棉炭，
接连着前后套的粮草，皮毛，碱与盐；
穿过金佛峡口，越过马牙雪山，
伟大的公路，打通了甘陕，
到皋兰，到青海，到苏联，
创出欧亚输运新的纪元；
看，顺着黄土层上的陇海路线，
去交接平浦与平汉，
或一直的，在长江大河之间，
飞驰到海边；
象大鹏雄立高原，
双翅齐展，昂首向天，
这新中华的世界的西安！
新的中华，哟，理想不就是梦幻，
以北平为牛津，到处都是花园，

天津青岛挤满了我们自己的舟船，
西安，那时候的西安，
虽然远离着海岸，
却以开朗的城市，多水的郊原，
以关中的棉，同官的炭，
以丰富的西北的天产，
以向东向西向北向南，
向国内向国外的交通路线，
以工以商展开历史的光灿，
教世上所有的言语称道着西安！
那时候，汉唐的诗景又到人间，
由韦曲王曲直到终南，
恼人的花色，鸣蛙的稻田，
一路都是公园；
同样的，千古香暖的温泉，
有水陆庵与华子岗的蓝田，
当端午，中秋，每个休假的期间，
都由早到晚，歌声不断，
饱暖的工人，携着家眷，
和学生，贩商，连警察，都春风满面，
来休息，来游玩，
把古帝王的亭台池馆，
把美丽的山川，
把历史的责任，民族的健全，
用平等的享乐分布在民间！

为了自由平等的理想，我们抗战，
将士们，你们忠诚，你们勇敢，
值得千秋万世的称赞，
啊，让我把这更高的福幸，更远的判断，
用坦率热情的语言，
在你们的旗光剑影里敬献！
用我们的血保卫西安！
用我们的血创造西安！
用我们的血给历史添上光灿，
给儿孙留下个地上的乐园！

潼　　关

当终南云雾往来如梦，
当华清泉水温慰着夜的临潼，
长安市上灯寂人空，
悄悄的我们辞别了古城。
当早霞把太华的莲峰染红，
当朝阳把绿叶上的露珠儿照明，
兴奋，象刚醒的小鸟展翅飞鸣，
踏上黄土大路，一路的歌声，
我们兴奋的向潼关进行！
噢，这地球上最广大的黄土积层，
由甘肃，山陕，铺到山东；
峭立如山，山上坦平，
一道道，一层层，
黄的高原黄的土岭，
黄牛在沟里缓缓而行。
沟里是大路，小村在山顶，
壁直的土山开着窑洞，
洞上炊烟，洞外鸡鸣，
到晚上，灯光远远的挨着星星。

噢，黄的土，黄的水，黄的风。
黄色的朴素，黄色的安静，
仿佛能听得见黄帝的音声！
这可爱的黄土，多么坚硬，
又多么轻松：
结成山，结成岭，
结成良田万顷；
却又微细的浮动在空中，
微辣的飞入鼻孔；
白天，伴着旅客游行，
晚上，以黄土的大炕伴着好梦，
这坚硬与轻松，
干爽与凝重，
给中原以特有的颜色与风景，
也给北方之强以特有的性情。
这金色的母亲给华北以生命，
年年大地有两季收成；
她生育，她埋葬，多少座都城，
和多少代的英雄，
民族的历史与民族的斗争，
都记忆在这金色的沙土中。
赞颂，噢，黄帝的子孙，来赞颂，
象教徒们赞美那慈善的神明，
来赞颂这黄的山河，黄的原岭，
赞颂这飞满的天空，

流成黄海的黄沙，永远流动，
永远补充，
每一粒沙呀有它历史的使命！
赞颂，噢，岂止赞颂，
我们也为它去战争！
那东亚的海寇，以魔鬼的骄横，
以炮火，以屠杀，向这黄土进攻，
来劫抢这黄润的麦田，乌亮的煤层，
想教华山泰岳在太阳旗下肃立无声！
这慈祥的大地不再凝静，
以暴雨，以狂风，
掀起来黄河，惊颤了秦岭，
把和平的农夫一齐唤醒；
起来！从黄帝的园陵，
到孔孟的圣境，
没有耻辱，不要消停，
只有胜利才是和平！
黄的飞沙，黄的人影，
杀声象黄海正在沸腾！
这金子作的黄土，慈祥而神圣，
为它去战，去杀，去牺牲，
保全住黄土，保全住文明，
保全住黄土才解除了苦痛！
听，这隆隆的炮声，
以魔鬼的狂妄污辱着晴空，

呼啸，爆炸，地裂，山崩；
屈服，还是毁灭，向魔鬼声明！
冒着炮火，我们向潼关进行，
啊，魔鬼的狂妄，炮火的无能；
看，十万人家瓦砾纵横，
不断的炮火把桥梁街道打平；
啊，怎样收拾山河，怎样把房屋修整，
教魔手扑空，教魔手扑空，
冒着炮火，我们建起破碎的新城！
用板用沙垫起桥洞，
用板用砖堆起屋棚，
依旧的养着鸡犬，作着营生，
驰名的酱菜腌在缸中！
这乐观，这英勇，
把敌人的巨炮，尽管由夜晚响到天明，
当作了除夕的爆竹声声！
无边的愤恨搀着柔情，
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城，
要死，就死在城中！
这伟大的固执正象那固执的黄土层，
不动，永远不动，
永远以愚拙对付聪明！
看，这黄的山，古的城，
尽管是千疮百孔，
还高悬国旗，来往着士兵；

英勇的士兵，不逃的百姓，
在困难忧患里结成弟兄。
城里的凄凉，同胞的苦痛，
激动着城外的壮烈的斗争，
每一块碎砖，每一片血影，
都要，都要和敌人算清！
看，潼关高耸，大河奔腾，
东来的黄水象海浪翻风；
黄山黄水，日在天中，
没有云，没有影，没有声，
一两只白鸥茫然飞动；
黄的浪，灰的烟，渺茫无定，
忽暗忽明，忽浅忽重，
有时候荡出一层绿影。
浩浩的黄水无阻的畅行，
忽然夹岸的黄山往一处收拢，
峭立的雄关变成陕道的喉咙；
野性的黄流直往上拥，
万浪齐冲，
万浪齐鸣，
象万匹江猪喷浪兴风；
激怒的黄水，色变金红，
滚着黄沙，喷着金星，
天，水，风，光，都在流涌。
除了水声炮响，没有动静，

黄牛隐在山沟，火车藏在山洞，
这惨酷的安静是在战争！
看，壁立的土山上千万个窟窿
一星火，一声响，一条黑影，
就引起敌人的炮火飞鸣；
为维持着交通，还要避免牺牲，
我们勇敢的车手，勇敢而聪明，
没有灯亮，没有笛声，
他把车辆隐入洞中，
他勇敢，他慎重，
耐心的等待，等到三更；
一秒钟的争取，一尺路的突冲，
使无情的炮火炸在平空，
无聊的击落黄土一层！
在山下，日夜，终年，保持着勇敢的安静，
噢，英勇的战士，用锐利的眼睛，
日夜，终年，看着枪上的标星，
不许，不许对岸的敌人出声，
不许，不许敌马微微一动，
用我们的枪，眼，与忍耐的安静，
把敌人—— 象些老鼠—— 困死在山洞！
有时候成群的强盗上了小船，
想控制住巨浪向城里进攻，
我们的枪比我们的黄河更不留情，
沉着的，准确的，使黄浪变成鲜红！

在山后，象四面的土山一样安静，
象坚实的黄土一样爽利干净，
是我们听惯了炮声的严肃的军营。
我们的士兵，噢，我们的弟兄，
用殷勤的手脚，耐苦的心性，
调整的壕沟，开掘着窑洞，
把每尊炮，每块石，都擦洗干净，
把战场变作洁整的家庭。
沉毅的，智慧的，把炮位调动，
出奇的，致果的，给敌人以反攻；
听，听我们的炮声，
山河笑傲，百姓欢腾，
越过山，越过河，粉碎了敌营，
山响，河鸣，回应着胜利之声！
我们的官长，士兵，
噢，我们亲爱的弟兄，
这样的勤苦，这样的英勇，
见了远客还这样的和蔼谦诚；
在壕里，听见了炮声，
会幽默的给你计算炮的射程；
在街上，指点着凄凉的光景，
感叹着百姓们的牺牲，
他还没忘掉五虎上将马超的英勇；
看，这多么老的树，多么大的枪孔，
那时候，白脸的曹操该怎样心惊！

静静的微笑，安闲的语声，
他们，噢，勇敢的弟兄，
仿佛忘记了生命，
忘记了反应着危险的那些闲情；
仿佛是为潼关与黄河而生，
血象黄河的沸腾，
心象潼关的坚定，
潼关大河的保障是他们的光荣！
官长，士兵，噢，亲爱的弟兄，
噢，民族的英雄！
祝你们胜利，祝你们成功！
祝你们把这黄山黄水用敌血染红！

豫 西

当理智的权威退让给武力，
炮火是愚人的最好的游戏。
就是在暴敌的疯狂的炮声里，
我们互道珍重，相视依依，
与守潼关的猛士握手，分离，
沿着黄土的大道走进豫西。
啊，这棉枣之乡，虞虢的古地，
也从轰炸认识了谁是仇敌。
千炮万炮向铁桥射击。
教黄河的水花随火花激起，
多少金钱，多少兵力，
只赚来，可怜，四乡八镇一致的愤激！
看，被炮声惊醒了的山林与险地，
再找不到，象当年的豫西，
那使行人胆寒的匪迹；
“梁山”上的人心本就没忘了忠义，
这无情的炮声振起英雄们的正气；
“舅子！丈人！”用着中原莽壮的语句，
“去打，去打，跟鬼子拚去才有出息！”

可怜，疯狂的头脑还玩弄着飞机，
郑重的向小小的棉厂施用空袭；
好，不再种棉，我们改种高粱和玉米，
有饼子窝窝更好争这口气！
男人去打，女人种地，
连孩子们也快乐的戴上草笠，
帮着锄草，施肥，放牛，喂鸡。
男人去打，女人就担起劳役，
带着箩筐，扯着小妹或小弟，
走出十里八里，
从河东过到河西，
去搬石，修路，
或把高坡修成平地；
或者，赶着牛车，拉来沙粒，
晴天就防备上坏的天气，
在公路两旁一堆堆的堆起；
雨后，把黄沙盖住稀泥，
教汽车飞快的输送东西。
啊，这可爱的人民，可爱的土地，
都在抗战中啊显出了奇迹！
是战争，还是在梦里？
看，静静的枣林一望无际，
微红含笑的枣儿把树枝压低；
看，田上的清风抚弄着麦稷，
把丰年的风声到处传递；

看，没有时装，不懂什么妇女问题，
那些梳辫儿的村姑，黄面的婆媳，
会代替男人，比男人还要精细，
把天时，地利，与人和配齐！
当我们在枣林里休息，
那安闲的树影，与香甜的空气，
仿佛是在渊明的诗境里；
当我们到枣林里去避空袭，
老幼都匆忙的把牛马掩避，
静美的田园，紧促的呼吸，
赤裸的顽童把手脚抓紧了大地；
这忽静忽动，忽缓忽急，
这田园的诗景与杀人的利器，
使现实与梦境缩短了距离；
这不是梦，而是个谜，
历史的美丽是它的谜底！
我们是愚痴，还是秀气？
谁敢断定，敢断定的必遭打击！
生活的斗争是历史的延继，
五千年不止，因为我们永不休息！
不休息，不休息。
今天，我们的人，我们的牲口，连我们的园地，
都拿出那永不死亡的力气！
这简单的谜迷住了东洋的智力，
只好用炮火飞机安慰自己！

噢，炮火，炮火，飞机，飞机，
一路上，我们看见炮火的劣迹，
一路上，我们迎送着空袭。
啊，魔鬼的聪明值得感激，
替魔鬼宣传的是它自己！
巨大的铁桥，在陕州，在文底，
都在魔鬼发疯的日子饱受轰击；
在白天，还是阴惨的夜里，
炮的声，炮的次数，炮的炸力，
每个村童都记得清晰，
这一代，世世代代，永不会忘记！
在陕州，当我们正从车站走向城里，
听着河涧桥边石水相激，
远望着山城的衰残的美丽；
那黄的山坡，绿的田地，
恐怕呀还留着斑斑的血迹；
当中条的血浪杀声向大河波递，
这静静的古城曾看见侵略者的魔旗，
也看见，噢，谁能不牢牢紧记，
敌兵在绿草黄波里挣扎着最后的呼吸！
我们正赞美那光荣的中条战役，
晴美的空中波动起杀人的信息；
一眨眼，地面上已没有人的踪迹，
给屠杀的鬼使以诅咒的静寂。
车站上，以在徐州，在开封的炮火里，

抢救机车与车辆的勇敢精细，
敏捷轻巧的都找到掩避。
一会儿，那毒狠的银鹰已到河堤，
安闲的旋转，忽高忽低，
分开，集合，合而复离，
最后，以恐怖的呼啸，显出毒狠的得意，
准确的把炸弹投在空地。
十龄的小儿被破片殃及，
短短的白裤已如血洗。
白发的老人，是祖，是父？将他背起，
老人无言，孩子低泣，
默默的，缓缓的，在大家的愤怒里，
走向绿阴中的短短的草篱，
啊，走向永远的血的记忆！
这默默的老人，是作生意？
还是种着薄薄的几亩田地？
要不是这横祸奇袭，
也许一辈子不晓得国事的危急？
今天，默默的把孙儿背起，
默默的，他可是认识了谁是仇敌！

洛　　阳（上）

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
在我心灵深处那有音乐的地方，
觉得最好听的地名儿是洛阳。
当色彩与音声来会见诗的想象，
往往我顺着地名的音响，
把它染成浅绿，或者微黄，
象完美的鸣鸟，声色相彰。
就是这样，当我每一听到洛阳，
在心服里——我并没到过那个地方，
仿佛就觉到一只彩禽在花林里轻唱！
啊，今天，夏雨轻洒，鼓乐悠扬，
那一向存在心中的景象，
变成了眼前的真确风光。
首先，我们去慰问，去拜访，
那惯战的士兵与抗战的名将；
从他们的言谈，从他们的信仰，
我们看见了开封，信阳，中条与太行，
使全世界兴奋的那些战场，
怎样在消灭，怎样在扫荡，

怎样以胜利荣耀着和平与解放！
不慌不忙的他们紧张，
不卑不亢的坚持着信仰；
这信仰，来自经验与胆量，
象五月的南风，和畅健康，
把胜利的花香吹送到战场上。
借着他们的心智的明亮，
我心上的浮云变成晴朗的霞光；
每当敌人猛攻，我们就冷静的避让，
在敌人要战的时间，要战的地方，
都叫他象刚进屋里的苍蝇那样猖狂；
我们等着，象猎户等着虎狼，
步步隐藏，步步不放，
等着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战场；
象暮烟流暗了荷塘，
好动的蜻蜓都落在蒲叶上，
我们从容的伸手，便夹住脆弱的翅膀！
就是这样，我们在中条与太行，
每次的胜利都记在“我们的”历史上！
由他们的言谈可以想到他们的气相：
没有日耳曼武士的粗莽骄狂，
也不象效忠王室的骁骑与武将，
以金珠锦绣装饰起威振四方，
潇洒的气度，单简的戎装，
心里的精诚焕发在眉宇上，

他们随便，他们和祥，
自信，信人，给别人以信仰，
象雨后新竹那样坚美清扬，
啊，这新中华的柱石与希望！
在金谷园中，天津桥上，
或周公祠里，噢，快乐的时光！
借着历史的光灿，花木的清香，
我们看，听，不用再劳动想象，
那新史诗的人物怎样在生长！
顺着郊外的大道，槐柳成行，
我们到古静的庵院祠堂，
去慰问为国流血的弟兄与官长：
在大殿上，或东西两廊，
那些英雄静静的伴着佛像，
把痛苦与寂寞都忍在心头上！
每个人都有些使历史光荣的话讲，
可是守惯了纪律，或因为气力不强，
只用微笑回答着拜访，
噢，有什么描写的力量，
能画出这微笑的圣洁与悲壮！
这无语的微笑，却说明了整个的战场，
战场上的困苦，挣扎，毅力，与希望，
苦斗的英勇，与民性的温良，
都在这一笑里，象雨后的阳光，
把希望与光明笼罩在灰云上！

在院里，闲倚着老松，或拄着木杖，
已能走动的壮士，佩着十字章；
步履缓缓，脸色淡黄，
提起战事，话短心长，
指着战场，指着枪伤，
指着青天咒骂着海盗的强梁！
我们该有多少歌曲、多少文章，
来纪录，来颂扬，
这血肉的牺牲，事实的悲壮！
该有多少戏剧，到处演唱
这最戏剧的行动，啊，关系着存亡?!
该有多少图书，多少酒食，多少衣裳，
以精神，以肉体，来感谢与调养，
这些英雄,为你我呀,把热血流在了沙场?!
在另个医院，原谅我不能指出地方，
陇海的职工也同样的值得敬仰，
冒着轰炸与炮火，他们奔忙，
把性命完全交给了责任上！
耳听着空袭，心系住车辆，
车子的安全是良心的保障！
借着雪色，或借着星光，
由黄昏一直赶到天亮，
赶修那炸毁了的路轨与桥梁；
为了军需，冲破潼关的火网，
为了增援，与弟兄们一同赶到前方；

当阵地转移，炮如雨降，
每一件国家的器物都重于死亡！
不幸，时间与心愿各不相让，
敌人的利刃加在脖梗上，
陇海的职工绝少投降，
有的被杀，有的逃亡——
要着残茶剩饭跑到洛阳！
看，这简单的病室，挤满了小床，
裹着腿，缠着头，吊着臂膀，
每一条绷带是民族之光！
啊，血的组织拥护着天良，
弟兄们，祝你们早早恢复健康！
把死亡，啊，把那可耻的死亡，
由你，由我，由国法与天网，
加给那些没有天良的混账！

洛　阳(中)

与我有缘的洛阳施了留客的计巧，
教丰年的大雨冲断了洛阳桥！
这北方的天，北方的情调，
一块黑云就是万顷惊涛；
没有那江南的细雨，轻打着芭蕉，
更没有灯影花香，滴到天晓；
在这里，暑气未消，冷风已到，
斜来的雨点声重如雹；
可怕的黑云，扑过远山，追着飞鸟，
一会儿，天地无光，云腾海啸；
千万条瀑布合成一条，
悬空的大海向地上倾倒，
水在急流，水在欢跳，
只有一个声音是水在呼叫！
一会儿，象有什么心事，急在脱逃，
那黑云，卷着雷闪，到别处鼓噪。
远远的架起七色虹桥！
这样，忽雨忽晴，青天与旅客忽啼忽笑：
听着雨声，赶路的希望在心中缩小，

看着晴空，晴空又必定招来警报；
无计划而是必然的，去访问友好，
看一看市面，闲步到四郊，
用缘分与命定减少焦躁。
英雄伟人未必是虎目熊腰，
同样的，洛阳的城市并不雄伟与热闹；
小小的城，窄窄的道，
正象洛阳女儿活泼短俏；
啊，洛阳女儿，连中年的婆嫂，
都穿起短衣，放弃了长袍！
不甚热闹，可也不甚萧条，
虽然万恶的敌机不断的搅扰。
象孔雀开屏，这小城尾大身小，
奇美的古迹展列在四郊：
走过了康节听鹃的古桥，
密密的柳荫护着大道，
宋代的亭园，烟霞的笑傲，
今日啊是油油的绿田与青草！
路旁，小小的村，小小的庙，
安乐窝中，赤体的小儿说是姓邵。
顺着柳荫，踏着青草；
暖风，把金色的阳光吹入田苗，
再以阵阵的清香招我们谈笑。
未到龙门，先看见红墙绿柏的关庙：
庙内，开朗的庭院，明净的石道，

肃敬的松影把神祠掩罩；
怒目的关公似愤恨难消，
面微侧，须欲飘，
轻袍缓带而怒上眉梢；
可是，神威调节着怒恼，
凛然的正气抑住粗暴。
这设意的崇高，表现的微妙，
应在千万尊圣像里争得锦标！
在后殿，像短龛小，
以老太婆的心理供养着神曹，
关公在读书，关公在睡觉，
把敬畏与虔诚变成好笑。
在殿后，松荫静悄，
护荫着关帝的碑亭和墓表。
据说，另有帝墓与神祠位在东郊，
地形与史事都较为可靠，
为争取真神，自不容假冒，
两乡的百姓，从久远的年代直至今朝，
还愤愤不平的彼此争吵！
没有时间，详加检讨，
我们便给面前的帝墓，即使是伪造，
以应得的敬礼与祝祷。
参拜过陵庙，转回大道；
山，河，与伟大的横桥，
引我们向龙门飞走欢叫！

领路的老翁，象一切的引导，
带出隐士的神情，学者的骄傲，
以烂熟的韵语赞美着树秀山高，
一泉一石仿佛都有无穷的秘奥！
他指挥，他称道：
珍珠泉，莲花洞，唐朝的古庙……
事实上，这里水不奇，山不高，
龙门的名贵是手的创造！
千佛万佛，是佛海狂潮，
佛洞佛岩，佛的像，佛的宫堡。
小不盈尺，千座浮雕，
石壁上铭刻起万千声佛号；
大可数丈，佛光远照，
使血肉的人间同登善道！
这信心，在唐代与六朝，
把艺术的光辉荣显着宗教；
愚子凡夫，显贵富豪，
为疾病死亡，或平安寿考；
以十丈莲台，庄严胜妙，
或半尺菩萨，心虔力渺；
来祈求，来答报，
那平等的慈悲，与光明的感召！
金钱鼓励着技巧，
超越的艺人，优厚的酬报，
参考着佛土的意趣，希腊的线条，

以人体之美表现神的微笑。
东村的牛橛，西镇的阿猫，
以有限的金钱将心愿速了，
只求佛多，不问精巧，
呆板的菩萨，结群成套！
风雨千年，石烂神凋，
人间的劫乱，洞冷僧逃，
断臂折头，连神啊也难自保！
越是那精心的创造，
越容易引来摧残与劫盗，
有些平凡的小佛倒能幸免淫暴！
啊，龙门，艺术，宗教，
这丑陋的人间哪，破坏多于创造！
二十年前，摹写“龙门”是我的爱好，
每逢把拓页展开，欣赏着字的棱角，
我就把龙门，任着想象的虚渺，
想成最雄奇伟丽的人工天巧；
今天，仰看着刻石，俯视着河水滔滔，
我没有失望，可也没有忘形的欢叫；
也许是美的缺残，使欣赏变成凭吊！
离开佛洞，越过横桥，
白香山的祠墓管领着秋雨春潮。
噢，谁能想到，谁能想到，
莫非人生真是梦的资料？!
谁能想到，那英勇的文豪，

王礼锡啊，诗的新花正当春晓，[1]
会来与香山分享龙门的寂寥！
大雨，阻住我们南去慰劳，
同样的也延迟了他的北访中条；
不可阴晴，不分迟早，
我们相访，我们谈笑。
勇敢的礼锡，事无大小，
都温柔细腻的亲自操劳：
冒着蒸暑或风暴，四下里奔跑；
还想着诗，想着报告，
想着问题的怎样研讨；
勉强战退了疲乏，从容驱走了烦恼！
含着笑他想象，肩着干粮，光着两脚，
噢，去偷渡大河，擦着敌步的步哨，
夜黑如膝，鬼火闪跳，
摸到战场去听枪炮，
在天亮的时节看到中条！
而后，而后，……他兴奋，他微笑，
身在洛阳，诗的想象早已水远山遥，
却也不肯忘了称赞院里的花草。
谁能想到，这勇敢与勤劳，
天地不仁，会以死亡相报；
以疾病折磨，在荒山古道，

① 礼锡先生回国后始作语体诗，且谓将来亦不再用文言。—— 作者注。

使壮美的诗心花残月杳！
当我在香山祠外从容瞻眺，
你，礼锡，噢，我会猜到：
在那有梧桐与木槿的城郊，
是写着小诗，或是对花微笑，
啊，那迟迟不去的微笑！
不久，就是在这里，噢，谁能想到，
这香山墓旁会添上了你的新坟细草！

洛　阳（下）

多么惊心，啊，历史的兴废！
看，洛水在南，邙山在北，
首阳与伏牛遥遥的斜对；
地势的雄奇，山水的明媚，
当年啊，异草奇花，英杰荟萃，
是唐诗与宋词里的锦绣都会；
金鱼玉碗，即使是凤去龙归，
七十二皇陵的北邙啊，还有死亡的富贵！
今天，夜雨朝阳使远山明翠，
河柳依依，动心的晴美，
在哪里，哪里，是那几代豪华的都会？
除了北邙上的茂草荒碑，
我们看见，
噢，真愿意没有猜对——
古的洛阳就那么容易摧毁！?
污浊的小村，鸡啼犬吠，
绿树绿田，村童骑着牛背，
难道这就是玉露清辉，
帝王的宫禁，金阙的天威？

那国都的城垣，天子的捍卫！
就是白马外的黄土几堆？
是什么风暴代替了玉笛横吹？
是什么刀火代替了宝马金龟？
数千年的雨露，酒软花肥，
明楼翠袖，十万蛾眉，
一旦哪，尽化飞灰！
我们穿村过寨，渡过洛水，
踏着雨后田间的湿润的土背，
或与小蝶分享着河堤的草味，
去看那出土的大晋古碑，
好证明古代太学在古代洛阳的地位。
田上的香风，远林的静美，
使人欲喜，使人欲悲；
昨日的琼楼玉宇，今日的尘灰，
人类的悲剧是人力的浪费；
沧海桑田，使历史迟进而急退！
看，这穷苦的村落，污秽成堆，
街心的积水，蚊蝇交响争辉；
就是在这里，卧着那学府的石碑！
“大晋龙兴，三临辟雍”[1]，噢，碑文的完美，
与石面的凝滑，隶书的名贵！
是哪一次战争，灾害，使历史阴晦，

① 辟雍，指学府，或太学。

把一千五百年的光辉，
掩藏土内；
到今天，仿佛顺着命运的指挥，
在这没有书声的地方使今人惭愧！
乡人前引，我们结成考古的小队，
看那出土的地方，决定太学的方位；
在芝麻与玉米的绿影里，小坟几堆，
恰恰与古洛阳的遗痕相对，
石经的残片，与大晋的全碑，
都在这里，偶然的，与老农相会。
我们要欢呼，噢，山川与智慧，
这是南郊，这是太学，古洛阳的珍贵！
文化假若是呼吸呀，武力是肺，
任他风狂雨暴，疾扫横吹，
肺叶的坚强把危亡粉碎！
今日呀，我们的苏杭，那天堂样的都会，
也正象这无抵抗的古城，受着摧毁！
书史的幽香，园林的秀美，
都被东海的狂风一夜吹碎！
噢，还有那学校之城，光耀着华北，
如花的青年，洁雅的设备，
今天啊也垂首低眉，
在魔王的脚下默默的羞悔！
娇弱的文明象痨病的艳美，
体质的虚薄教精神颓废！

一只鸟，一只蜂，都晓得自卫，
用它的翅，它的刺，它的嘴，
为保护巢房，舍命去敌对！
这一代中华儿女的光辉，
要把英武与刚强替换了民族的衰废；
我们要以战争把战争打回，
我们要文明就必须把野蛮“打”退！
啊，古代的洛，今日的苏杭与华北，
是多么，多么惊心可畏！
我们岂止要抗敌，我们应为抗敌而迷醉。
相信啊，文化的生存，第一是自卫！
依依不舍的，我们向堤岸折回，
借了只民船，渡过洛水。
远远的，塔古台高，林幽影碎，
使我们快步如飞，
忘了半天的饥渴劳累，
去看，去看那中原佛法的朝晖，
中华佛寺的始祖，噢，万岁！
白马寺还在人间，白马寺万岁！
给庙名，给山门，以提名和点缀，
门前宋朝的石马静立相对。
出自好古的热情，或出自忏悔，
各地献金，使衰残变为壮美：
山门大殿，清朗光辉，
一木一石都依古修绘。

庄严而生动，洋溢着慈悲，
那些金身是艺术的教诲，
以人世的衣冠道出佛的真味，
使人忘了点什么，却增了些智慧！
腾摩，竺法兰，噢，使舌齿生香的法讳，
望着洛阳的尘红雾醉，
望着北邙的花残月坠，
在清凉的古台，给人世以清凉滋味：
以佛的经，佛的智慧，
丰富起中原的文心字汇，
教诗感与思潮去探索灵的幽美，
把乐土的莲花培植在孔孟的园内！
院中，二大师的陵墓相对，
左右，二大师的殿宇相配；
院东，舍利宝塔伴着狄梁公的墓碑，
后殿，清凉古台带着历史的幽邃。
我们瞻拜，我们玩味，
古寺古城，存亡兴废；
踏着斜阳，回到洛阳——抗战的营垒，
啊，新的洛阳必须，必须，是抗战的营垒！

洛阳—— 叶县

冒着空袭，我们渡河；
在龙门，对着那无语的石佛，
我们听见炸弹遥遥的投落；
望一望洛阳，我们默默！
这血的疯狂，血的饥渴，
朝朝夕夕，在这么两年多，
血的花到处结成了仇恨之果！
我们相信，以你的久历风波，
洛阳，以你的从容不迫，
一定能以正义的宝剑金戈，
战胜，而且肃清，这血的罪恶！
这时候，近午的阳光毒烈如火，
我们回到镇上的小店里避一避蒸热；
过路的驴马与牛车，
也都暂停，向阴凉里藏躲：
满身是汗的车夫，面色焦黑的旅客，
拉一领席，顾不得解决饥渴，
找个地方便合目而卧。
穷困带来萧条，疲乏产生静默，

连卖瓜的小儿都懒得吆喝。
两个大瓜，一些热馍，
在苍蝇的包围里救了饥渴。
两条窄凳或两张小桌，
我们横躺竖卧，
诅咒着苍蝇，安慰着睡魔。
当过客与马牛结束了寂寞，
我们也辞别了永远静静的龙门古佛。
一路上，看着丰美的田禾，
与男女老少的辛苦劳作，
又使我们唱起战歌，
忘了疲乏与炎热。
远远的，我们听到号声起落，
绿阴里的十里铺上士兵集合；
远远的，向我们招手，请我们停车，
噢，官长的殷勤，士兵的亲热，
一定教我们去到镇中休息片刻！
士兵的勤劳，铲除了乡村的污浊，
干净的街道，树影儿婆娑；
绿阴下馋人的大瓜，皮薄水多，
还有几双白鸡把绿虫儿寻啄。
亲热的握手，握了再握，
真诚的笑声是友谊之火；
凉的瓜，热的茶，给客人解渴，
古庙的松亭下主宾分坐；

受训的青年来请演说，
赤脚光头，规矩而活泼；
官长们的要求是精神的饥渴，
可带来新的书籍，新的诗歌？
大家兴奋，彼此张罗，
这萍水相逢的一刻，
从抗战的艰辛产出团结的快乐，
象老友在他乡相会，语爽情多。
默默的斜阳以阴影的加长向行人威吓，
我们必须赶程，虽然依依不舍。
赶到临汝，太阳已落，
借着圆月的清辉，找到住所，
竹树清幽，花影儿被人影儿碰破。
放下行李，感到饥饿，
踏着月色去找些吃喝；
街上老树合抱，人稀影多，
找遍了饭铺，走尽了城郭，
找不到一点儿灯明火热；
啊，这老城还是日入而息，日出而作，
迟到的行人只好忍了饥饿！
望着月明，束手无策，
苦笑着，我们走回宿舍，
对着月下的梧桐，我们高卧，
闻一闻花露的清香，幻想着鱼肥酒热！
早起的林鸟有虫儿好捉，

我们也赶早把斋戒解破。
与朝阳一同起身，好赶完这一天的工作：
首先要慰问伤兵，然后，假若时间许可，
去看那万松里的佛阁，
古香积寺里的云光山色；
然后，要抢渡过汝河，
据说，河上的桥梁已被大雨冲破。
天长人早克服了事多，
露气还没散，我们就走上松里的山坡。
山平水浅，奇松万棵，
松在山尖，松在溪侧，
松在桥畔，老根把桥板横托；
枝稀干扭，似倾似折，
千姿万态，绿满了山顶山涧与山坡；
姿态万端，可是青青的一色，
绿的树，蓝的天，黄的土，悦目的调和。
调和产生明远，静静的空中似荡着绿波。
山虽平，水虽浅，借着这奇松万棵，
却给诗心以清静和洒脱。
寺里，洁净的佛堂，层层的院落，
碑是延佑，钟是宣和，
宝塔虽低，而形态古拙。
院后，亭下的泉池动着微波，
漱着松根，润着苔色，
流成了小溪教蜻蜓与青蛙全都快活，

心里的青山未断，眼前已是滚滚的汝河。
两岸的荒沙，桥低水阔，
没有树阴，一片蒸热。
赴战的壮士，半夜里就在岸上集合，
还抱着枪刀，在沙滩上呆坐。
渡缓人多，人疲马热，
浪猛河深，又无法泳过！
大家默默，心急如火，
看着那长桥啊在浪里出没！
艰苦的行军才见出军心的振作，
看，看这些弟兄，忍着饥渴，
汗如雨落，一声不响的持枪端坐！
这铁的军人，经过纪律之火，
有钢的坚硬，棉的柔和。
设若呀，有好的枪炮，便利的舟车，
他们必能攻无不取，战无不克，
世上最良的军队是在中国！
日已当午，我们才过河，
找不到大树，我们便将就那小枣几棵，
叶小影微，只好半蹲半坐，
看着那发光的小枣，象绿珠万颗。
然后，慢慢的找到区公所，
也就找到西瓜与热馍。
午后，斜阳尚高，已望见叶县的城垛。
一块黑云，风急闪恶，

是雨？是风？谨慎是行人的上策。
我们就进了那静静的城郭，
一会儿，果然雷惊雨泼。
这样，我们便作了叶县的不速之客。

南　　阳

南阳城外，白水漱着黄沙，
南阳城内，人静街狭；
绕城流水，杨柳啼鸦，
城中小巷，静静的人家；
灯昏店小，窄巷里琢玉沙沙，
玉杯玉筋，雕玉如花；
哪里来的那半街残砖碎瓦？
是什么无情的灾异教房倒屋塌？
难道这古城的静雅，
也是罪孽，也得屠杀？
这仇恨，有什么仇恨比这再大？
没有理由，这古城遭了轰炸！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有杀，只有打，
只有这原始的方法，
这仇恨，这耻辱，才可以雪刷！
看着城中的爆炸，
更爱听晓色里的军号激发。
青青的广场，五色的朝霞，

云草之间长嘶着战马；
炮车轻响，军士无　，
齐一的心，齐一的步伐，
踏着青草，步阔胸拔，
步马工炮，尽是青年爱国之花！
看，看那军旗，晓风里庄严飘洒，
是抗战的先锋，是宝血的精华，
领导着铁军，到处给敌人以鞭挞。
它曾高扬在南口的峻岭奇崖，
扫荡着倭寇象风卷荒沙，
在它的尊严光彩之下，
没有退避，只有冲杀，
每一条汉子都忘了身家；
这精神，教鲜血染赤了南口的风沙。
教狂傲的“皇军”知道了惧怕；
一个人也打，
一口刀也杀，
就是刀折枪哑，
南口的山石还会粉碎敌马！
这无畏之旗，无冬无夏，
在战场上飘扬，军心上高挂，
永远是红艳的胜利之花；
带着居庸南口的血色如霞，
又在台儿庄上吐放光华；
对着这旗，对着这人马，

啊，是什么烈焰千丈，明澈了天涯，
使我颤抖，使我泪下！
有什么诗的言语，言语的精华，
来称颂这精神，这伟大！
有什么值得奉献的异卉奇葩，
一一的来光耀这钢盔铁甲！
找不到花，找不到话，
只有默祷，这正义之旗胜利在东亚，
以我们的鲜血培出和平与正义之花！
向军队献了旗，和民众谈了话，
晚间，戏剧，唱歌，一堂杂耍，
青年男女，精神焕发，
以艺术的表现向暴敌诛伐。
十二岁的小儿扮作乡下的老人家，
吸着汉烟，披着白发，
一言一动都老到圆滑。
这神圣的抗战，象春雨催花，
给聪明才力以普遍的启发；
教弱者敢打，
教懦者不怕，
教哑子会以戏词歌咏道出心话！
这十二岁的娃娃，
将随着敢抗战的中华，
与刚降生的中华艺术，一齐长大！
啊，我们的新的国家，

那将是多么美丽的鲜花，
它会舞，它会歌，它会画，
它有武有文，刚强而文雅；
那才是真的礼教之邦，和平而伟大，
那礼教来自人人快活，事事美化，
每个人的尊严都象奇珍无价！
为了看汉代的石刻，去拜瞻古刹，
玄妙观的禅堂也遭过轰炸！
殿阁层层，院落宏大，
松影疏疏掩不住葡萄架，
绿阴之下道人献茶；
后园里一半儿香花一半儿瓜，
一座茅亭供游人闲话；
汉代的天禄辟邪卧在晴光下，
静看着凌霄花儿在松枝倒挂，
青天绿树，金黄的大花，
有什么能美过这天然图画！
风静花香，云闲寺雅，
令人颇想换上袈裟！
可是，车轮又动，赶早出发，
只好啊，把流离奔走当作出家！
卧龙岗下万顷桑麻，
卧龙岗上林光如画，
天光尚早，忙里偷暇，
到了南阳还能不瞻仰那隆中对话。

庙里，树影生凉，楸高柏大，
茶亭与碑林分列在两廊下。
武侯的金身似欠潇洒，
呆看着龛前的签筒与神蜡。
殿后，小小的茅庐半要倾塌，
庸俗的题字东抹西画。
后殿里，案上摊画，地图张挂，
利用着古祠增高文化，
关张在旁，中间儿塑着君臣对话；
造像的平庸实无可夸，
衣冠的亲切却胜过了虚渺的菩萨。
躬耕南阳，就在这里，是真是假？
恐怕呀，敬贤的诚心超过了史的估价。
湖北的隆中，声名更大，
英魂若有知，到处为家，
把鞠躬尽瘁的精神播殖到普天下！

老 河 口

城里是田，城外是田，
一片儿玉米，一片儿蓝靛，
静静的城垣，
把绿的风光截成两段；
身在城里，还疑是郊园，
怎么不见稠密的人烟？
忽然，柳林一片，
锣鼓喧天，
三步一家茶馆，
五步一座戏园，
河南坠子配着单调的丝弦，
汉调京腔争鸣着鼓板，
如雨的汗，
不断的烟，
山东的马戏人海人山：
柳阴下，大道边，
五光十色尽是小摊，
私货杂着土产，
瓜枣配着冰莲，

南腔北调的吆唤，
九州四海的吃穿；
成排的草棚，各方的饭馆，
锅勺交响，酒辣鱼鲜，
同时，小亭在溪畔，
球场在林间，
壮丁操练，
士女游玩，
欢笑的小儿女打着秋千；
惊心的标语林外高悬，
通俗的壁报字大如拳，
高尚的娱乐尽力宣传，
哪天游泳，哪天赛船，
赛球赛马，都写在门前；
小孩们唱跳，百姓们游玩，
人群里面来往着军官，
一道玩耍，一道谈天，
大家同乐就一样的尊严，
露天的戏台，人人白看，
到晚间，灯明如昼，柳影姗姗，
老幼男女，静立成环，
儿童们唱歌，还加以表演，
且歌且舞，声和步圆，
小小的领导年方十二三；
话剧京腔都宣传抗战，

台底下一阵儿兴奋一阵儿悲酸；
看，日本的俘虏也参加表演，
一个高歌抗战，
一个筋斗连翻，
彩声不断，掌声震天，
只要投诚，便以诚相见，
大国的风度不记前嫌！
这是河口的公园，
这是战时河口的风景线。
柳阴以外，公园的门前，
紧接着市区与商店；
窄窄的街衢，高墙深院，
重要的商家门儿半掩；
三步一家旅馆，
五步一家饭店，
战争是风，蓬飞萍转，
战时的繁荣，繁荣了客栈。
穿出小街，脚下就是河岸，
大小的木船，
高矮的桅杆，
水上的人家男呼女唤，
江风淡淡浮动着几处炊烟。
北通豫陕，下走襄樊，
水陆车船集中在这一点，
那么热闹的公园，

那么多的旅店，
小汉口的复兴说明汉口的沦陷！
这浮动的繁荣虚掩着悲惨，
以肉身作资本的女儿就有好几千！
有的是蓬随风转！
有的是家破人亡，以耻辱换来茶饭，
民族的清白，啊，只能以抗战清算！
在这虚浮的繁闹里面，
却有一股鸣声不大的清泉，
流到桐柏，流到襄樊，
流到大洪大别几座雄山，
会合着血的渠流，血的溪涧，
浩浩荡荡，流成了血的长川；
它以泉的清明，血的激溅，
镇定如山，疾驰如箭，
教暴敌的骄狂变为羞惭；
与这清泉为伴，
诗人弹弄着琴弦，
多少超人的勇敢，
多少血肉的奇谈，
在桐柏山前，在襄河两岸，
每一个故事都是哀艳的诗篇。
这清清的泉水激动着那血的长川，
今夜出袭，明朝应战，
最近的目标是夺回武汉！

河口的风光只表现了这清泉的一面：
它的从容，它的恬淡，
没有激鸣而气度明远；
假若政治方面有良好的根源，
或及时的能有新的树建，
使军民同战，军政相联，
象两溪清水合成绿川，
那襄汉之滨与山泽之间，
将有更多的歼敌的争战，
随着大江东去收复河山！

襄　　樊

在这古邦，真的，连天时也会作战：
绥远的黄风使倭奴胆寒，
中原的急雨教敌马深陷；
借着风雨声声，风雨的昏暗，
我们奇袭，刀枪是闪电；
送命的敌兵说也可怜，
也许正梦着樱岛月圆，
也许正梦着美女金钱；
刀抹了哨兵，连喊也未喊，
轻快的我们爬过墙垣，
雨声潇潇，刀急如闪，
结束了一片梦里的依恋与凶残！
拉了驯顺的大马，搬了枪枝子弹，
不象打仗，倒象割谷收田；
哪一位壮士不笑着夸赞：
好雨！好雨！湿透我们的征衫，
可也润透了我们的良田，
还给啊敌营落了炸弹！
当我们正要走向襄樊，

连阴的大雨又把公路冲断，
敌马与炮车正陷在泥滩，
我们却从容的上了木船。
南方的天色，北地的田园，
谷子玉米，青青的两岸，
青到远村，青到远山：
我们看云，云来云散，
我们看山，山光深浅；
云来，绿田色暗，
云开，闪出青山一线；
云光万变，水声不断，
水声桨声时急时缓，
岸上的鸣蝉随着风儿偏北偏南。
噢，这原始的木船，
在科学的时代使人归返自然，
谁能不以渊明的闲散，
写几句淡如流水的韵言！
夕阳欲沉，鸦急舟缓，
入了黄昏，水声越急桨声越慢！
猜想帮忙着双眼，
暮色里看到襄樊！
襄樊，多么古远！
襄樊，又多么清鲜！
那么多的历史难道都是昨天？
多少代的英雄与争战，

多少代的诗境与江山，
从历史的青春，自我的幼年，
就那么峥嵘灿烂，香满了心间，
今天，在这微茫的两岸，
都立在我眼前！
长细的樊城，波影灯光微颤，
古秀的襄阳，连个灯光也不见，
是抱着什么诗里的辛酸，
还是什么现实的幽怨？
舍了木舟，跳上微湿的堤岸，
在樊侯祠内，一梦如烟，
城远声稀，波平柳暗，
米襄阳的祠堂相隔不远，
幽然与我们相伴。
清晨，把锦旗向忠勇的军人呈献，
晚间，看广西的女儿把歌剧扮演，
看清楚了樊城，长长的护着堤岸，
路净街长，旅馆商家齐排两面；
在太平年月，堤下的篷帆蔽天，
堤上的市井歌舞流连：
在今天，襄樊的地势，军事当先，
生意的冷淡增强了仇日的宣传。
那古静的襄阳，我们渡河去看，
本来就清闲，现在更清闲的可惨！
高高的花墙，深深的庭院，

卷檐长脊可爱的在房上飞悬；
小巷长衔，门儿静掩，
几处商店已炸成了破瓦颓垣；
随枣的会战惊动了襄樊，
静静的古城含泪疏散；
随枣的胜利保住了襄樊，
随着凯歌百姓们回转；
在城里正象在乡间，
百姓们随着军队移转，
再随着军队回还，
我军的英勇，敌寇的凶残，
教他们认清这不是内战，
不怕奔走，不怕艰难，
他们要与国军同行同返！
壁上的捷报仍新，又添了几张画片，
老人小孩读了又读，看了再看，
相信了国军能保卫江山，
看一看自己的家门，点头微叹！
街头没有什么富丽的商店，
旧日的官衙却还深邃森严，
层层的院落，竹木幽然，
官府的威风还未尽消散。
我们从昭明台下走向厢关，
护城的溪水风柔波浅，
疏疏的绿柳，静静白莲，

城楼瘦耸，树影微偏，
诗人的古城啊真是在画图间！
铁佛寺内，殿破碑残，
孤独的铁佛与骡马为伴，
小碑上还存着凿齿居士与道安。
离了关厢，顺着田畔，
找到了檀溪，可是溪已不见，
古时的湖泽变成今日的良田，
那靠山的巨石，是谁凿了个窝眼，
却算作越溪的马蹄，把历史欺骗！
岘首不高，而山河四面，
远山淡淡，一水回环，
古代的风流，随着河道的南迁
而花残人散；
在昔年，水在山前，舟车不断，
山水之间，诗酒红颜，
而今哪，时迁水远，青草伴着流烟！
在堕泪碑前，北望襄樊，
河水滔滔，双城夹岸，
形势雄奇也不减武汉！
繁星似的古迹罗列在路边，
诗人的墓碑，名贤的祠馆，
到处给江山以光荣的纪念！
可是，连桑田沧海都听命于时间。
就是秉烛夜游也苦夜短！

冒着小雨我们赶回渡船，
浩浩的烟水四顾茫然，
我们要早归，我们要早眠，
明天啊，要与忠诚的将士一同纪念，
纪念那民族革命的八一三！

西 峡 口

在沔县与南阳，都曾向武侯致敬，
到了襄阳，却无缘去瞻拜隆中！
大雨象把我们的心思猜定，
每一要起身，就云合雷动；
只好转回河口，准备北行
默默的与诸葛相期太平！
离开河口，泥重车停，
请来黄牛，央告着百姓，
一声呼喊，齐心的推送，
湖北的公路实行着强迫运动。
几步一停，几步一送，
可以想象敌人的炮车与辎重，
是怎样的进行，
怎样的灵动，
在这七八月之间的雨水中！
爬到邓县，已经午日当空，
找了点食水便向内乡进行。
噢，看这公路，柳绿沙明，
车走如飞，道平如镜，

象飞鸣的小鸟，我们高放歌声。
内乡小停，走向西峡口的山明水净。
不甚高的山岗，短树青青，
造林植树，在这里，普遍的推行。
河水清浅，可是急浪争鸣，
为防着泛滥，插柳层层，
直着成行，绿阴护着堤径，
斜着成翼，燕翅展在河中。
河滩上，本来是石乱沙明，
雨过沙流，风来沙动，
现在是荷叶青青，
稻香千顷，
硬铲去积沙，教流泉四送，
增加了收成，改变了风景，
血汗与决心使荒沙变为有用。
一路上是北地的清明，
南方的秀静，
每一个村庄都显出辛勤洁整，
村口上立着武装的壮丁；
这清洁，这劳动，
这每一乡里有它的子弟兵，
说明着这是有了组织的民众。
组织民众是民族的返老还童，
把人力人心一齐唤醒，
昂起头，负起责任，便全显出年轻！

看，这使野水秃山化为美景，
在这自力完成的乐土与佳境，
每个人在大家的事里得到光荣；
每个人都听从大家的命令，
说声修路，一齐拿起筐绳，
喊声造林，马上肩起水桶；
号令是心，手脚劳动，
一区一县不过是个大的家庭；
遇到危患，子弟皆兵，
有了盗贼，人人拿送，
为爱护那大的家庭，
扫罢了门前，再把村街扫净！
这组织，使大家的耳朵为大家听，
大家的眼睛为大家用，
听着外面的风声，
消灭汉奸的活动，
到了时候，会以自己的力量保卫家庭。
这组织，曾在自己的公路上，多么坦平，
日夜不断的推进奇兵，
在随枣会战里给国军以援应，
似从天而降，使敌人颤惊！
当接到赴援的命令，
一镇传到一镇，一营传到一营，
后面的赶到，前边的启程，
象驿马的交替，水浪的推行，

消息严密，调动轻灵，
星繁天黑，一夜里飞来三千子弟兵！
联络上军队，探好了敌情，
守住山头，利用地形，
武装的百姓，
击溃了敌兵！
组织的胜利，百姓的光荣，
家家户户有了胜利的歌声！
在西峡镇上，我们献旗致敬，
四乡八镇都来了民兵；
他们的指挥，他们的司令，
都是些直爽刚强的老百姓，
打着河南的腔调，述说着如何战争，
举起自酿的红酒，香色双清，
祝贺着国军战无不胜！
这精神的振作与抗敌的成功，
并不因人民富庶，岁岁丰登；
事实上，这是贫陋的域境，
有一两顷田地便算富翁；
它的挣扎与运动
是用团结之索联合起百姓，
是有点新的知识就去实行；
团结产生力量，行动征讨着贫穷；
打仗与操作是同一幅神情，
说作便作，说攻就攻；

没有成套的公事，或琐细的章程；
它约法三章，当面说明，
凡事都须试验，试验里会遇到成功；
就是这样，这匪人出没之境，
今天是水绿山青，
曾教倭寇听过这里的枪弹与刀声！
看，这小小的城镇也有电灯，
借着水力，凑一些人工，
没花多少经费便放出光明；
看，由河北迁来的学校与学生，
几天的工夫，校舍落成；
百姓动手，人多事轻，
土坯稻草，国难工程，
有了茅舍就有了书声，
再以明秀的山水培养着爱国的热诚！
由这里我们看懂：
信任人民，使人民活动，
这老大的中华一定会力壮年轻！

龙驹寨——西安

离开内乡，
步步紧张：
山溪水涨，
冲陷了桥梁；
多少溪流是多少道魔障，
随地随时折磨着车辆！
危坡夹着急浪，
车往下滑溜，再往上冲撞，
象马跳檀溪，或舟在三峡上，
车行十里，发立三千丈！
顾不得领略风光，
顾不得高歌低唱，
只随着车身摆摇俯仰，
象儿时的梦中，忽下忽上！
纤巧的机件，坎坑的山岗，
失去了调谐便乱出花样：
一会儿闭声，一会儿狂响，
一会儿山水溅入机箱，
青山默默，野鸟儿飞翔，

行人与车辆全无主张！
到商县晚餐，已少希望，
车轮无法再战胜斜阳！
商南贫苦，简单的食宿都不易商量，
车破人饥，冒险的开到龙驹寨上。
教室为屋，黑板作床，
一梦匆匆已到天亮；
上学的小儿女进到讲堂，
主客相逢只好把战歌齐唱；
一边高唱，一边起床，
小儿女们才放心教室又象了原样。
门外，晴美的阳光，
照着纷忙的市场，
这入陕的间道，骡马成行；
杂货杂粮，鞭挥铃响，
卖葡萄的小孩来来往往；
油条烫手，糖饼焦香，
作买作卖的一致纷忙。
买了些葡萄，喝了碗面汤，
我们就随着骡群，再到山路中晃荡；
还是到处无桥，不住的翻山越浪，
虽然山色渐浓，山风凉爽，
也还难免头昏眼胀；
午日当空，不由的心花怒放，
看到了商县的郊外与城墙！

商县，青山四面，丹水在旁，
秦岭中的大县，四皓栖隐之乡；
山谷起伏，商队来往，
武关蓝关联系着陕鄂与南阳；
立在古厚的城墙上，
远观熊耳，俯视莲塘，
山风淡淡吹送着柳色荷香。
我们去慰问抗敌的兵将，
也对城中的百姓问了健康；
给慰劳者以慰劳，就在当天晚上，
戏台搭在操场，
高竿挑起灯光，
夕阳未沉，锣鼓还未响，
老幼男女已经着了忙；
或坐或立，或爬上短墙，
盼着开戏，高兴而紧张，
士兵们奔走，汗出如浆；
特别的高兴，今天有朋友们上场：
参谋也许打鼓，连长扮作女郎，
啊，多么有趣，抗战的男儿事事内行，
既会打仗，
又能彩唱，
不是吗，娱乐的高尚
使士气飞扬！
锣鼓已响，笑脸儿齐仰，

真的，惯战的勇士化作女装！
袍子太短，粉未擦光；
谁管，听啊，不是合糟中板，有调有腔！
旧戏杀锣，话剧上场，
抗战的故事节节紧张；
简单的故事，简单的化装，
仗着演员的恳切，借着银色的灯光，
把抗战的热情与胜利的希望，
播散在青青的秦岭上！
可是，演员的缺少，剧本的饥荒，
在此地，正象的血斗的前方，
都使宣传受着阻障，
艺术的花田受着损伤。
陈死的剧本还活动在四乡，
以昨天的恐怖，海盗的强梁，
或陈腐的故事—— 象秦腔与二黄——
想激励民众，反增了恐慌，
想将今比古，却掩断了革命的光芒；
恐怖令人绝望，
建设才使信心加强，
多战一天多一天的希望，
我们是从战斗，见出民族的优良，
是心灵的启迪，是精神的解放，
不是恐慌，也不是愚孝愚忠的痴妄，
才能使民心民力激励发扬。

啊，象婴儿的生降，
我们是从血里建设新邦，
在苦痛里我们生长，
从昏暗里见到明光；
我们的艺术，是战斗的心房，
它激动，它也使人有了主张，
它生长，正如同军事越打越强。
啊，这剧本的缺少是精神上的饥荒，
用我们的心血，用我们的思想，
去打破这沉默，救济这饥荒，
教心里的建设，发出智慧的辉光，
教崇高的热情，光芒万丈！
为慰问伤兵，我们下乡，
顺手儿在田畔瞻仰了四皓的庙堂，
田里清香，
古树生凉，
小小的庙宇在绿影里深藏；
四皓的造像，潇洒慈祥，
有点什么会心的微笑还挂在腮旁。
辞别了四皓，又走入秦岭的松影山光，
过了蓝田，西安在望；
噢，华清池前，终南山上，
去休息，还是奔忙？
只知道啊，伟大的山河启发着崇高的思想。

长安观剧

抗战，抗战，全民族的热血急潮！
是地震，是山崩，是海啸，
一切在动摇，
伟大的动摇！
一切，一切也都在改造，
高兴吧，同胞！
难道血会取巧，
口会造谣？
不是真的吗：机枪已代替了大刀，
炸弹已代替了画戟长矛？
连我们的歌唱，不是也以易水萧萧，
代替了儿女情长，淫柔的歌调？
是呦，高举着自由解放的旗号，
怎可以没有歌声，没有欢笑，
没有艺术的热情配备着枪炮？
高兴吧，艺术在欢呼狂叫，
艺术在血中找到它的正道；
什么雪月风花，一笔勾销，
血的花，红的月，才是我们的情调，

正义的激扬，敌兵的残暴，
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的报导；
这战斗的，新生的艺术，使古国的思潮，
古国的喜怒悲笑，
都由老迈龙钟变作慷慨年少！
谁再去细染轻描，
画些纤巧的花卉虫毛；
谁再去弄那些哀艳的词调，
教小红低唱我吹箫；
我们是在争战，我们的愤火中烧，
我们要歌，象那史诗里的英豪，
把生命托寄在战场，声震九霄，
我们要画，画出人壮马骄，
在原野，在沙漠，在河套，
人疾如箭，马涌如潮；
我们要写，墨是血，笔是刀，
把英雄的事迹，胜利的信条，
铭刻在历史的心上，使千秋百代永远崇高！
就是因为这样的需要，
这样的战争与艺术的谐调，
我关心着戏剧的改造。
在西北的园地，话剧才刚长出嫩苗，
由陕甘直到河套，
那悲壮的秦腔是普遍的爱好；
而长安，正如平津之与京调，

又是秦腔的首都与领导。
今天，开封与太原正饱尝淫暴，
男女伶工相继西逃，
秦腔的姊妹也都在长安锣鼓喧闹。
没有看过秦腔，也没有听过河南的音调，
这学习的机会怎能放掉，
我去听，我去看，我去比较，
可惜没有时间向内行领教，
不知道音节，也不知道技巧，
我的批评只受我个人的指导。
悲郁是秦腔的基调，
象水在峡中，激而不暴，
水音在山的回音里，一片惊涛，
悲壮沉雄，不象京梆子那么轻狂浮躁，
可是举动太毛，
锣鼓乱吵；
歌腔雄浑，动作轻佻，
不中节的锣鼓又使动作无效！
再加上白口的急促，脸谱的粗糙，
使浑厚苍茫的气息变作村野繁闹！
在长安，秦腔的派别一老一少：
老派里，古腔古调，不变丝毫；
新派里，把新的内容化入原来的圈套。
老班里，三天一次《武家坡》，五天一次《哭祖庙》，

口授心传，只有叛逆才敢改造。
新班里，把实用视为最高，
大胆的给抗日的英雄穿靴扎靠。
这宣传的热心，有它的功效，
人们也并不因绿脸红袍，
就把愤激变为好笑。
不过，剧词太文，道白急躁，
剧情的新鲜，不是感动，成了唯一的号召，
假若，更加强一些民间的情调，
由最俗的语言见出文艺的技巧；
假若，更大胆一些，从改进而创造，
抛弃那些张飞式的夜战马超，
而由民间的所需供给抗战的教导，
利用民间的故事，插入歌谣，
也许能更亲切，更多实效，
从抗战中给秦腔找出新的路道。
拿蒲州梆子和秦腔比较，
我不晓得哪一个更老，
河北的梆子腔，我却知道，
是从蒲州传来而加以改造；
这未经改革的老腔老调，
没有秦腔的雄沉，可也没有京梆子的激躁，
更可贵的是大面还有相当的重要，
旧剧的演变，无论是梆子二黄与汉调，
生旦越红，大面越潦倒，

在京梆子班中，他可怜的变成三路的配角！
可是在蒲州班里，还有他独立的旗号，
那声调的雄沉，动作的大方与老到，
使我狂喜，如见至宝！
假若教他，以他的气魄和声调，
扮演起民族的英豪，
他必能在抗战的宣传上得到功效。
同时，我也为他愁锁眉梢，
啊，社会上趣味的低级，都市中生活的无聊，
会把油头粉面的小旦捧入云霄，
而把黄钟大吕之音由冷淡而弃掉！
对河南梆子，我不敢称道，
它使我感得一切的角色都是小丑的情调！
假若这才真是民间的爱好，
就更应当马上去改造，
在那浓绿的南洋群岛，
我看过马来人的戏剧与歌蹈，
每一出必有个小丑打趣乱闹，
据说，原始的戏剧都是开开玩笑！
为了民族心理的健康，与抗战热情的开导，
我希望，河南的梆子并不与马来同调！

临潼—— 终南山

感谢西北论衡社友人们的相邀，
大家提着石榴，瓜枣，与蜜桃，
一路的畅谈，一路的欢笑，
去看临潼，骊山，与华清池的林泉亭沼。
临潼，是那么衰竭，那么静悄，
清明的秋日，照着无色无声的街道几条，
那鸿门的风云，坑儒的残暴，
传说里那些奇事与英豪，
似乎都随着历史的衰老，
只剩下一些悲酸的寂寥。
城外，垂柳残荷，温汤回绕，
华清池上也秋色萧条。
只有想象，从史与诗的记忆里去创造，
才能给眼前的垂柳横桥，
以历史的光辉与繁闹。
贵妃的浴池，费过多少代艳丽的词藻，
而今哪，是寂寂的清水一槽。
那多事的骊山，是那么枯燥，
无趣的乱石，寒蠢的蓬蒿，

夹着牧童来往的小道几条，
冷淡的遥对着秦皇的荒陵乱草。
啊，只有历史的新生，才能解除山川的潦倒；
我们要新的力量，象风狂雨暴，
把耻辱洗刷，把因循清扫，
以至大至刚敌对着卑污纷扰，
浩浩荡荡，不屈不挠，
是宝剑与钢刀，
斩断了私邪与淫暴！
看，血点斑斑，在骊山的小道，
荆棘刺破了英雄的赤脚；
看，巨石虎距，字大如人，云烟浩浩，
是民族复兴的路标，
是历史新生的征兆！
下了骊山，去领略那名贵的汤澡；
据说，塞上的健儿，鞍马辛劳，
驰骋在大漠荒沙，枕戈在草野深壕，
传染上回归热症，药贵难疗，
却被这温汤洗好！
噢，赞颂，赞颂勇士们的势苦功高，
赞颂中华的大地，到处是珍宝：
什么玉环出浴，什么金屋藏娇，
天子的风流是万民的烦恼；
我们赞颂，赞颂这抗战的温泉灵药，
赞颂这由抗战而发现的秘宝！

×　　×　　×

感谢王曲的友好相邀，
到终南山下去参观学校：
十里稻香，一山夕照，
在北方看到江南的渠回水绕。
在山脚，在山腰，
在茅庐，在古庙，
处处有歌声伴着鸣泉啼鸟。
西风里一声军号，
教官们在马上奔驰，青年们步下疾跑，
十里八里，去听讲或上操，
放下图书便演习枪炮。
青年们，昂着头，光着脚，
以淡饭粗茶，以风寒雨暴，
以书籍枪刀，
锻炼着肉身，丰富着心脑，
好把衰朽的中华变作青春年少。
终南并没有捷径，他们知道，
吃苦与流汗是成功的诀窍，
看，一寸寸的平垫，一寸寸的掘刨，
他们把山前修成了坦平的大道；
在民族解放的路中，也要
把每一寸河山用血汗滴到！
看完了学校，
我们踏着月明，嗅着一山的香草，

象虔诚的香客在夜里朝山拜庙，
水远云深，去领略终南的胜妙。
晚风淡淡，树叶轻摇，
洒下一山的碎影，黑白相交；
树影中石阶盘绕，
走近了泉声，又离开了溪道，
听不见泉音，却来了一两声鸟叫。
走近了高峰，月黑石峭，
离开了高峰，月明林茂，
头上是绿枝，身旁是香草，
碰了一身秋露，衣履微潮；
步步升高，步步轻俏，
仿佛怕踏坏了那黑白的纹藻。
五步一庵，十步一庙，
没有人声，没有佛号，
都那么寂寥，
都那么低小，
有的失了庵门，有的炉生青草，
好象都交与月光代为照料。
走上小峰北眺，
灯火渺茫，雾气笼罩，
长安，象巨舟一条，
在灰色的大海里隐隐的飘摇。
噢，“灰色”与“飘摇”，
愿我的形容别成了预兆！

长安，当这国仇未报，
大难未消，
是那么繁闹，
那么逍遥，
到处是笙歌欢笑，
也许还有—— 噢，良心知道！
长安，用你的历史的光荣与尊傲，
象万把火炬齐烧，
教光明普照，
在国难的血海里猛进如潮！
到了大台，山高月小，
月色水声，隐隐的古庙，
象在梦中，渺茫里有些欣笑，
在眼前，在心中，细细的回绕。
噢，那幽静，那凉爽，那清峭，
带着满身的月光，一直睡到天晓！
隔着窗儿，早睡早起的禽鸟，
用各样的歌声向游人欢叫；
起来，看，身在高峰，群由皆小；
看，云海轻移，峰如列岛；
山下彩云朵朵，在林园上轻飘，
遮暗了远林，却放一些光明给湾湾的溪道；
眼前，云在山顶，云在山腰，
百转十回，疾行缓绕，
一缕白云给青峰无限的情调。

我们走入云中，与白云齐入了古庙；
庙小峰孤，云开日照，
看，对面的翠华绿如鲜藻；
青峰掩着青峰，青松护着青草，
碧绿之间，夹着微黄的小道；
只有一线白云在山头上盘绕。
脚上，云去山空，万丈孤峭，
望一望翠华，看一看孤立的小庙，
我们惊喜欲狂，要高喊，要欢叫；
啊，这最色的雄奇，山林的美妙，
把人们的爱心，象爱情之与美貌，
在国土上系牢；
美的崇高，
是爱的开导，
当美的田园与河山受到淫暴，
谁肯坐视，不拿起枪刀？
我愿每一个青年，不仅在屋中受教；
去看，去看，看水阔山高，
看自然给中华的奇珍异宝，
受了美的熏陶，
燃起爱的火苗，
使热血与行云，诗声与虎啸，
结成爱与美的心潮，
用崇高的热情使江山完好！

西安——中部

初秋的西北，也许胜过春里的江南！
风轻露重，噢，金瓜赤枣的秋原！
似醉的高粱低垂着红脸，
微黄的谷，雪白的棉，
红梗儿的荞麦矮矮的成片，
噢，白云满天！
下了终南，
离了长安，
看着这织锦的秋田，
我们走向宜川。
过径阳，过三原，
赶路的心虔，
都未能游览；
小小的耀县，
却有北平的饭馆，
操着官话的老板，
风雅的把卖酒卖饭
叫作文化宣传！
饭后，风光渐晦，道路渐难，

一道道的土岭，一片片的沙田，
未到秋收，已有荒凉之感！
土岭，竖如刀削，横如刀斩，
啊，这就是西北高原；
远望成岭，岭上却还是田园；
一层一层，远入云烟，
处处是平地，处处又是土山，
每一座土岭之上是一望平川。
有时候两地之间，
隔着千丈的土涧，
在沟涧的两岸，
人们可以交谈，
若想握手，也许车走上半天！
有时候，上边是田，下边是田，
小小的村落却在中间，
几家窑洞，吠犬鸡喧，
壁立的黄土是天作的墙垣；
头顶着绿田，脚踏着绿田，
田下田上流着炊烟。
噢，这有趣的高原，
竖看成岭，横看成田，
不知有多高，也不知有多远，
千里万里，层层不断，
绿黄的地浪流往东南。
噢，这艰苦的高原，

人稀地阔，不见河川，
即使渠多水满，
也难变作飞泉，
飞上土岭，浇灌山田；
真是啊靠天吃饭，
全仗着甘霖解救枯旱；
可是，林木稀罕，
雨过地干，
宝贵的雨水奔流四散，
千万匹瀑布流往低原；
加上大漠的风沙吹向东南，
多一点黄沙，就多一分荒旱；
有时候，风狂地裂，雨卷山旋，
土岭崩陷，
凭空失去万顷熟田！
噢，这流动的高原，
再没有草木的繁衍，
风沙荒旱的消灭，
将要啊，这中华文化的摇篮，
变作流沙一片！
就是在这样的苦旱的田园，
我们看见孟姜女的哭泉：
土坡上一窝脏水，上边
小小的庙儿只有屋子一间，
苦命的夫妇端坐无言！

哭泉，象征着地的荒旱，
象征着水的艰难；
啊，万里长城挡不住风沙南犯，
不是长城，我们要的是肥土良川；
战败了旱海的推展，
才固定了西北的安全！
潮润的土，碧绿的山，
才能使西北转危为安！
啊，天色已晚，
霞媚风闲，
隐隐的我们看见
青松万树，在赤霞黄岗之间：
是什么幻想中的仙境灵山？
是什么大漠里的桃源？
在这沙热风毒的秋晚，
送一山青色到行人眼前？
看，还有座小城，静立在半山；
下面一溪流水，城墙在绿柏旁边。
不是什么梦幻，
不是什么仙人的楼馆；
中部，中部！寂寞而高朗的小县；
那青松一片啊，是黄帝的陵园！
这时候，薄云里明月隐现，
我们进城，也就是上山，
窄窄的小街，灯光点点，

一二百户人家支持着一县！
一点奇趣，一点荒凉，月光清浅，
到底是梦幻，还是人间？
诗境与现实打通了界限！
小屋几间，小炕几面，
在城的高处，月小风寒；
肃肃的秋意，巍巍的陵园，
虫声不断，云气往还，
有些什么神秘的消息在苍松翠柏之间；
噢，这神秘，这清幽，这安恬，
我们安睡，象婴儿睡在摇篮！
清晨，满城的山色，处处炊烟，
风微日朗，展开西北特有的晴天。
我们沿着河岸，
贴着题满诗句的小山，
露气清香，黄花点点，
与三五飞鸟去谒拜陵园。
老松七抱，绿色接天，
松阴里一片断瓦颓垣，
黄帝的子孙，该怎样羞惭，
黄帝的圣殿哪，就剩了几块残砖！
那伟大的陵墓，水抱山环，
独成一岭，绿柏千年，
在汉武的企仙台上放眼，
群山滚滚，流向东南，

象万马奔腾，晴光闪闪；
想见民族的春潮，云飞旗展，
象黄河的急浪，冲破高原，
浩浩荡荡，把黄色的文明流到海边！
绿阴青草，素烛高燃，
三杯白酒，洒在陵前，
严肃的致敬，鸟雀无喧；
一部历史潮涌在心间，
啊，这历史的继续，决定在今天！

中部—— 秋林

祭罢了皇陵，
向北进行；
过多枣的洛川，匆匆未停；
宜君的友人们留饭，也盛情未领，
在牛武镇上，拿两个馍馍又赶紧启程。
这一路的匆匆，
都因为车赶过险恶的黄龙；
二十年来，黄龙山里，匪盗横行，
“黄龙大学”，林木丛丛，
五百里内，都实验着劫抢的课程；
在抗战的今日，匪穴已空，
可是初修的道路还坑坎不平。
我们疾走，不是为躲避冷箭与锣声。
草莽的豪杰已变作卫国的英雄；
我们是为，在这人烟稀少的山中，
弯急桥软，险阻重重，
须赚出一些时间，赔在开路填坑，
赔赚相抵，或者能赶出山去，还落日微红！
果然，入山不远，桥断车倾；

人在车里，忽然象舟遇惊风；
幸而树密沟浅，枝干斜撑，
还未致车如珠滚，人杳山空！
幸而相距不远，就有一班路工，
打来木板，锹铲，粗大的麻绳，
一声呼喊，四山响应，
热汗感动了机械的蠢顽不灵！
假若没有这班力大心诚的弟兄，
我们哪，多半是风清月冷，
在山坡林畔高卧黄龙！
翻山越岭，
我们缓缓而行；
山深树茂，坡陡风横，
没有流水，没有古寺疏钟，
十里，百里，没有村落人声；
荒草里，谁撒下几片谷种，
疏疏落落的叶短苗轻；
野兔飞跑，锦雉飞鸣，
小生物的奔驰惊恐，
令人想象昔日的步步心惊！
可是，在这无人之境，
忽然听到抗战的歌声；
看，三五小店，松柱茅棚，
摆着瓜果，烙着烧饼，
货色不多，更显出整齐干净，

新贴的标语，纸色鲜明；
对面，依山开洞，
铲土为坪，
虽然不是洋楼几层，
讲堂球场却都环绕着青松；
在半山，在草径，
三三两两来往着男女学生，
他们操作，他们歌咏，
在这深山僻壤之中，
这学校的名称是民族革命！
为赶出山去，不敢少停，
心间却极愿意，去看看窑洞，
去劳慰那些赤脚年轻的弟兄！
日落灯明，
才望见宜川小城，
下面是急流的溪水，
高处灯光照亮了窑洞，
噢，灯光水影，
噢，犬吠人声，
虽然是那么小的小城
使人却忘了黄龙山里惊心的寂静！
忘了一身的疲劳，忙着去看市街的光景，
窄窄的街道，小铺挂着油灯，
灯光里，葡萄碧绿，甜枣鲜红，
处处写着摆着中秋月饼，

点缀得秋色满城。
羊肉的包子滚热出笼，
辛辣的白酒，与羊肉爆葱，
饭馆虽小，而杓响灯明，
教南方的朋友堵住鼻孔，
北方的侉子却见景伤情！
买了些瓜枣，顺原路回行，
在衔角的黑影里，在无意中，
发现了小小的浴室，蒸气环绕着孤灯。
几天的劳顿，千里的行程，
即使是一汪死水，谁管它脏净，
也愿去解一解腰酸腿疼；
况且，这里水热茶浓，
还有长枕大炕，瓜子花生，
生意虽小，可是按着北方的规矩设备经营。
烫了烫澡，而后修面整容，
技劣刀钝，可是道歉连声，
北方的客气教生意兴隆，
把脸刮破还不忍说疼，
临行，小账零钱滚入巨大的竹筒。
第二天清早，成群的骡马在门外，
等着我们到秋林谒见司令。
宜川到秋林，三十来里的路程，
为避免出丑，我宁愿步行，
可是山溪回绕，无桥可通，

无法不在马上出征！
选了又选，选了匹黄马，年高老成，
还贿赂了马夫，给我牵住缰绳！
年轻的朋友，扬鞭踏镫，
一路欢叫，疾走如风；
我却摇摇摆摆，缓缓而行，
象北方村妇，骑着牲口归程；
可是，步缓心闲，也自有妙用，
从容的，我观览风景，
从容的，我还取树上的枣子哪个最红。
一路上，一道儿山溪，一片儿土岭，
山水之间，高低不平；
高粮小米，一层一层，
由溪岸一直种到山顶；
山沟里小村静静，
卖茶的小铺搭着草棚。
秋林，在中华还没有抗战的吼声，
只有三五人家、几条土岭，
寂寂终年，象没有生命；
现在，人手万能，
已掘成三百窑洞，
洞里受训，洞里办公，
到晚间，山腰灯火，点点层层，
恍似远观香港，楼宇凌空！
土山对列，填涧成坪，

土坯的礼堂雄立当中；
这窑洞的文化，黄土的工程，
茅茨土堦，而美若王宫！
这人士的集聚，战时的经营，
也刺激着买卖的兴盛，
镇市的繁荣，
书局饭馆应运而生，
这西北荒凉之境，
街市象雨后的竹笋，一夜生成！
在土色的礼堂里，把锦旗献给司令，
在土色的窑洞里，我们聆悉军情：
在晋省的山地，大河之东，
在近来的苦战中，
我们伤亡日减，因为化整为零，
处处包围，密密层层，
胶着蛇缠，使敌人寸步难动。
这小组的战争，
配备着发动民众，
有了合作的军民，百战百胜，
那层层窑洞之中，正训导着县区的行政。
冬暖夏凉，噢，这有趣的窑洞：
土的大炕，土的窗白，土的棚顶，
多一半天然，少一半人工，
经济而且适用；
土山百丈，洞在腰中，

既能居住，又善防空，
西北的黄土啊，也支持着战争！
在这窖洞里，我们也听到文化的事工，
这里有纸，也有印刷的器用，
每一文化据点，不论在河上与山中，
都有小型的报纸，报导着政况军情；
黄龙山里，和宜川小城，
刊物图书，作着文艺活动；
可是，执笔的朋友，自愧年轻，
谦退恐惧使他们的笔尖失去英勇，
他们深盼精神食粮，源源的供应，
由后方救济前方的苦穷！
但是，后方的诗文，往往是公式的应用，
即使文字优秀，而气馁言空！
为克服这困难，须调换笔的士兵，
后方前线，交换沟通，
使经验巧于运用，
使文字获得内容，
而后，这笔的部队才能配备战争，
以言语的结晶，激起战斗的热情。
正是枣核的天气，早晚风寒露冷，
可是午时的烈日还加紧把高粱晒红；
为抵抗午暑，我们睡在窑洞，
没有冷气的设备而阴凉自生；
入晚，西风瑟瑟，蟋蟀声声，

礼堂之内鼓响锣鸣，
随军的戏班，武装的生末旦净，
扮演着古代爱国的奇士英雄；
杀锣以后，我去会见这受过训的伶工，
有的花脸未褪，有的袍带将松，
互相以军礼致敬，
诚恳的请求远客加以批评。
握手分别，各归窑洞，
一山灯火，万点秋星。

宜川——清涧

由秋林回转宜川，
自然还要涉水爬山。
这回，瘦骡一匹，配着木鞍，
走到水里恰似乘船！
秋雨将停，泥滑水泛，
过了一二溪沟，幸无危险；
第三道溪上，虽然水野溪宽，
凭着刚得的经验，
却处之泰然。
可是，骡已下水，不及回旋，
山洪猛下，浪滚石翻，
只一眨眼，象惊风急闪，
水已涌到马夫的胸前！
马夫急逃，牲口惊颤，
瀑布横流，吼声一片！
水头，象风满的急帆，
象惊蛇狂窜，在溪上飞走急旋；
水上叠水，两岸生烟，
灰浪黄浪，层层的水山，

层层翻滚，浪花扑入沙田，
一层微落，一层紧连，
远近的水声响成一片；
眼看着骡身下陷，
眼看着浪花打湿了鞍鞯；
猛一回头，急流四面，
一起一落，天地浮悬！
牲口挤在一堆，耳竖肉颤，
骡腿象顺水急流，象随波旋转，
虽然都静立不前，
一动也不动的似等待沉陷！
早到一会儿的友人已安然上岸，
勒马回头，向我狂喊：
“扯紧，扯紧缰绳，骡子腿软！”
可是野浪雷鸣，人声尽掩，
我听天由命，鞍上悠然。
幸而骡马爱群，前行后赶，
随着“骥尾”，我居然渡过了恶滩！
上岸回头，反倒汗出色变，
假若骡腿那么一软呀……
啊，陕州的炸弹，
就落在身边；
黄龙山里桥断车翻，
连这次骡上溪中的经验，
几十天来已尝过三回大险！

啊，苦斗的战士，你们辛苦终年，
在没有食水的沙漠，或石寒雪厚的荒山，
危险，危险是你们的日常经验，
可是忘掉了危险，你们战胜了艰难！
这伟大的艰苦压在你们的双肩，
战士啊，你们并没有迟疑的眨一眨眼；
枪风弹雨，你们向前，
恶水荒山，你们向前，
一年二年，你们向前，
向前，向前，
用血肉的牺牲赎取国土河山！
生命的伟大，当遭逢患难，
象你们，战士，是忘了自己的安全！
噢，我们这一点点辛劳和危险，
哪值得陈说，哪值得计算，
假若情不自已的来含笑开言，
也不过呀，作为慰看你们的一些纪念！
回到了宜川，
秋雨绵绵，
刚一晴天，
便再走入险恶的黄龙山。
渡过浑黄的洛水，已是鄜县，
唐时的重镇，全非旧观，
城荒街寂，铺小人闲，
唐代的占钟报着更点，

伤心的月色，千载同怜，
老杜的悲思，古今同感；
清辉玉臂，香雾云鬟，
秋月无情，又照着一番离乱！
辞别了鄜县，赶到甘泉。
甘泉，这名字，何等的清鲜！
可是，城内牧牛，骡马入“店”，
日午秋晴，仍自荒凉惨淡；
小小的城垣，门洞儿低浅，
把车身箝住，进退为难；
塞住了城门，交通立断，
牛阵马群鸣声一片！
请来了壮丁，奇计争献：
好不好把城垛拆宽？
好不好把车棚截断？
议论纷纷，拆城毁车都多有不便；
后想起的计策往往安全，
好不好掘深车的下面？
人手如蜂齐动了锹铲，
掘土移石使车身下陷。
一两点钟的时间，
几十身的热汗，
车顶离开了城砖，
车轮才大胆的旋转；
呜呜长鸣，牛奔马窜，

连声致谢，我们渡过难关！
离开了甘泉，车行缓缓，
虽没有黄龙山上的恶岭急弯，
可是路碎沙拥，还容易遭险。
太阳西落，我们望见了延安：
山光塔影，溪水回旋，
清凉嘉岭，夹卫着雄关；
我们期待着人稠影乱，
万家灯火，气暖声喧。
但是，暮色里疏星点点，
城里城外一片断瓦颓垣，
寂寂的水，默默的山，
山腰水畔微绕着流烟！
欧战，欧战，加重了炮火的威严，
能代“正义”发言的只有炸弹，
这武力的疯狂，凭着刀枪判断，
尸山血海，
把死亡唤作凯旋；
疯狂的日寇，望着欧西的火焰，
吸血的毒口滴洒着馋涎，
恨不能啊，象轻鸥上岸，
抖一抖毛羽，磨一磨爪尖，
再疾展双翅，向血海无边，
向尸骨如山，去掠取血的财产！
可是伟大中华的伟大抗战，

在长城内外，在江北江南，
教二载的侵伐，伤亡百万。
在平阔的中原，在山林海岸，
每一寸山河都用敌血估算，
染红了黄河，烧焦了武汉，
骨灰呀，千罐万罐，十船百船，
三岛的哭声教樱花失去灿烂！
欧战，欧战，战神在高呼狂喊，
侵略之血沸腾，侵略之手急颤，
噢，欧战，欧战，太阳之旗应当血光四溅！
用马用船，向北向南，
去烧，去抢，去征服，去杀砍，
教世界知道矮脚武士的威严！
噢，这中华的铁链，紧紧相缠，
节节入骨，挣不开，扯不断，
使耀武扬威的人马啊，步步深陷！
用炸弹，用炸弹，炸断，
炸断这无情的缠绊，
好飞往地北天南，去应付欧战；
兰州，西安，西北的名城，抗战的据点，
去炸，去炸，把抗战的中华炸飞炸烂；
连那荒城小县，象甘泉与宜川，
也须领略侵略者的兽行毒焰，
就因这疯狂的一念，
炸弹呼嘘，毁灭了延安！

看，那是什么？在山下，在山间，
灯光闪闪，火炬团团？
那是人民，那是商店，
那是呀劫后新创的：
山沟为市，窑洞满山，
山前山后，新开的菜圃梯田；
噢，侵略者的炸弹，
有多少力量，几许威严？
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
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
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
一直，一直延到大河两岸！
在这里，长发的文人赤脚终年，
他们写作，他们表演，
他们把抗战的热情传播在民间，
冷笑着，他们看着敌人的炸弹！
焦急的海盗，多么可怜，
轰炸的威风啊，只引起歌声一片：
唱着，我们开山，
唱着，我们开田，
唱着，我们耕田，
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
匆匆的，我们辞别了延安，
在荒凉的永平用了午饭。
饭后动身，一路都是煤炭：

小小的山坡，静静的溪岸，
到处是宝贵的黑石黑面，
扒搂一筐，或撮够一担，
就给一家几天的温暖。
小小的油井，也在路边，
三五个工人，眉乌脸暗。
油分重轻，依法提炼，
好象弄着好玩，
每日出油不过滴滴点点！
穿过了油井炭田，
一步比一步危险：
擦着岩石，跨过沟涧，
一步一颠，一步一陷，
一步一步出着冷汗！
秋日落山，
我们还在山里旋转，
村中的父老善意的阻拦：
不好再走，前边的坡高桥断。
看一看星光满天，
我们决定赶到清涧，
暮色里，南北不分，高低不辨，
随高就低，黑影里头昏心乱，
忘了安全，也就忘了危险，
一场恶梦似的来到清涧，
犬吠如豹，城门已关！

清涧——榆林

荒沙在北，荒丘在南。
千里的荒凉，中有清涧。
这紧凑利落的小县，
象有筋有骨，自命不凡。
冒着北国的风沙荒旱，
挺拔秀丽，静立无言。
简洁明净是那些小街小店，
店中男女静静的织着丝绢，
丝白丝黄，绢长绢短，
条条光润，在铺内轻悬。
街心铺着石板，
屋顶覆着石板，
石板的方便
使小城的气度齐整尊严。
因利用石板，
所以屋顶平宽，
房在山腰，或在田畔，
顶平门圆，却似石桥段段。
清涧以上，沙岭荒寒，

九里山内，风旱田干，
灰黄一片，不见人烟，
山顶小庙，佛倒屋瘫；
盘出九里，还是零落的土山，
中途车坏，却找着鸣涧清泉，
一面等车，一面濯足谈天，
溪清日暖，仿佛到了江南。
涧上的山径，骡队缓缓，
负着石碱，负着沙盐，
骡子的头尾，红缨鲜艳，
象新嫁的娘子，打扮得齐全。
问一问赶骡的老汉，
绥德已经不远，
绥德以北，就是盐湾。
从容的我们上山下山，
果然，望见绥德还秋日高悬。
绥德，这历代的重镇边关，
巍巍雄立，在无定河边。
无定河上，桥长孔圆，
十七巨孔，野浪风翻。
无定河岸，千顷沙田，
红红的高粱，红到了河滩。
无定在北，大理小理分灌东南，
三面水，四面山，
高山大水环卫着雄关。

旧城在河北，蒙恬的龙湾，
新城在山上，太子扶苏葬在山巅。
从河岸仰看，
城楼飞峙云间；
在城中俯瞰，
山连河滚，浩浩云烟，
不怪呀，每当榆关欲陷，
历代是退守绥延！
城里，石路石垣，
房整街宽；
石榴梨枣，点缀着秋天。
晚间，秋雨带来微寒，
静静的我们宿在韩蕲王的祠馆。
从绥德北进，看见了盐湾：
土白如雷，撮土熬盐，
简单的锅灶，罗列道边，
清涧的石板，
绥德的沙盐；
乡间的父老世代相传，
说：秀静的米脂出过貂蝉。
米脂城外，土货如山，
米脂城中，静静的庭院，
墙高门大，气度不凡，
象富户衰败还维持着局面。
李闯的故乡，去城不远，

汾阳的大庙，立在山边，
富贵寿考，织女的预言，
字大如轮，骄傲的立在庙外山间。
米脂以上，渐入沙田：
矮矮的桑，矮矮的枣，掩护着田边；
塞上的沙流，随风南窜，
这儿一堆，那儿一片，
一窝一丘，暗示着荒旱。
镇川堡上，我们打尖：
敞亮坚实的屋宇，镇大街宽，
晴美的秋日照着牛马往还；
红的缨，白的马，蓝的天，
红的枣，黄的土，葡萄深蓝；
焦黄的面包香味四散；
夹杂着牛马草料，似羶似甜；
大店小店，皮货如山，
北方的风味，至此十全。
榆关的各县，羊群万千，
羊皮羊毛汇集到镇川，
羊毛的销售，在太平年间，
每年也有一二百万！
饭后动身，黄沙不断，
不测高低，也难辨深浅，
有时候，平地上车停轮陷。
十里山中，沙邱时现：

圆圆的丘顶，如浪的条线，
处处欲流，处处柔软，
微风起处，吹出些轻烟。
沙丘的左右还有山田
穗小叶蜷，根为沙掩，
半黄不绿的黍稷，憔悴可怜。
登高远望，沙岭沙丘若续若断，
似黄似白，阴影儿微淡，
秋日晴明，沙光闪闪；
都似欲流，却又不动不变，
象等着什么消息，才沙飞山陷。
可怕的寂寥，可怕的荒旱，
没有树，没有水，没有人烟，
一声咳嗽都传出好远。
火热的沙丘，微白的青天，
半空中颤动着无聊的光闪，
蒸热，荒旱，
可是，令人胆战心寒！
愈近榆关，愈近沙山，
白惨惨的那么一片，
山肥顶圆，沙浪相连，
象巨驼成阵，驼峰万千，
似走不走，高矮相牵，
似静而动，流线飘然。
在这流沙四面，

荒旱终年，
榆林城外，却一水波澜，
成林的绿树掩映着河滩。
噢，绿树，绿树，绿树两岸！
在这沙光闪闪，
口燥心干，
一点点绿色都绿人心间，
使人清凉，使人安恬，
使人立刻忘了荒凉之感；
这宝贵的绿色，在白沙荒岭之前，
是多么浓厚，多么清鲜，
象古绢上宋元的绘画，明绿斑斑！
榆林，控制伊盟，據应着绥远，
掩护着延绥与宁甘；
在沙漠里，城外有水，城内有泉，
城内城外，绿树参天；
噢，伟大的中华，伟大的山川，
荒沙野水上还有这样的古镇雄关！
长街十里，城扁街宽，
坚厚的墙垣，宽敞的医院，
铺户家宅，都略具北平的局面。
小小的东山，书声不断，
职校，榆中，和女子师范，
都风高地敞，校址相连。
学校的师生，报界的人员，

支持着塞上的文化宣传，
关心着盟旗，关心着抗战，
他们热诚的与军部打成一片，
讨论问题，印行月刊，
用努力与诚心解救文化的荒旱。
城外有煤，城外有盐，
以盐易粮，还不难饱暖；
羊毛兽皮也大量的生产，
学生士兵都手搓毛线，
织成鞋袜，好抵抗风寒；
若是能够毛织制革大规模的兴办，
供应了军用，开发了利源，
这沙漠里的雄关，
便更多了一道长城，挡住经济的侵犯！

榆林—— 西安

我们打算，由榆林穿过伊盟，
骑着骆驼，携着帐棚，
象蒙古的儿女，宿月餐风，
到沙漠里的绿洲，参拜王公；
然后，渡过大河，在草原上驰骋，
到五原陕坝，慰问抗日的英雄。
可是伕役驼马，食水帐棚，
几十人的团体，困难重重；
算计着，到了长安，正赶上中秋月明。
赶过清涧，宿在永平，
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
男女青年，谐音歌咏，
中西乐器，合奏联声，
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
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
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
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
热闹了一晚，又向南行，
入了洛川境内，路已渐平。

经过同官，城外的煤田正加紧开动，
陇海支线也正向北展，接起咸同；
将来，煤矿开好，铁路修成，
这体面的小县当十倍的繁荣。
舟形的耀县，犹有古风，
深宅大院，牌扁荣耀着门庭，
烈妇贞女，碑坊立在街中。
小小的碑林，却奇珍相映，
姚伯多，张安世，都价值连城。
城外，赭黄的土山，万树青松，
药王的庙宇，殿阁重重，
殿前，明代的石碑，石坚字整，
孙真人的药方还拓石传送。
庙外，千佛岩上造像极精，
石面滑腻，石质坚凝，
衣摺佛身，光泽齐整，
不象龙门的刻像，破碎凋零，
也不象延安的珍品，条线纵横，
这里，婉转的线条，细致的衣影，
璎珞仙衣，都轻轻的飘动。
衣在动，肌肉在衣里若暗若明，
衣似轻纱，流光掩映，
慈祥秀丽的菩萨，似动似定，
在活动中现出安静，
在美丽里显出神圣，

每一条纹，每一道影，
都象有些和软的微风，
吹动出一些香味，荡漾在山中。
南山古寺，供养着三清，
唐碑宋刻，静对着苍松；
在文昌阁上，远眺县城，
一水回绕，城似舟形，
白杨高细，银叶颤动着秋风。
在山中一宿，夜静风清，
几日的疲劳都付之一梦。
再过三原，到城内稍停，
双城相望，闹市人拥，
枣甜如蜜，梨大如瓶，
街街人满，处处繁荣，
提着酒瓶，提着月饼，
热闹着中秋的时令，
在战争里歌舞着升平。
大街小巷，锅响勺鸣，
三原的饭菜驰誉关中；
象苏州之与南京，
长安的金钱，到三原来享用，
金钱的汇聚，生活的从容，
自自然然的把衣食的精美唤作生命。
到一家小馆，尝一尝特制的面饼，
地道关中的风味，果然与众不同。

看罢了市街，空袭告警，
随着男女的学生疾走出城，
大家散在林内，或伏在田中，
我在菜园的里面，遇到位老翁。
我呼他乡长，他唤我先生，
席地而坐，我们互问姓名。
几十亩旱地，子女已长成，
若有八成的收获，就相庆太平；
这勤苦爽快的老农，
谈完了家事，还关切着战争：
他晓得抗战，他深恨敌兵，
假若敌人来到，他拍着前胸，
他自己愿去陷阵冲锋！
他不怕吃苦，不恶贫穷，
为打倒日本，他不怕牺牲，
他不怨加税，不怨抽丁，
为打仇敌，他甘愿陪上老命！
可是，打了二年，他有些不懂，
为什么不取回名城？
为什么还不收复一省？
我们不是也有大炮精兵？
我们不是也会在天上飞行？
为什么只听到敌人的残暴无情，
到处杀戮我们的父老弟兄？
啊，我们的宣传，还没有系统，

只报告了敌人的淫暴贪凶，
以血火烧杀警告着百姓，
而忽略了战斗的真情，
和长期抗战的怎样支撑。
我们的民众，象这朴诚的老翁，
知耻有勇，厚道忠诚，
一句话便敢去拚命，
提起日寇，他们便热血沸腾，
可是，他们只知道战则必胜，
以为是一拳一脚就可以成功；
他们没有想到，自然也就不懂，
什么是现代的战争，
和怎样的坚决持久，才会把敌人拖入深坑。
象勇敢的蚂蚁，齐心协力攻击那巨虫，
咬住不放，任凭巨虫翻滚横冲，
自清晨到日午，轮流的进攻，
时间的争取，耗尽了虫子的力量威风，
抗战二载，我们已捉牢了人类的毒虫，
只要我们再战，死不放松，
我们就会教它一动不动，
老老实实的死在我们的手中！
这须要谋略配备着英勇，
这须要信仰支持着热情，
时间是我们掘下的陷阱，
坚忍的锁镣能擒住毒虫。

宣传，我们不应专从情感上激动，
我们也应当使百姓的心亮眼明，
教他们看准，教他们看清，
我们的胜利是在今天的坚定，
是在明天的苦撑，
是在始终不懈，认定了牺牲，
是在最后的五分钟！
我把这道理说给了老翁，
他半晌无语，脸上露出点笑容；
这时候，解除警报，远远的锣声，
辞别了老汉，匆匆的进城，
赶到了长安，已日落霞红。

华　山

象崂山孤峭的立在东海边，
看见了华山便到了华山：
一岭平拔，独傲云间，
象插天的碧笋，象天际的青莲，
象画家的神工鬼遣，
挺秀的几笔绘就了层峦。
没有枝冗破乱，
没有涂抹求全，
笔笔简洁，无可增减，
莲峰仙掌划然立在眼前；
不似巴山的信意纡环，
不似太行的峰峦无限，
也不似剑门的奇险，
直插霄汉，而一目了然；
这里，石不露骨，翠树含烟，
显而不浅，秀而不艳，
一切都分明的列在目前，
一切又都空灵淡远；
南方的秀色，北地的晴天，

没有南方的柔媚，也没有北国的荒寒；
来到山前，朝霞还未散，
天上的胭脂染红了莲峰的花瓣。
几乎没有山坡，到了山根便到了寺院，
正是中秋，山下的香客往来不断，
钟磬声声，香烟委婉，
林边溪畔，古寺茅庵，
小脚的婆娘也能从容的来烧香还愿，
绿裤红袄，衬出秋山的明艳。
滚滚的溪水似急欲出山，
循着泉声，我们找到了玉泉道院：
林幽寺大，回绕着清泉，
紫艳的树根在水中轻颤；
希夷的卧像，在洞里安眠，
洞外，无忧古树，绿影珊珊。
无忧的树，无忧的仙，
无忧的世界啊，恐怕只在梦间！
离开了道院，开始登山，
野草荒藤，水鸣石乱，
曲折的山路忽北忽南，
一会儿渡水，一会儿攀缘，
不见美景，不见竹树云烟，
只有指大的蝌蚪在水里回旋。
假若到这里就废然而返，
噢，那才冤枉了华山！

看，希夷峡上，绝壁垂岩，
半山开洞，百丈虚悬，
削石容步，直立无援，
一步错乱，使身碎深渊，
虽不是什么美景奇观，
可已经预示着山中的幽邃惊险。
峡中的乱石，巨大如船，
棱角面面，或混沌团团，
假若相信神话的相传，
救母的沉香就在此试斧，准备着劈山。
莎萝坪上是第二仙关，
莎萝树下，小小的茅庵，
道人献上泉水，摆上果盘，
黄精果枣，采自山间。
再往前进，
山路更难，
荒石蔓草阻碍着十八盘，
毛女洞外，石名混元，
我们汗出如洗，只好静坐观山。
到青柯坪上，奇美的太华才微微露面：
俯看来路，石明草乱，
仰看青峰，已若隐若现；
在遇仙观内，道士预备了午餐，
洁静的庵堂忙如旅馆，
道士相呼，道士催饭，

道士算帐，道士索钱，
道士的面孔时有暖寒，
钱多就春暖花开，钱少就风云突变，
恐怕这里的道士啊不会遇到神仙！
在青柯坪往上，才算真到了华山，
坡陡阶直，两旁拦着铁链，
欲止欲行，任凭决断，
“回心”巨石警告着危险！
上千尺　，步步惊颤，
上百尺峡，壁陡身悬，
抓紧了铁索，看准了石坎，
上有高峰，下临深涧，
孤梯直悬，峭壁四面。
要大胆，要坦然，
心中一慌，手脚一乱，
在半山之中必缩成一团！
大胆，坦然，并无危险，
切莫仰看云烟，先心惊气短。
在履险之后，或登临以前，
恰好有个小寺茅庵，
静静的佛堂，水清烟暖，
道士的收获是过客的茶钱。
过二龙桥，过群仙观，
处处曲折，步步艰难，
在山缝中小路只有一线，

在山崖上石阶才二尺宽，
用手用足用眼，
用全力去攀缘，
顾不得观景，顾不得流连，
眼盯在脚上，心内悬悬，
到了北峰，才气舒心坦，
苍茫的秋色，眼界一宽。
看，三峰在南，寒翠接天，
峰峰挺秀，隐隐的有些云烟；
东望，渭洛与黄河离合婉转，
大河浩浩，渭水回环，
细细的洛水，流动在中间；
金沙秋色，分入三川，
陇海铁路微微的一线；
大河的对岸，起伏着层峦，
山色淡黄，烟沙无限，
那就是宝血染成的中条山！
十八里外，便是潼关，
粉碎寇敌的巨炮，声声传到华山。
浩荡苍茫是华山的北面，
登高放眼，战场便在面前，
山连水绕，无限的风烟，
使人要狂呼，要长叹，
噢，男儿的热血，要洒给抗战，
要洒给这奇伟的高山大川！

近处，白云一峰肃立无言，
象忠诚的侍卫默默的守护着华山。
在云台的后面，峭壁上老松斜探，
松旁，老君的犁铧在壁上危悬。
聚仙台小，悬桥不过尺宽，
傍晚，扯起浮桥，交通全断，
寂寂的灯光，小小的神殿，
象浮动在石上，渺小如丸。
聚仙台的对面，
奇石列在山巅，
疏落的八景，如犬如猿；
峭壁上水冲成影，苔色斑斑，
随着想象，随着日影流烟，
也都化作图画，人物亭园。
在北峰过宿，石冷烟寒，
三川分着明月，万影捧着青莲，
使人欲愁欲喜，心内茫然。
次日清早，秋霞五色斑斓，
我们折枝为杖，歌唱着登赴南山，
过圣母宫，三元洞，远远的望见，
象秋日下老龙取暖，
石是鳞，苔是斑，
苍龙恶岭独卧在山间，
左右深渊千丈，一脊横悬，
群峰环列，四顾茫然！

越过龙岭，绿影儿满山，
五云峰上，老松巨柏香色幽鲜；
回望，北峰正在对面，
庙如竖立，头探尾掀，
象老龙探饮山果。
过金锁关，在东南两峰之间，
矮矮的中峰抱着一山的香烟。
距中峰不远，
畅朗的对着南山，
南山上万松挺秀，枫叶微丹，
若迟至重阳，必定遍山灿烂，
八景宫外，小小的铁亭坐在石边，
欲到亭畔，须翻身倒退危岩，
“鹞子翻身”，故作惊险，
华山的奇处并不在此间。
南峰绝顶才是太华奇观，
金天宫外，仰天池前，
北望大河洛渭滚滚三川，
南有秦岭，伏牛在东南，
水绕山连，寒烟一片，
青峰无限，遥接着远天！
俯视，诸峰如拱，绿色相连，
凝寒不散，如抱如环，
莲花仙掌，相映相怜，
绿的峰，绿的树，绿的烟，

一团翠碧静静的仰对着高天！
只有这么多的山，绿意却无限，
只有这么多的秋色，寒微却荡入胸间，
是明，是静，是美，是寒，
一山的诗情诗色，诗人却静立无言！
南天门下，朝元洞里供养着斗宿星天，
在悬崖上孤木空悬，
抓住铁索，面对山岩，
一步步的横移，凑到洞边；
洞下还有仙洞，软梯垂向深渊，
一步一找，一步一颤，
身子悬空，生命悬在手中的铁链！
最后，顺着微红的石岗，向西游转，
太乙莲台上秋日已向西偏，
登台放观，有北峰的清远，
紧凑的华山至此萧然疏散，
金黄的大地，起伏的远山，
似云似雾流荡着轻烟，
秋风秋色，雁字斜列在天边。

附　　录

致友人函

××兄

我没有任何天才，但对文艺的各样形式都愿试一试。小说，试过了，没有什么好成绩。话剧，在抗战中才敢一试，全无是处。通俗的鼓词戏本，写过一点，感到十分难写——只得到“俗更难”的一点真经验与教训，别无可述。现在，我又搬起分量最重的东西来了——诗。作过旧诗，不怎么高明，可是觉得十分有趣，而且有格式管着，是并不很难凑起那么一首两首的。志在多多学习，现在我要作的是新诗。真难：没有格式管着，写着写着就失去自信——是诗吗，伙计？这是一。二，我要写得俗，而没地方去找那么多有诗意的俗字，于是一来二去就变成旧诗新写或中菜西吃了。一方面找不到有诗意的俗字，另一方面在描写风景事物的时候又不能把自幼儿种下的审美观念一扫而光，我不能强迫自己变成洋人，不但眼珠是绿的，而且把红花也看成绿花。没办法！三，新诗要韵不要，本不成问题；我自己这回可是要韵，（事实上是“辙”）而且仿照较为严整鼓词的办法，每行都用韵，以求读诵时响亮好听一些。这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韵不难押，贵在自然，也不是怎么越要自然，便越费力气！（这又是我自己的经验，不强迫别人相信。）

有上述三难，本已当知难而退；却偏不！不但不退，而

且想写成一万行！扯下脸硬干并不算勇敢，再说，文艺贵精不贵多，臭的东西越多就越臭。我晓得，不过，我所要写的是游记，断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事，故须长到万行。这里，倒没有什么中国长诗甚少，故宜试作，或按照什么理论，非长不可，等等说法，而纯粹出于要把长途旅行的见闻作成有诗为证。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用散文写呢？回答是：行旅匆匆，未能作到每事必问；所以不敢一板一眼的细写。我所得的只是一些印象，以诗写出，或者较为合适。

动手有一个月了，仅得四百行；平均每日只能凑成一二十句。连这么着，还有许多句，我自己觉得，不大象诗。几次，我想停笔，不再受这洋罪。可是又怕落个没有恒心毅力，对不起自己，虽然继续写下去也许更对不起新诗。无论怎说吧，我决定写下去，一年半载就一年半载，我跟它拼了。

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因此，个人的决心往往就被社会关系打个很大的折扣，且不提公事私事未能因作诗而一概不理，就是笔也不能随心所欲，老自由的活动。朋友们时常来要稿子。这就很为难了；不给朋友们帮忙，于心未安，帮忙吧，又须时时放下诗而拿起别的来；何年何月能把诗写成，便只有天知道了。问题是办法之母，我想出个办法来：起码在这半年中不写别的，专写诗。写成二百多行，便交给一位朋友发表，以减不帮忙的罪过。好在，诗的内容是旅行中所得的印象，每段诗能自成单位，无须非一气读全不可。还有一点好处，读了一二两段，觉得无所可取，就不用去找三四五六等段，显着我并不欺人，倒也不错。至于不容纳诗歌的刊物，可就无法可想，只好说对不起了！

××兄，由我一回到重庆，你就向我索稿，谨将一二两段献上，并祈指正！祝吉！

弟老　舍，三，四。

成渝路上

来自风狂雪紧的河北，
我脸上挂着蒙古来的黄沙；
穿过了山东河南的平原千里，
看见长江，两岸上绿竹抱着人家。
多么伟丽，怎能不惊异！
伟大的中华！
刚过了冰下呜咽的黄河，谁想到：
就能呆看着黄鹤楼外的梅花！
再往西行，依旧江天无际，
青峰夹岸，都象曾经梦过的天涯；
万壑千山，转过了永教诗人心颤的三峡，
看哪，还有多少座城市，山顶上灯火
　万家！

× × ×

夜雾里的重庆，
霓虹灯照颤四围的深绿山影；
被赤足践平的山岗，奔跑着汽车，
城脚下，黄绿分明，双江激动。
观音岩，七星岗，大溪沟，

陵谷变成的街巷，高低无定；
灯火万星，
从江边一直点到山顶；
江风微动，山雾轻移，
天上？人间？梦境？

× × ×

把高峰镟成了螺旋，
伟大的公路：
青松翠竹夹着金线与金圈，
转，转，转，人与车腾入云雾；
再转，再转，似进若返，
转到另一青峰，也被金线儿缠住；
转过万样的峰岩，
擦过了悬崖深谷，
几个黑豆儿在金线上往还，盘旋，
噢，明白了昔人蜀道难的恐怖！

× × ×

藤枝划着车顶，
一小条儿天底下微微有些绿光；
天成的石巷，松藤任意的造成阴郁，
千丈的石壁，亘古默立两旁。
似入了古洞，汽车嗡嗡的发响，
睁开巨眼，射出光芒；
小鸟从岩巢里飞起，狂叫，
对新时代疑恐惊惶；

开上去，车嗡嗡的响，管小鸟怎样，
气油与钢铁的时代，有力的就有主张。

×　×　×

出了那浓绿阴森的石洞，
豁然开朗，左顾右盼尽是田园。
伟大的历史与民族，多少代的勤苦，
把奇形怪状的荒山修成了水田。
地图上一丛丛的针叶，代表着山脉，
啊，在黄帝子孙手里，
山脉也得变作平原：
看见了山陵，便想起了农作，
流不尽的血汗润透了青山！

×　×　×

看，最低处也许是小小一条溪水，
几堆瘦石，万竿细竹，
一片轻烟；
往上，多少多少道士霸，
一道道的界分着水田；
每一道都是绿的，种满冬天也开花的
　胡豆，
人们勤苦，连土霸也难得偷闲；
多少条绿线画在山坡上，
随着山形，有的直顺，
有的湾湾；
一道儿绿，一块儿灰，

灰而明的玻璃，一梯梯的铺满了山间；
再往上，还这样，
温柔的绿线，灰亮的水田；
田水不深，都把远处的山峰竹林倒映
　得十全；
有的地方，田亩一直开到山顶，
有的地方，放弃了山顶，任牛羊踏着草玩；
在山腰里，竹林密掩，
看不见人家，只有些流动在竹叶间的炊烟；
绿与灰的静穆，
主领着山里的冬天；
似乎怕太单调了一些吧，
偶然有块赤红的坡儿，
白羊往还；
说不定，一片经霜的金桔，
突然的使山景明艳鲜甜。

× × ×

青峰旋转，绿竹如流，
汽车飞转着巨蛇样的公路：
古拙的青木关，界开巴县与壁山，
再赶到永川，正好过宿。
从永川经过荣昌与隆昌，
河边上都晒着长长的夏布；
冬天预备着夏天的营生，
一年四时，民族之手工作没个停住。

可是，从天亮忙到天黑，
那些脸儿苍白的幼女与老妇，
象专为教别人发财似的，
一日的工资至多是可怜的一角五！
到处是奇丽的山川，
到处是肥美的地土，
在短短的一段行程中，
看见几种气候里的菜蔬花木。
园林田产的丰饶，
决定了手工业的忙碌：
公路上一行行的赤脚男儿，
肩着黄白的土纸，各色的土布；
那一家家小纸坊，茅庐外安着水车，
水声从山间一直响到幽谷。
地产的丰富，人手的辛勤，
可并救不了天府之国的贫苦：
七八岁的弱女儿，
也随着那些壮汉赶路，
窄窄的前胸几乎要贴到地皮，
娇嫩的背上压着无情的重负。
还有那没了牙的老人，
擦一擦老眼，瞅一瞅四处：
一块桔皮，一节枯枝，
都须把风湿入骨的腰腿屈俯。
这流着香蜜的乐园，

莫非有什么妖魔施着阴毒的法术？

× × ×

笼在青丛与山雾中的火焰，把一片山林
　照得灰红；
人影锤声，昼夜不绝的，
移动，叮咚。
挑着负着，七八斤一条的铁棍，
由那片火影里运往各城。
山中的铁，
城里的钉，
高高下下的山路，
哼哼哟哟的人声，
丰富的天产，
辛苦的人工；
有铁，我们有铁，这时代，
岂不是有铁便可以称雄？
看，在苏杭平津的倭寇，
不是正弯着腰儿，拾取破铁烂铜？

× × ×

只有伟大的中华，
能有这么伟大的一省：
东山有铁，西山有煤，
比燕窝鱼翅更宝贵的食盐，我们有自流井！
一路上，遍地是三九天里的金黄菜花，
茶花腊梅，虽然没用，也不辞点缀风景。

一路上，黑块是煤铁，
白块是食盐，
压弯了男女肩上的绿竹竿，爬山越岭！
× × ×
无论县城与镇市，
都显出惊人的拥挤与繁荣：
最悦目是清晨的菜市，
两经溪水洗净的蔬菜，
碧绿鲜红；
新编好的竹筐，天然的明绿，
装着肥嫩的黄菲和挺秀的雪里蕻。
竹筒盛着陈醋，
香油在坛形的竹篓中，
竹席上摆着盐块，
蔗糖在竹筐里面盛，
用不着商标来保证土产，
本地风光的竹筐竹篓就是说明。
即使是小小一座镇市，
也有几家屠户，头蹄肠肚挂满竹棚；
三百斤重的花猪，一步也走不动，
安稳的卧在滑竿上，连哼也懒得哼。
在街心，虽然没有新式的楼宇，
可是铺面的洁整证出买卖的兴隆。
蜀锦川绸彩绣的光华灿烂，
值得每个人的欣慕与赞称。

但是，谁能想到，在这山城山市里，
纽约伦敦的货色居然占着上风！
啊，这伟大的中华，广大的地土，
若只是世界的商场，怎能
不随着大江东去，
血液流空！

× × ×

每座城中，
都有多少家茶馆——
穷的人尽管穷忙，忙不到，
这些龙门阵的据点。
清闲自在的人们，
抱着只有几星炭火的手炉取暖，
吸着公用的竹胎水烟袋，
轻巧的吹着火纸捻，
以舌战群儒的英姿，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
神圣的抗战，的确激动了民族的良心，
对得起历史，我们的时代有的是英雄好汉，
可是在这清茶水烟之间，
个人的损失是真正的国难！
什么时节也忘不了发财，
即使发了横财，他们依然郁郁不满。
在鲜果糖食摊子左右，茶馆的门旁，
离茶客们不过三五步远：

瘸腿红眼的老妇与衰翁，
用报纸弥补着一身的破烂，
两手轮流搔抓疮疥的幼童；
红绿相间的脓血满脸；
瘦得象条竹竿，
脸上似乎只剩了机警多疑的一双眼；
一面留神着警察的动静，
一面向茶客们伸着手抖颤。
他们的饥苦，绅士的安闲，
或者不无关系，这边品茗，那边讨饭；
因此，讨饭的活该讨饭，
绅士们只能给他们一声“讨厌”。
一盏红灯在小门上闪动，
香臭难分的气味流到街头，
有枕有床，无日无夜，
这里的享受是鬼域的风流。
一时的兴奋，给绿脸上微添光彩，
终生的懒惰，使晴朗的世界永远昏幽。
假若一年半载的，这里只活埋了一二懒汉，
那倒也引不起任何人的忧愁；
可是，肯狠心毒死自己的，
定会豺狼般的向别人索酬：
看，茶楼上藏着的弱女，
不是被家里吸血的烟枪葬送了自由？
茶肆中闲坐的那些活鬼，

除了私人的利益，似乎对一切全愿结仇，
他们是田主，房东，或典当的老板，
多一些乞用正是他们的丰收。

×　×　×

碧绿的河水，赭色的群山，
一眼望不尽的都是蔗田：
半绿的蔗梗，微黄的蔗叶，
一片片连着灰淡的远天。
公路两旁，晾着半干的宽叶，
侧着身让路，男女横负着长长的蔗秆。
蜜饯的麦冬，蜜饯的桔饼，
甜蜜的内江，确是儿童们的乐园；
连鲜红的辣椒也得到变成糖果的机会，
多棱的冰糖，代理着幌子，在铺外高悬。
苦工们挑着整盆的糖滷，河岸上系着运糖的
　木船；
散布在四乡的是“漏棚”与糖厂，
田沟里流泄着黑红的蜜汁，甜里带酸。
墙头上一列列的瓦盆瓦罐，
竹棚下糖盆坐着小坛，
用河泥作成的光润的土饼，
垫了一张糙纸，压在糖盆上边：
泥饼中的水分滤过了蔗滴，
掀起泥饼，二寸厚的糖沙松软鲜甜；
滴入小坛的蜜水，再炼成滴，

“二白”的制造也是那么简单。
古拙的用具，简陋的方法，
一万元的资本，现在，也极容易赚到两千，
茶馆里忧时之论，只怕民贫物竭，
其实因战时的需要，只要生产便会赚钱；
土盆泥饼一日多似一日，
蔗糖已大篓小篓的运往陕甘；
就是那牛津风度的学士，
和以巴黎生活为标准的什么官员，
也勉强喝着云南野长的咖啡，
幽默的微叹：噢，中国糖也有相当的甜！

× × ×

在这永是峰回路转的行程里，
到处都看见肥健诚朴的壮丁：
公路上，镇市中，随时听见齐呼的一二三四，
天还未亮，城里城外都起了抗敌的歌声。
散沙般广大的民众，
今天齐一了脚步，筑起肉的长城；
铁的纪律，疗治了精神与身体的病态，
纵莽关西大汉，一声立正，也都挺起前胸；
两三个月的训练，他们晓得了国事，
激愤的愿从万重山里冲到南京。
同时，在那些繁闹的城市里，
新中国的生命也春草似的峥嵘：
古代的铜锣敲报着更次，

五更起来的却是新时代的男女学生；
军帽军衣，一律的赤着脚，
“唤醒操”跑尽了全城；
红润的脸上流着热汗，
早雾未退，那些纯洁的心中却见到光明；
“中华民国万岁！”
“万岁！”连挑着青菜的也应了声！
新生命新精神正在滋长，
因了抗战，建国必成。
可是，这歌声与呼喊，无疑的惊扰了
贵人的晓梦，就断定了天下并不太平。
忌妒，安闲，自私，凑成悲观的心理，
新的气象使他们气短心惊；
挂着山羊胡的老狐狸，卑鄙贪污而外，
之乎者也的制造着无理的怨声。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是的，
可想不先把狐狸之血祭了抗战的英灵？

×　　×　　×

山城里几乎都有座小小的公园，
山水之间的简阳更难例外：
万安桥下荡漾着晴江，
园里的红梅使晴光倍觉可爱；
微风把香味送入竹林，
是诗是画，一片悠闲自在。

啊，可这是什么时候？
一处的风花阻不住山河破碎的感慨：
看着这里的梅艳江波，
想起了东海的崂山与泰岱；
领取山河之美要先还我山河，
铁与血争夺着这伟大时代！

× × ×

快到成都，快到成都！
成都！成都！
从小学地理上就知道它“地处盆底”！
究竟什么是盆底？
加快了速度，汽车似乎了解客人的心急。
到了吗？快到了吗？啊，在哪里？
快了，还须翻过一道山，不过三十多里。
什么，三十多里？还要翻山？
哼，这广大的地土，真有时候使人沉不住气！
忘了看山，忘了南北与东西，
眼钉着面前，祷告着那就是平地！
平地，平地，有希望，车已由高而低；
可是，那边还有金黄的路一条，横在山腰里；
快，快呀！绕过那道山腰，
无疑的会看到神手捏成的盆底！
似一股山洪，车往下流，
群山倒退，林鸟惊起；
快！快！这时候忘了什么蜀道难不难，

见着平原，就是北方人的故里！

× × ×

比北平老着好多辈的成都，
却可笑的被称作小北平！
地形建筑民情的相似，
怎能曲解了历史的实情？
武侯祠的松影，
薛涛井的竹声，
使人想象着汉唐的光景，
要从历史的血脉里找到这不朽的名城。

× × ×

知道历史的悠长，
才会深思民族的宝贵。
几间屋宇的堂皇，
几个汤圆的精美，
几疋蜀锦的光柔，
几家庭园的明媚，
纵使能媲美，或胜过，北平，
啊北平，已失身在倭敌的手内！
从这万峰环卫的城里攻出，
一直到收复那遍地黄金的东北！
所需的是热血与刀枪。
用不着那使人衰颓的北平风味！

× × ×

宽敞的平房，

小小的巷道，
在闹市略有些嘈杂，
颇有些地方静如大庙。
大街上，扁扁的腊味猪头悬在檐前，
象些老大的蝙蝠睡着午觉，
里边还有多少样小吃食，
坛罐上标着红签，样样精巧；
几片洁白的丝棉悬在另一家，
瘦脸的衣匠缝着蜀锦被套；
每一家小食馆有他特有的作风，
门外标着离奇或雅趣的字号；
再过去，也许就是一条深巷摆着鲜花，
金桔和水仙一束束的香色俱妙。
在肃静中这老城有它的风趣，
在不大惹眼的地方有它的豪华奢傲；
还不至落雪的冬阴，已使茶馆中
的雅士们穿起轻暖的皮袄。

× × ×

抗战的中华，不但开开了西南财物的宝库，
也没忘造就着新中国的人才：
静美疏落的“华西”招待着流亡的姊妹，
望江楼外，川大忙着起建楼台；
种着楠树的街巷，在冬晨的薄雾里，
一群群提着书包墨盒的男女小孩，
说着南北各方的言语，

可是
合唱着“不作奴隶的人们，起来”。
残暴愚顽的日寇，自作聪明的
封闭了清华北大，炸碎了南开；
哈，这不为考举人而设的教育，
小儿女也懂得关切着胜败兴衰。

×　×　×

闲适的成都有它的忙碌，
窄窄的古巷里，阴暗的小屋，
男女挤在一处，工徒们打着哈欠，手却不敢停住。
这边栽着牙刷，
那边切着牛骨；
叮叮当当，这里打着铜壶，
哗啦哗啦，那边织着土布，
印着“抗战建国”的毛巾，
描了金花金字的蜡烛，
硬砸透眼孔的绣花针，
煮软再加工的牛角器物；
千只万只的手，
准确，细腻，勤苦，
一齐在支持着一日三餐，
一齐在抵御外货的流入。
这才是与抗战有关的成都，
民族的巨手画出自力图存之路。

×　　×　　×

一片阴云，千里归路，
别矣成都！
重新再走上那伟大的公路；啊，那征服——
万壑千山的公路，象征着民族的前途；
艰苦，可是光明，哪一座晴峰没有幽谷？
让我们英毅无畏的展开地图：
团结为桥，渡破艰苦，
正义之路，冲过了荒芜！
阴云，瑞雪之母！
别矣，成都！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十四日《大公报》

海外新声[①]

(1)

不是炮弹的炸裂，
不是锣鼓的乱碰，
太平洋的潮声，
惊醒了多少酣梦。

(2)

我时时看见你们，
虽然没有你们的像片。
坚忍不拔的精神，
含在新声的里面。

① 署名舍予。

⑶

你们挨饿受冻伴着荒岛，
为什么不在这里听杜威、罗素？
要设法超度他们，
快快脱了军国的劫数！

民国十年二月五日

载日本广岛高等师范中华留广新声社《海外新声》一九二一年二月第一卷第二期

日本撤兵了[①]

我到学校去上军事训练，
操场上一个人不见。
几株挂着苍绿豆角的老槐，
在秋风中向着灰云微叹。
地上的白霜，还没踹乱，
操场上一个人不见。

我到讲堂去听讲，
师生们喜气洋洋。
女的换上了新鞋新袄，
男的脱了蹩脚的军装。
先生说薪水六成有望，
况且，嘻嘻嘻嘻，中国哪会一时就亡！

我到市场去买东西，
日本货物又全摆上。
我看墙上的标语，

① 署名舍予。

只有一个“仇”字还没被《天女散花》的黄单掩上。

我到车站去送人，
看见官吏纷纷到东北去：
大乱之后，据说，
谋差较比容易。
暂时不带家眷，
万一日本兵再回来呢！

我到政府去打听，
日军确是撤退了几里，
再求一求国际联盟，
也许日内还有好消息；
国联不行呢，
美国一定会给我们出气！

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齐大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音乐的生活[①]

我，宇宙之琴的一个单音，
想在琴曲中试试我的轻颤；
假如我在调和的群响里消失，
似雨滴落在“海母亲”的怀里，
感谢那弹琴的圣手，也许是上帝，
使我伴着“音姊妹”们游戏。

宇宙之琴的弦上，不只有工，尺，上，四；
山，海，狮，凤，风，雨，花影的徘徊，
有声与无声的，是并非全无颜色的音符；
还有我的一首小歌，在黄蝶的翼上，
陪衬着东岳上的松涛。
我不愿听音乐，除非我在音乐里；
假如我在音乐里，能不能还听得见自己？
噢，弹，琴手，弹那宇宙之歌，
在和音的梦中只有一切是自己。

① 署名舍予。

别说我不甘静寂，
我愿随着余音飞入静寂之乡：
山静如雪，
海平如镜，
在那里把我的无音之曲，
放在夜莺的梦中，
叫她睡得加倍的甜蜜。

载一九三二年一月《齐大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国　葬

敌人退了，
远处炮声还响，
晨雾卷住战壕上的枪烟，
战马和军人静卧在血地上。
我们认识自家的健儿，
他脸上有愿死的笑容与必胜的希望。
我们没工夫击鼓，
我们不敢歌唱，
只脱下帽儿，
用军旗吻他的笑脸上。

爱国的男儿！
你姓什么？
你叫什么？
没有人晓得。
你同队的朋友已经死尽，
无从打听；
你胸上的名标已被炸碎，

① 署名舍予。

无从证明。
“爱国的男儿”用血写在一片木板上，
作你的墓碑。
爱国的男儿！
你生在哪里，长在哪乡？
没有人知道。
你也许来自浙江，
也许来自福建，
也许自幼便漂流四方。
“爱国的男儿”用血写在一片木板上，
它将替你说：
你生在中华，为中华而亡。

爱国的男儿！
你可有父，你可有母？
可有兄弟姊妹？
你也许是个孤儿，
不记得父母的音容；
也许离弃了家庭，新近加入了军队。
“爱国的男儿”用血写在一片木板上，
它将替你答对：
中国是你的慈亲，
你有四万万兄弟姊妹。

爱国的男儿！

你有什么遗嘱？
也许你有万语千言，
炮火击碎你的心房，未及说上；
也许你要呼一声“爱人”，
枪弹打断了你的舌根，未及叫出。
“爱国的男儿”用血写在一片木板上，
“愿中华和公理战胜”，
必定是你的遗嘱。

爱国的男儿！
你没有衣冠，
你没有棺木，
你没有鲜花，
你没有悼祝。
头前掉一片木板，用血写着“爱国的男儿”，
身上覆盖几锹黄土；
这便是你的国葬，男儿，
男儿，这完整的国旗作你的衾服。

我们不敢高歌，
我们无暇击鼓，
我们不屑悲啼，
我们不敢久停，
看，东方既明，
逐走晨雾，

朋友，爱国的男儿，
我们吻你这一片黄土！

载一九三二年三月《齐大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微　笑[1]

我将怎样得到，
一个钦佩我的微笑；
钦佩里没有情爱的纠缠，
使我自由，并且骄傲！

似乎猛然地想到：
她永不因钦佩而微笑，
她不赐给自由，更不许我骄傲；
宇宙缩小得似颗珍珠，
多喒她那么一笑。

再想想吧，更觉可恼：
我自己能否因钦佩而微笑？
能否读她象读一本奇书？
就是奇书不也曾使我颠倒？
况且相视无言，
镶着珍珠的那么两朵微笑！

① 署名舍予。

前来，前来，前来！
天仙魔鬼齐声喊叫。
我向旷野里跑，深林里藏；
在小梦里又遇见那个微笑！

我将怎样得到，
一个钦佩我的微笑；
钦佩里没有情爱的纠缠，
使我自由，并且骄傲！

载一九三二年六月《齐大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红 叶

将完成了一年的工作，
光荣得叶儿也象玫瑰。
怎受得住重阳后的西风？
得不憔悴，谁肯，
就连一钉星儿，自甘憔悴！
在秋风里，就在秋风里，
舞吧，秋风送来的到底是音乐。
舞恼了秋风，晚霞儿欲睡，
舞吧，乘着那欲圆未圆的明月。

流尽了西风，流不尽英雄泪；
舞吧，每一片红叶！
山腰水畔，点染的是胭脂血，舞吧，
连影儿，也左右回旋着红的黄的音乐。
生命最后要不红得象晴霞，当初为何
接受那甘露甘霖，大自然的宝液？
适者生存焉知不是忍辱投降；
努力的，努力的，呼着光荣的毁灭！
草儿低头，虫儿不响，一夜秋霜，

只有红叶，哪怕是孤单的一小片红叶，
还舞着；菊花虽好，怎奈不会飞翔，
是我，只是我，在菊花时节，
舞残重阳后的明月？

廿一年，九·一八

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微音》月刊第二卷
第七、八期合刊号

恋　歌

自从梦笔生花，才思赡富，真乃风声鹤唳，草木皆诗，信手拾来，俱饶奇趣。观已将瓜皮小帽换为桂冠，特此声明，谨防假冒。

自从那天我看见您，姑娘，
我才开始觉得了生命。
您看，往常一顿吃四个馍馍，
那天，我吃了整整一个锅饼；
我那憧憬之胃，正如那歇司特力之心，
从那天起，一齐十二分的发痛！
您那满身的曲线，和
那双安琪儿的眼睛，
我告诉您，我若是敢形容，
便是天大的反革命！
我愿化为一只可爱的小猫，
在您怀中咕噜咕噜，三年也咕噜不尽，
咕噜的都是妹妹我爱您，
毛毛雨，和请您看电影。
姑娘，你发点慈悲，为您

我害着相思与胃病！
我在梦中，唤过您多少声“笛耳”，和
　多少声“大耳令”，
那只因为，慈心的姑娘，
我还不晓得您的名和姓。
告诉我吧，您是姓张，王，
李，赵，还是洋钱声儿的宋？
您若不肯，我只好学福尔摩斯，
四面八方用科学方法去打听。
先告诉您些，我不完全属于无产阶级，
但您如愿意，我也可以去革命；
您若不以为然，那么，
我可以坐着汽车天天把鲜花送。
只要您愿意，什么都成，
您一张嘴，咱们马上可以把婚定。
我现在是真正的独身，虽然在乡间，有个老婆
　脸黑得象吕宋；
那不要紧，您自然也不在乎；您更应当
可怜我，那是有志青年的大不幸；
假如您在乎，我向天赌誓，明天，
明天我就下乡把她往娘家送。
每月供给她块半大洋钱，
凭良心说，这总不算侮辱女性。
钻石戒指，您的，我决定去选挑，
只等您那玫瑰之唇那么一动。

假如，我的爱之晶，您说声NO，
天大的希望与狗命一条将同时坠了井；
那么一来，姑娘，您瞧，
宇宙，汽车，鲜花，跳舞，便都要一干而二净！

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论语》半月刊第七期

慈　　母

没见过比它再伟大的东西，
因为它的名字叫“国”。
在那淫腐的巴黎，
或是崭新的赤俄，
我低首独行，“中国人”，
背后那么指着我。
我恋着莎士比亚的情歌，
或看醉古代希腊的雕刻，
在梦里，我游着雅典与伦敦，
却象红莲绿柳的那片江浙。
我听着西伯利亚的夜莺，
或是世界语的秋风瑟瑟，
这些音乐在我心中的抑扬，
是李白杜甫用惯了的平仄。
梦里，常是梦里，我轻唱着乡歌，
病中，特别是病中，渴想着西湖的春色，
我的信仰，也许只有一点私心，
离着中华不远的当是天国！
我愿与流星们穿舞过银河，

我愿与白鸥在太平洋上飞过，
假若正飞着，偶然有个微音：
你是哪儿的？我无须思索，
更惊奇的准备，向那金黄的北平，
或那乳绿的扬子，往下奔落。
我爱着全世界，爱着黄白棕紫种种的人儿，
每个言语有种乐音，每样皮肤有个可爱的颜色；
我爱着那朴素或艳丽的自然，
我的朋友还有雪白的小猫一个。
但是那三个中国字，我的姓名，
是宇宙间最甜的荔枝与甘蔗！
它们，三个小珠子似的字，串着我的灵魂，
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了我！
它们轻妙得不似“雪莱”，
壮丽得不如“歌德”，
但是自从在我母亲的口中，
它们便带着“荆轲”与“岳飞”样的音色。
同样的，泰山、扬子、松花、洞庭，
和那雪掩的金沙的戈壁大沙漠，
听着，虔敬的，我的慈亲，
就是它们的圣母，名字叫中国！
我唤着她的圣名，
象婴孩挨着饥饿，
把我的血还洒在你的怀中，
我将永远在那儿欣卧；

年年的春燕，岁岁的秋虫，
将唱着你的儿歌，告诉我：
睡吧，儿，还在母亲的怀中，
你曾爱过母亲，她还记得，永远记得！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

教 授

张先生是位有名的教授，
所以最怕人家看他不起；
自己太忙，不能写文章，
专等别人写了加以攻击；
不幸，没有什么毛病可挑，
便搜寻点私事出出气：
说作者心田不正因为鼻子歪，
或是小时候偷过一管笔。
文章不肯写，讲义懒得编，
破着工夫为徒弟们写短序，
字写得古，图章刻得精，
由白话返文言，偶尔才用个“的”。
爱国的言论时时在报上登，
一听库伦有难，立刻将家小送到广州去。
薪水不发，懒得上堂，
薪水发了，应略事休息。
可是钟点不妨多多的争，
反正时常请假显着大气。
提倡国货，收买古籍，介绍中医，

租一所洋楼为是有拉水的便器，
因为他在巴黎读过四书五经，
还在伦敦学了社会经济，
西方的物质，东方的精神，
一以贯之，死而后已！
不幸，果然有一天他一命归了西，
夫人小姐全动了气；
那天和他索汽车，
他说做了院长自然会有的；
谁知院长未作身先亡，
汽车，况且怎么安置那个女书记？
夫人一怒到校去索薪，
只得了预支的几张正式收据！
挽联花圈挂满在灵前，
呜呼！张教授的钟点被别人分了去！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长期抵抗

好小子，你敢打？
我立刻通电骂你祖宗！
并且高喊，长期抵抗！
一定：你的耳朵当然不聋？
你在这边打，打吧；
我上那边去出恭。
敢过来不敢，小子？
敢！好，你小子是发了疯。
你真过来？咱们明天再见，
和疯狗打架算不了英雄。
我今天不打你，明天不打你，
后天，噢，后天是年节我歇工。
这么办吧，过了新年再说，
你不前进，我犯不上改守为攻；
你若前进，自讨没脸，
我决定长期抵抗，一辈子不和你交锋。
啊，长期抵抗，长期抵抗，
难道伊听着就无动于衷？
一年，二年，你有多少炮弹，

敢老拍拉拍拉向我轰？
假如你自己震破了手，
难道你妈妈就不心疼？
你看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讲究未曾开炮先去鞠躬。
小子，你也学着点礼貌，
好好的邻居何必水火不相容？
况且为何不向老美老俄先瞪瞪眼，
他们和你正是对手相逢。
没事偏来找寻我，我又不是
铁做的脑袋，穿不了大窟窿。
再不然，你不是炮弹太多无处用吗？
何不去打火山，也省得地震咕咚咚。
劝你不听，我也无法，只好
长期抵抗，一直退到云南或广东。
到了广东，
你还能再打，你还敢
炮轰香港惹翻你的老同盟？
凡事该得就得别过火，
善恶有报不要逞能！
长期抵抗，慷慨激昂！
听见没有？来，放下枪炮咱们先喝一盅。

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空　城　计

日本小鬼吓了一跳，
怎么城里静悄悄！
莫非空城计连琴也不弹，
伏兵四起脑袋纷纷掉？
登高一望笑哈哈，
原来老将精勤练赛跑。
大车小车齐向南，
黄沙滚滚风浩浩；
千箱万箱行李多，
悲壮激昂私囊饱。
失城丧地谁管它，
反正没人把咱老子怎样了！
细柳营中打算盘，
十万百万，哟，哪儿来的一声炮？
中军，是不是敌人临了城？
元帅！有三个黑影在远处跳！
啊！哇呀呀呀呀呀呀！
气杀我也，为何不早报？
将军一怒退出城，

越跑越怒不停脚，
一气跑到土耳其，
安居乐业大寿考。
日本小鬼亦欣然，
各得其所哥俩好。
君不见满洲之国何以兴？
只须南向跺跺脚。

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谜

说，什么是生命？
啊，不过给别人制个谜。
你猜不着我，
我猜不着你；
不然，同床的爱人为何
你朝着东，我朝着西？
母子们为何闹脾气？
不然，为何独自祷告上帝？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活着，最好彼此笑嘻嘻，
死了，咱们谁也不理谁。
你说我有点小聪明，
十二分对不起！
我看你脸上没雀斑，
天大的可喜！
就这么着吧，
假装你我是亲兄弟。
哥哥是个谜，

弟弟是个谜；
好吧，多握几次手，
少争几回气，
你知道，咱们死了，
谁也不理谁！

载一九三三年五月《文艺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

青　年

不要说世上没有一块净土，
青年们的心都含着早春的朝露，
象才被燕子看见的玫瑰花，
红似朝阳，比朝阳多着一团香雾。
那颜色忽深忽浅的春风，
随着阴晴不定的云路，
为你，用轻寒挽住了春光，
为你的嫩萼吹来南洋的浅绿。
生命之春是生命之花，
噢，贞纯，欣喜，舞且歌，歌且舞！
生命之春是生命之花，
生命之花是万有之母。
生命之花，放开历史的奇葩；
明日的蝴蝶已成死物。
昨朝已死，什么是新的纪元？
新纪元是你的蕊香初吐！
展开，展开似玫瑰的一点红，
青年们的心，万有之主！
展开，你只青春的欢欣，

斩尽一切冬的阴苦，
使香美的呼吸吹出个鲜明的宇宙，
创造才是青年的艺术！

1933 年

打　刀　曲

呼——嗞，呼——嗞，
　火星乱溅。
呼——嗞，拉！呼——嗞，
　钢刀待炼。

叮当，噢，叮当，
　打，打，再打几下！
叮当，叮当，噢叮当，
　杀敌的钢刀，再打！

呼——臂上发汗，
嗞，火花乱溅，
　呼——嗞，火光红绿，
拉，绿的是筋，
打，红的是汗。

叮当，叮当，
　铁花乱飞，再打；
叮当，噢叮当，

钢热欲流，再打，
这是杀敌的钢刀，
叮当，多打几下！
你们在前线上杀，呼——嗞，
我们在这里头打，叮当，
绿的是筋，
红的是汗，
叮当，噢，叮当，
杀敌的钢刀在炼！

载一九三三年五月《文艺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

致富神咒

无论在什么年光，
假如你聪明，我的宝贝，
无论是什么事情，
都能找到发财的好机会。
眼，心眼，要多穿几个玲珑的小窟窿，
耳，心耳，要象小狗老那么似睡非睡；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才是艺术的痴迷与沉醉。
机会随时有，这个自然；
可是更别忘了利用地位。
天灾人祸，旱涝不收，心眼展开，
你时时处处与财神老爷面面相对；
想想看，你有个职分，或有点名声，
好了，发起赈灾便利市千倍。
你要勇敢，这个自然；
不过，你还要莫弃小惠：
要胖难凭一碗木樨汤，
得吃就吃才能扩大了胃。
比如说，热河大战血横流，

后方医院岂不急当去筹备？
好了，假如朝中有个人，
要个万儿八千作开办费；
弄他一个护士，最好是你的表嫂或表兄，
不然就请个医生，假如内亲有这么一位；
然后，新闻纸上锣鼓喧天；
然后，拉几位伤兵安慰安慰；
然后，免战高悬在大门前：
“院中人满，已无床位。”
假如你是男，慈心的真罗汉，
假如你是女，血热的紫玫瑰；
不管是女，不管是男，
反正发个小财有些趣味。
自古财神专佑开通人，
别信那天理良心那剂麻醉。
君不见满洲之国名士多，
神仙不斩狼心与狗肺。

载一九三三年五月《论语》第十六期

痰迷新格

夫痰无新旧，嗽久成痨；迷有浅深，心终作病：是以论语悬痰迷之禁也。今乃独标新格，自列摩登，诚掩耳以盗铃，亦搔头而摹鼓①，其愚不可及矣。然而人生于世，鱼跃于渊，自古已然，于今无异；试观今日之东北，竟是谁家之西南？窃钩者死，卖国者荣，古今若出一辙，字号原无二家：新者旧，旧者新，良有以也。马马虎虎，至圣宜时，燕燕莺莺，寡人好色。况诗乃心声，糊涂难得，痰为肺结，传染而来。以期期以为不可，何编辑之不惮烦也？谨献三章，登龙门而价十倍，辱蒙下采，抱敝帚以重千金。如遭白眼，誓入黄泉！谨启。

(一)

自从母亲流产了我，
黑暗的大地哟，朝阳！
象牙塔内的憧憬，
女性难道不是大姑娘？
她是天上的安琪儿哟，
下意识的我在疯狂。

① 舍猫（即舍弟舍妹之舍）小球，每逢人搔其首，辄咕噜若鼓。求对仗之工，不惜自创典实也。——作者注。

（二）

举起了苦杯，喝着“情人梦”，
布尔乔亚的氛围。
难道我不漂亮么？
幻灭之火烧成的死灰！
阿波罗的我在苦闷，
一切的一切一大堆。

（三）

在爱之乡去巡礼，
赤裸裸的高戴桂冠，
天使们的曲线美哟，
怅望了一月零三天；
失了魂的我哟，
怎的也失了乐园？

载一九三三年十月《论语》第二十七期

鬼　　曲

在个风微云重的冬天，
疏散的雪花轻落。
三五只寒雀躲在窗前，
吞着头彼此时时偷看；
会意的偶尔啾啾两声，
今日的饥寒也许是
“自然”的慈善：雪掩的麦田
预言着端午的金粒。
冷气慢慢培肥了雪花，
也密起来，前仆后继。
没有管弦的轻舞似狐步无声，
树枝与小风也不再低语。
三伏三九是午睡的故乡，
无聊伴送我入了梦境：
寒花似的抱着些悲酸，
乱世人，哎！哪有香甜的梦。

在条空路上我独自前行，
微光仅足拦回过度的恐怖。

切盼面前有些灯光，
或是犬吠，给行人点安慰，
宇宙似还没有诞生，
连海菱样的蝙蝠也不见一个。
不敢折回，知道来时
并未遇见什么人，物。
听着自己的足音，
看着自己的襟袖，
连头也懒得抬一抬，
希望中的星天是无边的黑暗。
也许左近有插天的乱峰，
千年积雪断尽了春的消息；
什么也胜于独自心跳，
可是什么也看不到；
失望若是惊恐的泉源，
只好勉强勇敢将自己欺骗。

象赤道上的昼忽成夜，
庞丑的黑影猛然吞尽余光！
即使路旁尽是江南的新柳，
极留神的我守住路中央；
有路可循是唯一的安慰，
最近的黑暗仿佛是最温柔！
记得儿时在慈母的膝上，
襟袋里满载着一个铜钱

的落花生——甜美的追忆！
炉火烘暖我的通身；
连母亲的腮上，那么苍白，
也透出了顷刻的微红，
字字甜蜜，她诓我入睡：
说什么大年三十的夜间，
诸神下界，就是个小儿在
黑处独行，也没有老妖
敢伸出绿毛的巨手……
时时我渴望着岁残，
可以任情的通宵玩耍；
虽然在除夕的忙乱中，
辫上结着新红的绒线，
还是早早的睡去。啊，半世违离，
因一时的恐怖想起慈亲的言语；
但愿今天便是那样的时光，
纵无爆竹与群星，也无危险！

祈求是危害的先兆，
不久我便越发不安：
我的眼虽看惯了黑暗，
可是辨不清何处来的水声。
我的耳专听着自己的心跳，
外面的微音加重了颤惊；
况且似雨后的野流四窜，

带着砂石各自把阻碍冲开，
或是浑河在秋前突涨，
平堤的群溜击撞成旋。
听官只会半疑的暗示，
真象，黑暗封着眼，我无从看清。
莫非是在危崖之上，
举步便落入毒恶的蛟潭？
还是路已成了海角，
孤独的指着腥海荒流？
也许是距离得还很远，
夜静的波涛分外惊心？
即使是想象试探着勇气，
自卫的本能阻住了足音；
象多脚的绿虫在秋阴下，
一声落叶使它缩敛成一团。

经验教给我莫要慌张，
立定了细听水声的所在。
以足轻试，象谨慎的盲人，
果然，地上有些泥湿。
河，也许是海，必是在我面前，
与来时的道路形成丁字。
急流不断，在暗里奔驰，
似从史前流来的恐怖；
只有我的两眼渴望光明，

万有似都在混沌中摸索惯。
看不见的水声，想象的母亲：
桃花流水与黑洋的野浪，
在暗中是一样的变化万端，
水与夜的交谈操着鬼语！
我欲狂叫那创造之神，
一个巨闪照裂了天地。

冷风阵阵从野浪上吹来，
腥苦的雾花挂湿了眉发。
我想轻身去暂避风寒；
刚想到，暗中显了异象：
一星铜绿的火光从远处闪来，
似梦前的眼花明隐不定。
头上无限的黑云，
面前万顷的夜色，
飘着这一点鬼绿的流光，
还有，还有点笛声断续！
从黑暗里向黑暗里探身，
好奇心有时胜过惊惧，
它忽上忽下的升沉，
若是船，必是轻而不稳：
象港口夜间迎客的小舟，
在大船的浪旁一升一落。
渐渐的，风弱时也还有笛声，

细直尖酸似雏鹰的哀叫。
最后，我看见伴着绿光
前进，是一些破碎的水影。
看清了！灯下的风中
惊疑的摆着一片惨碧，
是一面小小的白旗，
被灯光照得微绿。
一个长齿的头骨，那灯！
一双深孔吐出青火。
白骨的桅杆扯着白旗，
倚桅而坐一架骷髅吹着细笛。
一俯一昂，船嘴瘦长，
啄着黑浪，在我眼前浮过！

心挂在眼上，眼随着灯，
宇宙间只有那点绿光闪动；
生命只剩了一点惊疑，
呆立，我忘了呼吸。
船侧，追逐着那点微光，
是几小条不很明的蛇浪。
落在船后的笛音已经不多；
那光，远一点，远一点，
似一缕豆须伸入夜间；
再远，还远，飘入永久的黑暗，
忽隐忽现；一个流萤

不自主的随风而逝。
似看着最亲近的埋入墓中，
我痴立茫然，只想悲叹。

似斜风里的银背杨叶，
我全身颤抖，惊惶
在回想中凝结了血管。
顾不得危险与湿寒，
不自主的我瘫在岸上；
也许正对着巨口的鳄鱼，
滴着馋涎向我轻掉铁尾。
但是，我把这一点肉身
交给了任何样的命运，
水声渐远，流入死样的渺茫。

关于这点诗的说明：我能作诗吗？我不知道。老想试试，可是。今年春天，忽然想到“鬼曲”；谁知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它是个梦中的梦。在梦里，我见着很多鬼头鬼脑的人与事。我要描写他们，并且判断他们。假如有点思想的话，就在这“判断”里。我不能叫这些鬼头鬼脑的人与事就那么“人”似的，“事”似的；我判定，并且惩罚。有点象《神曲》中的“地狱”。但只有“地狱”而无“天堂”等。主意拿定，我就动了笔。到四月间写成了梦中之梦的头一个梦，就是这里的这几行，也就是个小引子。写成，便放在一边，打算把后面全写好再发表。可是从四月到现在，没有拿笔的机会，而诗又是慢工儿活，即使将来能继续作，何年何月作成，简直不敢说。先发表这点吧。自然，这是个小引子，什么意思也没有。要发表它的原因是：以后如能继续往下写，在文字上就照着这几行的样儿：没韵，行与节的长短都

没一定，字面儿浅而要句句落实，不甚求修辞的帮助，由全体看来能象首诗—— 叙述的。谁知道诗应否这样作呢！?即使这是一条路子，我能作到好处与否呢！? 因此，发表出这点来；一面是个将来继续作的督促，一面是希望朋友们先指教指教。

载一九三四年九月《现代》第五卷第五期

礼　　物

我不能供献你，朋友，什么奇伟的思想；
我不能供献你，朋友，甚至于一首悦耳的歌；
我自幼就懂得，可是，怎么把一个钱当作两
　个花：
穷困中的经验—— 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
可是呢，一世界的苦恼还没压碎我的心；
我不会用一根头发拴住生命的船；
我的想象，象春天才有花，是开在我的经验里：
我知道自己不会跌倒，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在
　挣扎。
那么，我所能供献给你的，只是我；
我小，我丑，但自古至今，只有我这么一个我。
在我之外，我没有半亩田；我的心在身里，
正如身外到处顶着一块蓝空，叫作天。
除去我的经验，简直不认识我自己；
我的经验中有你：我想起自己，必须想起来你，
　朋友！
能给你的，我已给过；能给我的，我已接收；
我还愿再给，再受；咱们是朋友。

这里面并没有较量，咱们愿意如此，这样舒服。
我们交换的也许是钱，也许是件衣裳；
但咱们也握手，咱们互视，咱们一同高声的
喊……
这就够了，朋友，咱们活着，为彼此活着。
咱们还有个相同的理想——咱们活着，生里
包括着死。
死是件事实，可也能变成行为；这应落泪的
事实，
及至变成了行为，咱们笑着破坏，以便完成。
最多咱们毁了自己，至少咱们也完成一点，
哪怕是一丁点，真正的破坏，建设是另一个
名儿。
假若一旦死分开你我，噢，那是必不可免的
事实；
我或你先卧在地下，我或你来到坟前——
或者连个坟头也没有——我或你踏着那地
上的青草，
何必含着泪呢，在记忆中咱们曾在一块儿活
着过：
你我的价值，只有你我知道；死去的永远静
默，
活着的必须快活；假若咱们没享受过，
为什么再使后来的哭丧着脸呢？咱们毁了生
命，

就是埋在地下还会培润几条草根，使草叶有
　老玉样的深绿；这草叶上有你有我，笑吧，
　死便是生！
笑吧！假若咱们没那样的活过，咱们再活一
　百回，
有什么意思呢？生死一回就够了，因为这一
　回咱们尽了力；一个霹雳就收住了雨，那
　七色的长虹，
那戏水的蜻蜓，雨后自有人来观赏；认定了吧，
那不是咱们的事。朋友，我供献给你什么呢？
什么呢？假若不是鼓励，我怎伸得出去手呢！

载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益世报》

雪中行军

银妆的世界
破碎的山河
流不尽的英雄血
向前　向前
今朝誓把倭寇灭

鲜红的热血
清白的雪花
红白相间明复灭
向前　向前
我们男儿的事业

寒月明积雪
荒林战马嘶
为完成伟大事业
向前　向前
冻不了的英雄血

战衣冻霜结

战士汗如浆
马蹄人迹深山雪
向前 向前
千山万水旗明灭

不分昼与夜
谁知饥与寒
烽火前方照积雪
向前 向前
黄龙痛饮敌人血

疾走无休歇
还我河山来
丈夫舍命国仇雪
向前 向前
凭这一腔男儿血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抗战画刊》第七期

为小朋友们作歌

一群小英雄
生长战争中
看惯了飞机—— 不害怕
长大也去学航空
听惯了枪炮—— 不害怕
为国报仇有心胸
打倒东洋小鬼
中华有好儿童
大中华　好儿童
爱国的小英雄

谁是小英雄
爱国挺起胸
哪怕年纪小—— 志气大
长大拿枪把敌攻
谁说拳头小—— 志气大
打败日本立奇功
中华多么可爱
我是中华儿童
大中华　好儿童

爱国的小英雄

载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武汉日报》

流　离

家何在？
前路茫茫！
是万恶的日本，
使我们家破人亡；
家何在？
有血性的，
打回故乡！

载一九三八年五月《抗战画刊》第十一期

新　青　年

我看见了他，
那新的浪漫青年：
雄美象只小虎，
一跃要冲破青天。
娃娃脸上时而涨出红笑，
时而忧愤之露轻挂眼帘。
他笑，他哭，他悲愤，
都为收复我们的江山。
如星的两眼，东西南北，
从大漠扫到海南；
哪里是和平与正义？
从上海又看到古旧的西安。
他手上没有多情的戒指，
枪上的泥油嵌在指甲间；
身上没有精制的西服，
一根皮带紧束着光荣的破衫。
他不知道什么寒冷，
冒着风雪汗涌如泉；
马嘶，人吼，风凝，雪化，

他全身象烧红的铁一般。
他忘了父母，
只记得黄帝是他祖先。
从昆仑到东海，
须把血洗净了山川；
忘记了兄弟，
一同上阵的都骨肉相关；
忘记了家族，
第一要收拾起江山；
甚至有时忘了他自己，
当那神圣的杀声召他上前：
忘了身上的血肉，
忘了炮火连天，
精灵似的狂舞，
最初与最后都是血溅强顽；
因为忘了死，
他不计算月与年，
打下去，他的生日
应当是中华自由了那一天。
他谦卑，虽然生性高傲，
因为身分还在主奴之间。
多喒打退了暴敌，
他才敢无愧的自号自由青年，
他耻与大饭店里闲坐的
阔少为伍，他们健谈，

他们思想激烈，饭饱酒后，
摸着新领带儿侃侃发言；
他没有意见，
闭口无言；
激烈的言语，划归娇贵的口，
他会狂吼在最前线之前。
他们在浪漫中搜求现实，
一个好样的小梦便成诗一篇。
他的浪漫是光荣的死，
热情在心里，刀在腰间。
无情的炮火是在前面，
议论纷纷只好在后边。
“再会吧，诸位！”他说：
“砍几个贼头来给大家参观。”
他就辞别了众朋友，
剃光的头皮，蓝似蓝天；
在阳光下放开虎步，
从头至脚是磊落的儿男。
影子在后，
光明在前。
他走，低声有力的唱着，
走到那以血为花的林畔河边。
哪一块土都可以死，
只不教亡国奴做了头衔。

载一九三八年六月《民族诗坛》第二辑

保民杀寇

谁给我的枪？
谁给我的粮？
还不是百姓的血汗，
供给我这身武装？!
我为谁打枪，
我为谁吃粮？
还不是为保卫百姓，
我才舍身上战场？!
上战场，上战场，
弟兄们，为保民杀寇，
去洒这热血一腔！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扫荡报》

保我河山

高山大河，
伟大中国！
祖宗开创，
万代安和。
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山河，
谁敢来侵犯，
谁敢来夺？
中华土地好，
中华好汉多，
命可舍，
头可碎，
要保住伟大中国。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扫荡报》

抗战民歌二首

(一) 大家忙歌

一

年轻的好汉快扛枪
去打小日本　大家忙
胆粗心细　志气刚强
保住中华好家乡
有好汉　国不亡
年轻的好儿郎

二

年老的人们守家乡
耕田又织布　大家忙
五谷丰收　完粮纳税
兵丁有饷　民有粮
不求佛　不烧香
爱国的不遭殃

三

作工的好汉在后方
昼夜勤工作　大家忙
制出国货　同胞爱用
不教金银流外洋
兴工业　国富强
作工的有荣光

四

作买作卖的好心肠
赚钱买公债　大家忙
不卖仇货　穷死日本
公平交易有天良
我中华　无奸商
作商的好心肠

（二）出钱出力歌

有钱多出钱
国亡钱不存
有力多出力
国亡身不存
中华好　地富何怕贫
百姓好　心好即黄金

毁家去救国
杀敌把命拚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保住中华传子孙
不出钱　不出力
失了江山绝子孙

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扫荡报》

丈夫去当兵[1]

丈夫去当兵，
老婆叫一声：
毛儿的爹你等等我，
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你去投军打日本，
心高胆大好光荣；
男儿本该为国死，
莫念妻子小娇身！

丈夫去打仗，
女子守家庭；
你在外边打得好，
我在家中把地来耕。
可惜我非男子汉，
不能随你投大营；
幸喜你今扛枪去，
一方之中有美名。

① 这是一首歌词，原歌由张曙谱曲。

　谁不敬重我，
丈夫去当兵；
到了前方不怕死，
保住江山万家生。
纵然是死在沙场上，
有为妻的替你守家庭；
孩子长大来相问，
我说你爸爸去打贼兵。

为国尽忠死，
千年留美名；
父是英雄儿是好汉，
前人修路后人行。
儿子成人知爱国，
保我中华享太平；
只有那些无心汉，
才在家中过一生。

丈夫去当兵，
老婆叫一声：
毛儿的爹你快快去，
为妻的不再远送行。
盼你平安回家转！
盼你多杀东洋兵！
你若不幸身先死，

英魂莫散喊杀声！

1938年

怒

作这首小诗的动机，是文协的诗歌座谈会拟于最近出《抗战诗歌》，大家干得起劲，所以就编这么几句，仿佛是先来预贺一下。

怒火
胸里烧红，
脸上烧红，
对沧海，
对青峰，
要狂喊，狂喊！

喊哪！
喊出冲杀，
喊出战争，
是诗歌，
是呼喊，
是无可压抑的热情。

喊哪！

喷出怒火，
吐尽不平，
火热的字，
爆炸的声，
一首诗一片火，
忍辱积郁一概烧清。

泪烧干，
在眼前，
红的月，
红的天，
红的花草，
红的山川，
冒着怒火的眼里，
红的宇宙在血里急旋。

中华的铁喉，
高歌，狂喊，
诗人的怒火，
民族的抗战。
以中华为心的心，
使万众的歌喉激颤，
山海应声，
战！战！战！

在这心中，
怒火烧红，
一只小猫的迫害，
一个眼色的不恭，
都是难消的忿怒，
怒火教人格高崇。

况且，
五六岁的儿童，
古稀的老翁，
民族的尊崇，
血，血，他们的血，
凝在暴敌的刀锋。

还有，
天堂的苏杭，
静美的村庄，
敌人一阵发狂，
只剩下焦土血浆。
工厂，
市场，
铺户，
楼房，
在魔鬼设计的地震里，
连静物也难逃死亡。

碎骨碎瓦碎铁，
随着血雨落满池塘。

最大的仇，
最大的辱，
为雪此仇，
我们发怒，
神圣的怒火，
每颗心里一株火树，
火的花，
照明血路，
去复仇，
去雪辱，
把魔鬼大盗烧残，
和平的血旗荣耀着国土。

唱吧，
诗人！
民族之心，
民族之琴，
在正义的弦上，
调好胜利的歌音。
如闪如雷的字句，
教人人怒吼狂奔，
教这四万万五千万，

结成一个抗战的决心！

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大公报》

壁　报　诗

哪条道路都能达到南京，
哪条道路都能达到北平，
　打回南京！打回北平！
只有那没有血的路啊，
　须得膝行！

看到了春花，想起老家！
想到了老家，咬紧钢牙；
　插上春花，打回老家！
只有那骨头软的人哪，
　在泥里爬！

哪个男儿不愿作好汉？
哪个女子不愿作英雄？
　愿作好汉！愿作英雄！
只有那舍不得命的人哪，
　藏在家中！

什么房子也挡不住炸弹，

多少金钱也逃不出灭亡，
　献上财宝，捐上楼房！
今天你若是怕牺牲啊，
　国破家亡！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三日《中央日报》

童谣二则

(一)

扯，扯，扯毂轳圆　，
家家儿的男儿上前线　；
前线遛，
马家的男儿二十六，
穿灰袄，
打日寇，
一打打到贼营后；
贼营后，
抡大刀；
大刀快，
杀一天；
天打雷，
狗咬贼，
霹雳拍啦一大回。

说明：北平，儿童携手成圈，随转随唱："扯，扯，扯毂轳圆　，

（平语，车轮为毂轳，象群儿携手作圈；圆读如怨，与线字成韵。）家家儿门上挂红线；红线头（读如透），马家的姑娘二十六（读如溜），穿红袄，甩大袖，一甩甩到门后头（读如透），门后头（读如透），挂腰刀；腰刀枪，顶大天；天打雷，狗咬贼（读如胚，阳平，与雷字成韵），霹雳拍啦一大回。”唱至末句，即齐蹲下。

（二）

小小子，
坐门桩，
哭着喊着要刀枪。
要刀枪干什么呀？
练刀，抵抗；
练枪，好放；
明儿个早上起来打胜仗！

说明：北平有一首极美的童歌：“小小子（小男孩），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妇儿读成分儿，可与墩儿成韵；为北方特有的“小人辰”辙）。要媳妇儿干什么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明儿个早上起来梳小辫儿。”事多句简，流利自然，尤为上品，不易仿作。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中央日报》
“重庆市儿童节纪念特刊”

她　记　得！

我问你，小孩：
你几岁呀？过来！
睁大了圆眼，
带着点惊疑；
天生的圆眼，
后天的惊疑，
自从听见过几次空袭。

她睁大了圆眼，
把食指放在鼻子上，
发娇的不肯过来，
象爹娘还活着时那样。

摇一摇头，她不知，
或不肯，说出几岁；
又问了一声，
她往后退，“我不会！”
你一定会，比谁都会，

会说你几岁；
你还会告诉我，
从哪里来的，对不对？

笑了一声，
转身要走去；
半斜着脸儿，
不愿说出小心里的委屈。

娘记着我几岁，
爸回来，先喊妹妹，
慢慢的低下头，
她把食指咬在口内。

娘叫炸弹打飞！
爸！只剩了一只手！
一个白发老头子，
从方家巷把我带走。

告诉我，宝宝！
哪个方家巷？
是上海，还是南京？
那地方什么样？

很远，很远的方家巷，

有树，有房，还有老黄，
老黄是长毛的大狗，
爱和我玩耍，不爱汪汪。
呼隆！就都没了，
房子，妈妈，老黄；
树上的红枣，
多么甜，也都掉光。

呼隆！就都没了，
爸爸的手，
戴着戒指的手，
掉在厨房的门口。

一位白胡子老头，
带我到了这里，
妈还记得我的岁数吗？
爸，没了手，在哪里？

我记得方家巷，
不是有房有老黄的方家巷，
是，是，有血有烟的地方，
爸手上的戒指发亮。
哼，我知道！
她睁大了圆眼。
我乖乖的不哭，

那是日本人放的炸弹！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大公报》
“重庆市儿童节纪念特刊”

打

(游击队歌)

看看我的枪，
摸摸我的刀，
还有什么，
除了这命一条？
田已种不上，
房屋被火烧，
日本兵来到，
猫狗也难逃；
除了枪和刀，
只剩命一条！
我愿把田种，
我愿把园浇，
领着自己的儿女，
吃着自己的面条，
不怕吃苦，
不怕操劳，
只想个太平日子，

到新年蒸起豆包。
哈，田已种不上，
房屋被火烧；
再不拿枪，
再不拿刀，
难道等日本强盗，
白白失去这命一条？
杀吧，有仇不报，
白长这么五尺高！
不许我活着，
逃不了我的枪刀！
只剩了这条命，
且拚上这命一条！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中央日报》

歌　声

(散文诗)

当我行在路上，或读着报纸，有时候在似睡非睡之中，常常听见一些歌声，配着音乐。

似梦境的鲜明而又渺茫，我听到了歌声，却听不清那歌词；梦中的了解，就是这样吧，那些听不清的歌词却把一点秘密的意思诉达到我的心灵。

那也象：一条绿柳深巷，或开满杜鹃的晴谷，使我欣悦，若有所得；在春之歌还未构成，可是在山水花木的面貌里认识了春之灵。

至于那音乐，我没有看见红衣的鼓手，与那素手弹动的银筝——有声无形的音乐之梦啊。可是，我仿佛感到一些轻健的音符，穿着各样颜色的绣衣，在我的心中欢舞。

欢舞的音符，以齐一的脚步，轻脆的脚步，进行；以不同的独立的颤动，合成调谐的乐音；因血脉是那样流动，我领悟到它近乎军乐，笛声号声里夹着战鼓。

听着，我听着，随听随着解释，象说教者在圣殿中那样，取几句神歌，用平凡的言语阐明奥意。

鼓声细碎，笛音凄绝，每一个音符象一点眼泪。听：

似乎应当记得吧，那昨天的恶梦，那伟丽的破碎？

山腰里一面大王旗，三月里遍山的杜鹃哪，还红不过满地的人血；水寨中另一面骄横的大旗，十里荷塘淤着鲜血；谁能说得尽呢，遍野的旌旗，遍野的尸骨！

伟丽的山河，卑污的纷乱，狂笑与低泣呀，羞杀了历史，从哪里去记载人心的光明壮烈呢！伟丽的破碎！

诗人呀，在那时节，在高山大川之间，在明月清风之夕，有什么呢，除了伟丽的忧郁？

鼓声如雷，号声激壮，音符疾走，似走在坚冰雪野上，轻健的脚步，一齐沙沙的轻响。听：

醒来，民族的鸡鸣；芦沟晓月；啊，炮声！异样的炮声，东海巨盗的施威。

醒了，应战，应战！纵没有备下四万万五千万杆枪，我们可有四万万五千万对拳；我们醒了！

雨是血，弹是沙，画境的古城燃起冲天的烟火，如花的少女裸卧在街心；然而，没有哭啼，没有屈膝。醒了的民族啊，有颗壮烈的心！

让长江大河滚着血浪，让夜莺找不到绿枝去啼唱，我们自己没有了纷争，四万万五千万双眼睛认定了一个敌人。伟丽的忧郁，今日，变成了伟丽的壮烈；山野震颤，听，民族的杀声！每个人要走一条血路，血印，血印，一步步走入光明。

啊，每个人心里有一首诗歌，千年的积郁，今朝吐出来。诗人上了前线，沉毅无言，诗在每个人的心间。也许没有字句，也许没有音腔，可是每颗心里会唱，唱着战争的诗歌。

啊，这诗歌将以血写在历史上，每个字永远象桃花的红艳，玫瑰的芬香。

载一九三九年五月《扫荡八年》

战

东亚文化之母，
这五千年和蔼的古邦，
没有过铁血的崇拜，
没有过侵略的疯狂，
就是从佛土摹得一点迷信，
也不过要群生普渡，爱及牛羊。
可是今天我们血流成海，
整个的民族拿起刀枪：
离弃了祖坟所在的田园村舍，
任秋风秋雨打坏了豆蔓瓜秧；
诀别了红衫蓝裤的小儿女，
驱着辕马耕牛走上战场；
黄风自荒沙大漠上吹起，
血腥从北国荡到珠江；
静美的农村，繁华的城市，
斑斑的血迹，连天的火光；
工农商军齐在呐喊，
炮火与杀声撼动着礼乐之邦。
为何呐喊？

谁的主张？
五千载的博衣大带，
怎么一日改换武装？
啊，全民族的呐喊！
全民族的主张！
有口的谁肯沉默！
有心的谁肯投降！
不从血里把和平建起，
和平的古国今朝就灭亡！
走，我们迎上前去，
力壮的拖炮，力小的担筐！
再见，亲爱的妻女，
再见，年迈的爹娘！
也许迎敌在黄河的渡口，
也许殉难在没有想到过的地方；
今朝我们无泪可洒，
舍身为国，先舍了故乡！
听，机关枪在黑夜狂笑，
看，东海的倭寇在烧掠村庄！
迎上去，我们为这个而战，
为不做奴隶，为国家的兴亡！
在平日，我们汗滴禾下土；
今天啊，用血洗净被辱的故乡！
千百代的祖先埋在这里，
谁能不死，走，拼死去保住祖邦！

炮声压不下我们的歌唱，
草笠上的露珠闪着金光；
青天作幕，守住我们每一寸国土，
为国雪耻，管什么冷暖风霜！
我们高唱，歌声悲壮，
为自由，为自由，齐赴沙场；
历史的光荣，当仁不让，
要作今天的岳武穆、文天祥！
对着患难，我们把胸挺起，
在礼教中长起，为正义而刚强；
并非好武，
不是疯狂，
对不许我们自由活着的，
我们毫不迟疑的拿起刀枪！

载一九三九年十月《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五、六期合刊号

为和平而战

四万万五千万灵魂，
凝成一团烈火，
烧断百年来的锁镣，
为中华民族一条血路杀开！
从金沙的大漠，
到常绿的海南，
杀声一片，
战鼓齐鸣：
杀退人间的公敌，
给来世放一线光明！
东西南北，风之所至，
都展开正义之旗；
到处是人，
到处是血；
哪个怕死，
四万万五千万国民？
和平若就是屈膝，
和平便等于怯懦无耻；
拉起手来，同胞，

打倒敌人才有和平！
今日的挣扎苦战，
是正义与人道的复生！
死者无言，
生者无泪，
咬定牙根，
誓不屈膝！
为正义，为人道，齐喊，
我们齐喊：杀上前去！
把天地杀昏，看，
我们头上升起了和平的大星！

载一九三九年《抗战诗选》，战时文化出版社出版

蒙古青年进行曲

北风吼，马儿欢，
黄沙接黄草，黄草接青天；
马上的儿女，蒙古青年——
是成吉思汗的儿女，有成吉思汗的威严！
北风吹红了脸，雪地冰天，
马上如飞，越过瀚海，壮气无边！
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
国仇必报，不准敌人侵入汉北，也不准他犯到海南！
五旗一家，同苦同甘。
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
快如风，人壮马欢！
把中华民族的仇敌，东海的日寇，赶到东海边！
蒙古青年，向前！
守住壮美的家园，成吉思汗的家园！
展开我们的旗帜，蒙古青年！
叫长城南北，都巩似阴山，
中华民族万年万万年！

载一九四〇年一月《政论》第二卷第六期

元 旦 铭

在今年，希望还象去年，
最好是比去年更好：
凡是我能做到的，
象对抗战的宣传，
　　文艺的创造，
　　生活的严肃与清贫，
　　朋友们的真心相报，
是的，凡是我所能做到的，
我必做到！
谁管做的坏，还是好，
谁管功效有多么大，多么小；
我只求才力——
　也许比只蜂儿的还少；
我只求才力——
　或者连一章小诗也弄不好；
啊，我只求才力，
才力的发动与展开，
永远不叫良心有一点苦恼！
叫世界上的黑暗与光明，

叫人类的聪明和奸狡，
都瞒不过这颗心，
都不使这颗心动摇，
　以至于因悲观而懊恼！
我还有欢呼，
还有狂笑，
因为我心中的一线光明，
虽然是孤单微小，
至少，至少，
会叫我自己坚强，
不至于随波逐流去投机取巧！
这是我自己的太阳，
我的行动是在太阳四周巡绕！
对的，凡是我所能做到的，
依着良心的吩咐，
我必做到！

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大公报》

蜀江船歌

江是我们的路，
船是我们的家。
把准了舵呀，
顺流而下，
波涛滚滚，
流到三峡。
两岸的青山啊，
开满了花。

云在山峰上绕，
雾在江边上流，
逆水行舟，
热汗漓淋，
来到忠州，
灯火儿如星啊，
在山上头。

载一九四六年四月《歌曲选辑》第三辑

清　　明

清明到了，
处处桃红柳绿，
且别忙着去烧纸吧，
最要紧的还是种树。

水灾旱灾，
都不算数，
我们用手能把天灾挡住。
怎么？快去种树！

树林会造雨，
有雨就没旱灾，
风调雨顺没难处，
多多的把树栽。

树根会吸水，
水大也不会涝，
五谷丰登多么快活，
树林是国宝。

树林会防风，
能把天气变，
寒流吹不来，
大家都温暖。

沙漠随风向南来，
南边的良田变沙土，
斗争沙漠呀，斗争，
快快的多多的去种树。

山上树林藏积雪，
春暖雪化漫漫往下流，
山下有渠接雪水，
万顷良田浇到头。

秃山无树藏积雪，
春暖雪化一泄无余，
良田万顷等着浇灌，
雪尽源枯空开了渠。

河堤上种上树多种树，
树根抓住堤不瘫，
堤不瘫，没水患，
坐在阴凉吃袋烟。

清明到了，
别贪看桃红柳绿，
最要紧的是好好种树，
多多种树！

载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进步日报》

祝贺儿童节

正当芍药盛开，
燕子飞来，
正当玫瑰含笑，
樱桃熟了，
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芍药不及你美，
小弟小妹！
樱桃不及你红，
少年先锋！
玫瑰花开了还要谢，
儿童节永远欢跃！

社会主义的花，
是你们呀，
学习、勤劳、歌舞，
多么幸福！
你们是国家的宝贝，
祝儿童节呵，万岁！

载一九五八年五月《红领巾》
第十期“六一”国际儿童节专号

祝贺北京解放十年

（这篇韵文既非旧体诗，又不象快板或快书，也不能叫作新诗。北京解放了十年，变化飞快，一日千里，我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因而用了这个四不象的形式，不为别的，只为无拘无束，道出狂喜。）

北京解放十年了，
十年的变化不比千年少！
越想心中越喜欢，
看哪，看哪，北京现在多么好！
喜欢得哈哈笑，
喜欢得往起跳！
首都！首都！北京！北京！
千声万声欢呼与欢笑！
来吧，咱们上北海，
登上白塔瞧一瞧：
你看，北京原来就不小，
高高的城墙一道又一道。
可是如今呢，瞧啊，瞧！
瞧瞧这风光多么美妙！
往西看，高楼大厦接西山，

西山也比从前更绿了！
往北望，从前哪配叫作文化城，
看看今天，那么一大片哪都是大学校！
往东看，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
你数数，那里的烟囱有多少！
往南瞧，一眼看出永定门，
那是丰台！火车呀，昼夜不停，如风似电，
穿山越岭，
来往如梭，客车货车通往全国多又好！
看不尽，说不完，
万语千言形容不了北京的新面貌！
下来吧，咱们到街上瞧一瞧，
好跟从前作比较。
你看看，可有一个讨饭的，
低看头把老爷太太叫？
你看看，可有一个卖身的苦姐妹，
笑在脸上，泪往心里掉？
你看看，来往行人穿的是什么，
可有一个冬天没棉袄？
你看看，可有一个二花脸，
横眉立目，霸道横行，张牙又舞爪？
哎呀，多么干净的北京城，
杀人的恶霸和老鼠苍蝇一齐不见了。
你再看，电车司机是姑娘，
气宇轩昂多么尊傲！

你看吧，我没法一一说，
你看吧！我没法仔细道。
一言抄百总吧，
北京人的精神改了面貌。
人人的确都平等，
妇女的劲头一点不比男人小。
热爱劳动成了风气，
谁要闲着就害臊。
学校里边办工厂，
工厂里边也办学校：
劳动与教育两结合，
人人哪文武双全，个个敢创造！
你去买香烟，
还是洗洗澡，
到哪儿都是笑脸相迎，
见面就先问你好！
解放了十年的北京啊，
就象和睦的大家庭，也象一座大学校。
集体主义精神，到处发扬，
社会主义的作风啊多么美丽多么好！
从前栽花自己瞧，
如今呢，摆在街上大伙儿浇。
哎呀，真高兴，真喜欢，
是呀，谁能不高兴，谁能不骄傲，
这么美的北京呀，

谁能看见不说好！
谁解放了北京城？
谁叫我们欢喜又骄傲？
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
让我们欢呼，一齐，一齐，所有的男女与老少：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为了建设最幸福的新北京，
我们永远听从您的领导！

载一九五九年《北京文艺》二月号

新春之歌

看，朝阳含着笑，
明霞彩绣着青天，
从荔枝红艳的海南岛，
到银冠雪鬓的昆仑山，
从玉兰与山茶齐放的昆明，
到牛羊遍野的长城外边的草原，
歌声把山海丘原联成一片，
新中国的人民在欢度第十个春天！

象我们这里的春节，
我们怎能不高唱，不狂欢？
听吧，我们昂首齐声歌唱，
山鸣水应，伴奏的是高山大川！
有什么琴瑟笛管，
能象跃进人民的心声这么喜地欢天？
是呀，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喜欢，
请看，党的雨露叫百花开满了大好河山：
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土，
换上了新时代的衣冠！

是的，叫全人类怎么感激我们祖先
所赠给的纸张，磁器，印刷与绸缎，
也将怎么赞美今天
我们的创造与贡献！
一个最老而又最新的文化出现在人间，
我们为什么不最欢快地迎接这样的春天！

是的，我们都抱着走向富强的信念，
可一点也不狂妄自满！
我们向一切最美最善的学习，
也以自己最珍贵的礼品亲热地去交换！
我们愿向一切善良的男女伸出友谊之手，
紧紧地相握，结成个世界的和平花环：
牡丹，玫瑰，并蒂的莲花都争香斗艳，
那最秀弱的也是不怕春寒的紫罗兰！

是的，在我们这里，
我们都不愁眉苦脸地抱怨，
假若没有足够的花布与绸缎，
我们就设法叫蚕桑与棉花增产；
或者去发明空前美丽的代用品，
叫姑娘们打扮得比鲜花还鲜艳！
我们耻笑把头藏在地窖里，
眨巴着眼睛，专看黑暗！

我们一点也不怨天尤人，
假若孩子与老人还需要更多的鸡蛋：
马上就去打点养鸡，
问题就会象到了“大寒”，离新春已经不远！

是的，在我们这里，
我们不痴望着星海高天，
慨叹宇宙茫茫，
人生苦短。
我们说，正因为人生有涯，
所以才必须干劲冲天。
什么悲鸣，什么哀叹，
远不如去创造宇宙火箭：
把人造的金桥与长虹，
架在地球与星海之间，
叫那向来没有过人烟的天体，
接受我们从地球上带去的温暖！
假若我们怕去征服自然，
自然便给我们戴上锁链！
挣断，挣断这条锁链，
叫地是人类的地，天是人类的云！
掌管打开宇宙奥秘的钥匙的
是人，是人，不是神仙！

是的，我们面对问题，

不怕困难，所以永远乐观！
我们的心会想，
我们的手能干，
我们身上的珍珠
就是劳动的热汗！
不信就请看，短短的十年，
在我们手里的江山
不是已经由古道西风瘦马的惨淡，
变成东风吹暖，一年四季都是春天？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我们正叫穷乡僻壤也快离天堂不远！
请看，那凶顽的黄河，中国的忧患，
不久就会波柔水丽，倒映着翠柳轻帆；
那荒寒的石岗沙岭，
变作了春华秋实的苹果园；
连那白茫茫多碱的沙滩，
也随着我们的双手变作丰产香稻的良田！
我们并没有超人的智慧，
我们只有一种新的信念，
那也就是叫人世改观的真理：
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的确能够倒海移
　山！

是的，我们的胜利是真理的胜利，
破碎穷苦的东方有了一块明朗的天！

就是在这个新天地里，
我们天天戴起新的跃进花冠！
是的，我们分秒必争地创造新的历史，
因为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跃进的泉源！
中国不再是地理上的名词，
也不再象一幅古画那么灰暗，
任凭暴徒们信意涂抹撕扯，
或供颓废的诗人凭吊慨叹。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真理与正义的光芒照彻人间。
用我们集体的心，
滴我们集体的汗，
辛苦而愉快地美化着生活与大地，
叫荒寒的沙漠也将甜蜜得象春雨江南！
干什么我们都兴高彩烈，
因为干什么都是为更幸福的明天！
是呀，当我们工余回家的时候，
看一看我们婴儿的摇篮，
我们的笑容就象含笑花在朝阳下吐蕊，
我们今天的奋战，孩子们哪，会享受更美丽
　的春天！

我们英勇奋战，年胜一年，
吓得战争贩子们心慌意乱！
他们日夜赶制，不惜工本，

无奇不有而都不值一笑的谣言！
他们想用诬蔑与诽谤削弱我们的威信与影响，
可笑，难道一阵寒风就拦得住春天？
哼，就是他们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啊，
也没法子叫历史的车轮倒转！
听，多么美的声音，
胜利，胜利，胜利的春潮从海岛欢唱到天山！
为了集体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富强，
我们的红旗在哪里，哪里就是春天！

朝阳含着笑，
明霞彩绣着青天。
我们随着红旗，随着跃进的鼓乐，
前进！前进！向前！向前！
我们的明日，明年，直到永远，
是一天比一天更幸福明朗的春天！

载一九六〇年《诗刊》二月号

札兰屯的夏天

兴安岭南麓日暖风凉，
札兰屯啊塞上的珍珠美无双！
四面青山望不断，
雅鲁河边翠柳万千行。
札兰屯多么幽静多么美，
绿的城市连着绿村庄。
橡树庄严啊白桦俏，
清风儿阵阵百花香。
牛群羊群溪边坡上，
望不尽片片的玉米与高粱。
工人们来疗养，
远客来四方。
山亭上远眺轻歌，
碧波上吹箫摇桨。
伟大的祖国处处好，
塞北啊也有这个天堂！
苏杭的春天多么明媚，
夏天的札兰屯啊美无双！

载一九六一年九月七日《内蒙古日报》

青年突击队员[①]

我们是青年突击队员，
克服困难，
奋勇当先。
有多少汗流多少汗，
一齐使劲就推倒了山。
有多少聪明就用多少，
找出窍门，
人能胜天。
欢欢喜喜，
听祖国呼唤，
难干的活儿才特别的甜。

管什么雨暴风狂，
山高水险，
跟着红旗前进冲破艰难。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多么幸福。
党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干。

① 此首词为作者所作的话剧《青年突击队》的插曲，马可作曲。

发挥集体力量好好团结，
虚心学习，
永不自满。
处处带头，
天天进步，
我们是青年突击队员。

载一九五五年《北京文艺》四、五月合刊

山 高 挡 不 住 太 阳

——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而作

山高挡不住太阳，
困难难不倒英雄。
谁说山高？
向我们低头的是万丈高峰，
我们叫铁路公路穿山越岭，
鸟雀飞不到的地方也有了交通。
在荒野沙漠，
风狂雪冷，
我们唱着歌儿建设新城。
来吧，来吧，
青年是战斗的先锋，
鼓舞起劳动学习的热情，
党给了我们力量无穷无尽，
我们的胜利是党的光荣。

山高挡不住太阳，
困难难不倒英雄。

谁说水深？
红旗已经飘扬在佛子岭和官厅，
有了我们，
猖狂的黄河也会驯服，
万里黄沙也会澄清。
在荒野沙漠，
风狂雪冷，
我们唱着歌儿建设新城。
来吧，来吧，
青年是战斗的先锋，
鼓舞起劳动学习的热情，
党给了我们力量无穷无尽，
我们的胜利是党的光荣。

写于 1955 年

载一九八二年版《向隅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歌唱伟大的党[①]

(一)

六亿五千万人民高举红旗，
六亿五千万人民齐声歌唱：
热爱我们伟大的国家，
热爱我们伟大的党！
天上的北极星，
我们的共产党，
看着北极星，
跟着共产党，
建设祖国，乘风破浪，
我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前进，前进，走向光明，走向胜利，
跟着党走，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二)

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一致，

① 此首词由贺绿汀作曲，发表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文汇报》上。

六亿五千万人民同声颂扬：
山河锦绣，伟大的国家，
领导英明，伟大的党！
流不尽扬子江，
赞不完共产党，
宽阔扬子江，
伟大共产党，
自力更生，干劲冲天，
党给我们无穷力量！
前进，前进，走向繁荣，走向富强，
跟着党走，党给我们无穷力量！

(三)

六亿五千万人民意气风发，
六亿五千万人民尽情歌唱：
歌唱我们伟大的国家，
歌唱我们伟大的党！
国际主义旗帜，
迎风四海飘扬，
伟大的旗帜，
伟大的理想，
见义勇为，当仁不让，
真理正义永放光芒！
前进，前进，保卫和平，保卫革命，

跟着党走，真理正义永放光芒！

载一九六三年一月三日《北京日报》

旧 体 诗

《论 语》两 岁

(一)

共谁挥泪倾甘苦？惨笑唯君堪语愁！
半月鸡虫明冷暖，两年蛇鼠悟春秋：
衣冠到处尊禽兽，利禄无方输马牛。
万物静观咸自得，苍天默默鬼啾啾。

(二)

国事难言家事累，鸡年争似狗年何?!
相逢笑脸无余泪，细数伤心剩短歌！
拱手江山移汉帜，折腰酒米祝番魔；
聪明尽在胡涂里，冷眼如君话勿多！

一九三四年

载一九三四年九月《论语》第四十九期

题“全家福”[1]

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
济南山水充名士，篮里猫球[2] 盆里鱼。

一九三四年秋

载一九三四年九月《论语》第四十九期

① “全家福”为老舍、夫人胡絜青和长女舒济合照的像片。
② 小猫名“球”。

诗　三　律

今夏居青岛，得会友论文，亦胜海浴。秋来，送别诸贤，帐然者久之！久不为诗，匆匆成三律，贵纪实耳，工拙非所计。《避暑录话》待稿，出此塞责。新诗过难，未敢轻试，剑三克家亚平孟超诸诗家幸勿指为开倒车也。

(一)

远近渔帆无限情，与君携手踏沙行。
于今君去余秋暑，昨夜香残梦故城。
漠漠云波移往事，斑斑蛤殻照新晴。
何年再举兰陵酒，共听潮声兼话声。

(二)

晚风吹雾湿胶州，群岛微茫孤客愁！
一夏繁华成海市，几重消息隔渔舟。
不关宠辱诗心苦，每忆清高文骨遒。
灯影摇摇潮上急，归来无计遣三秋！

(三)

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
从此桃源萦客梦，共谁桑海赏天才？
二更明月潮先后，万事浮云雁往回：
莫把卖文钱浪掷，青州瓜熟待君来。

一九三五年九月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青岛《民报》

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

三月莺花黄鹤楼，
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大堤曲，
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
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
洗笔携来东海头。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于武汉。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文艺战线》
第二卷第一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成立纪念特辑”

哭王礼锡先生

洛阳风雨夕，把酒论新诗，
笔动群魔寂，情来万马驰。
斯人竟可死，天道有谁知，
月落终南晦，长风飘泪丝。
欲哭难为泪，伤心到尽头，
孤魂当此渡，热血已东流。
顽懦凭谁起，死生无自由，
文波滞死海，烽火尚中州！

一九三九年

载一九三九年十月《抗战文艺》第四卷五、六合刊

诗　四　首

（一）　沔县谒武侯祠

淡泊于今尚若斯，清流疏柏武侯祠。
三分未竟贤臣志，一表应怜庸主师！
大汉衣冠余百劫，中原烽火似当时；
死而后已同肝胆，海内飞传荡寇旗！

（二）　潼关炮声

瓦砾纵横十万家，潼关依旧障京华。
荒丘雨后萌青草，恶浪风前翻血花；
堪笑晴雷惊鸟雀，誓凭古渡斗龙蛇；
山河浩气争存灭，自有军容灿早霞！

一水惊蛇岸欲流，黄沙赤血撼天浮！
奇兵无愧关河险，壮志同消今古仇；
峪口新营嘶战马，山腰古道隐耕牛；
连宵炮火声声急，静待军情斩贼头！

（三）　过天津桥

天津桥外古亭林，几代风流余鸟音！
白鹤云间山色远，黄牛车缓柳阴深；
桑麻未异丰年景，刀火偏多报国心；
肯向鹃声卜末劫，金戈铁马动长吟！

（四）　白马寺

中州原善土，白马驮经来。
野鹤闻初磐，明霞照古台。
疎钟群塚默，一梦万莲开。
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

一九三九年秋北战场

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弹花》第三卷第一期

诗二章

（一） 过乌纱岭

古浪重阳雪作花，千年积冻玉乌纱。
白羊赭壁荒山艳，红叶青烟孤树斜。
村童无衣墙半掩，霜田覆石草微遮；
周秦文物今何在？牧马悲鸣劫后沙！

（二） 别凉州

塞上秋云开晓日，天梯玉色雪如霞。
乱山无树飞寒鸟，野水随烟入远沙。
忍见村荒枯翠柳，敢怜人瘦比黄花！
乡思空忆篱边菊，举目凉州雁影斜。

一九四〇年

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新蜀报》

北行小诗

其一

二载流离苦，飘飘梦落花！
停车频买酒，问路倍思家；
尘重知城大，天长盼日斜；
何时平寇乱，茅屋味清茶。

其二

劳军来万里，愧我未能兵！
空作长沙哭，羞看细柳营；
感怀成酒病，误国是书生！
莫任山河碎，男儿当请缨。

一九四〇年一月

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新蜀报》

诗 四 章

（一） 七七纪念

抗战今开第五年，男儿志在复幽燕！
儿生能答人问福？一生应为天下先！
斜凝双星秋欲晓，西风万马血飞烟；
多情最是芦沟月，犹照英雄肝胆鲜！

（二） 沫若先生邀饮赖家桥

家山北望隔中原，相对能无酒一樽？
薄醉欲倾前日泪，红颜未是少年痕！
平桥翠竹清如水，晓日白莲香到根；
篱外桑麻诗境里，柴扉不掩傲朱门。

（三） 述 怀

辛酸步步向西来，不到河清眉不开！
身后声名留气节，眼前风物愧诗才；
论人莫逊春秋笔，入世方知圣哲哀；

四海飘零余一死，青天尚在敢心灰！

（四）　贺冰心先生移寓歌乐山

敢为流离厌战争，乾坤终古一浮萍；
茅庐况足遮风雨，诗境何妨壮甲兵。
移竹渐添窗影绿，飞花时映彩霞明；
鸟声人语山歌乐，自有文章致太平！

一九四一年

载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新蜀报》

赠涤非词人

词客天南去，碧鸡金马间；
山光十日酒，渔唱一溪烟。
春雨花开落，秋云梦往还；
此中多妙趣，回首几千年！

一九四一年

蜀村小景

蕉叶清新卷月明，
田边苔井晚波生。
村姑汲水自来去，
坐听青蛙断续鸣。

一九四二年

题静庐写秃松小品

作图如作字，
笔笔走龙蛇。
霜苔墨数点，
老干鳞皆花。
风雪一千载，
岁岁无奇葩。
春来枝自绿，
鸟雀歌朝霞。
落笔何朴拙，
以见我生涯。
那堪为蜂蝶，
肆意逐繁华。

载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新蜀报》

白 云 寺

万里愁思草不芳，青山碧血两茫茫。
离家已感游僧似，报国何容野鹤翔？
年月有碑仍帝宋，诗歌愤世岂师唐？
松花欲坠白云杳，一点佛心判贼王。

一九四六年

载一九四六年一月《文选》创刊号

题关良“凤姐图”诗

自古有恋爱，
唯难尽自由。
最好作皇帝，
四海齐叩头。
秀色细选刷，
宫中百美收。
一旦厌金紫，
微服闲出游。
旅舍逢娇小，
轻灵似野鸥。
飘飘龙心悦，
金口涎欲流。
百般肆调戏，
龙步舞不休。
可怜弱女儿，
含怒倍娇羞。
宛转拜尘埃，
富贵乃所求。

呜呼！
皇帝恋爱得自由。

为打油诗题凤姐图

一九四二年

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新民报》(晚刊)

赠荀慧生

荀生胸有好山川，笔下风流胜自然。
赠我云林一段景，长松巨瀑接青天。

慧生老友为画扇吟此致谢
一九五八年八月时全国曲艺代表在首都会演

四大演员于剧艺多所创造，复精绘事，真艺术界之多面手。予藏有梅、程、尚三公作品，今得荀公笔墨，交映生辉，可傲人矣。

舍 再题

赠陈叔通[1]

夫子风流爱赤梅，
月明不待美人来。
晴霞红日花如海，
枝是珊瑚珠是苔。

因忆蜀中朱砂梅立春前放蕊香艳无比，故与素心腊梅予所喜爱。

① 五十年代胡絜青画赤梅，老舍题诗并题词赠陈叔通。

再集马派名剧

——赠马连良

淮河营外火牛阵，
天水关头白蟒台，
三字经陈十道本，
状元谱上百花开。

一九六一年立夏日

内蒙即景

（小诗九首）

小 引

我不大会写诗。可是，今年夏天，到内蒙去参观访问了数十日，路上不容易写散文，于是就随时作些小诗，记下所见所闻。严格地说，它们不能算作诗，不过是些文字较比整齐的笔记而已。

（一）

街排巷比宛如裁，
户户窗前花盛开。
双髫儿童争问客：
缘何不到我家来？

哲里木盟的大林公社是一面卫生红旗，街道干净，人家干净，常常有人从各处来参观学习。儿童们总愿意客人到自己家来访问，否则有些失望。人家里真干净，最突出的是堂屋里往往有一眼小井，为是用水方便。井上护以小木栏。打这么一眼小井只用四十多圆钱。正是：

（二）

街明树媚午风凉，

小院无尘路两旁，
方便大娘勤洒扫，
玲珑小井室中央。

(三)

歌声呼应帕低昂，
老少翩翩午兴长，
报晓鸡鸣三两遍，
村头仍唱好姑娘。

内蒙东部哲盟有一种民间集体舞蹈，名“安代”，载歌载舞，引人入胜。从前，这种舞蹈是为驱疫赶鬼的，作用如跳大神。媳妇或姑娘若闹病，邻居们便群至门前，唱着问她有什么委屈，唱着安慰她，并劝她加入集体舞。她舞了会儿，心中痛快些，也许病就好起来。现在，大家不再迷信，可是还非常喜爱这种舞蹈，把驱鬼跳神改成鼓舞生产，互相以歌挑战应战。每到节日，大家越跳越高兴，便跳到深夜。每人手执绸帕一条，扬帕顿步，十分好看，往往祖孙三代同舞。请看下面：

(四)

驱鬼当年跳大神，
出新“安代”喜推陈，
声声老少歌生产，
五色丝巾三代人！

（五）

舞帕飞旋锦扇开，
万人争看二人台：
霸王鞭响春风起，
花雨缤纷燕去来。

二人台是内蒙人民最喜爱的一个剧种。演员舞扇，舞巾，且舞霸王鞭，都很好看。舞帕飞旋，疾似春燕。

（六）

诗人新谱“汉宫秋”，
马上琵琶泪不流。
壮志和亲青塚在，
二千年事说从头！

（七）

青山黑水豁胸襟，
不作凄凉出塞吟，
妙笔今传千古愿，
长城南北一条心！

以上两首是访昭君墓时写给曹禺同志的，因为他正拟写王昭君剧本，一变前人的看法，化凄楚为欢快。

（八）

风卷荒沙暗九天，
摇摇土屋浪中船，
孤灯白日昏如夜，
已过清明未下田！

这是当年赤峰郊外的光景，风沙肆虐，年年歉收，农民无衣无食，只好逃荒。现在呢？请看：

（九）

塞上红山映碧池，
茅亭望断柳丝丝；
临风莫问秋消息，
雁不思归花落迟！

是呀，赤峰郊外新辟红山公园，山红水碧，登高远眺，四面新柳成林。人民公社筑坝开渠，护渠有林，护田有林，沙漠变为良田。谁知道，将来连大雁亦乐此不复南归矣！

载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文艺》

内蒙东部纪游

（一）大兴安岭二首

（一）

蝉声不到兴安岭，[①] 云冷风清暑自收。
高岭苍茫低岭翠，幼林明媚母林幽。
黄金时节千山雪，[②] 碧玉溪潭五月秋。
消息松涛人语里，良材广厦遍神州。

（二）

岭上森林岭下田，牛肥香草乳如泉。
层楼灯火添新景，小市歌声入远烟。
伐木红旗明翠谷，运材铁轨接青天。
山中父老神枪手，系马白桦射雉还。[③]

一九六一年九月

① 入山未闻蝉声。—— 作者。
② 冬季伐木最多。—— 作者。
③ 山中鄂伦春族人最擅狩猎。—— 作者。

（二） 陈旗草原二首

（一）

陈旗一碧到云边，[①] 莫谓江南景独妍；
六月人归花满地，[②] 随时雨过翠连天。
远丘流雪群羊下，大野惊风匹马还。
隐隐牧歌何处起，遥看公社立炊烟。

（二）

主人好客手抓羊，[③] 乳酒酥油色色香。
祝福频频难尽意，举杯切切莫相忘。
老翁犹唱当年曲，少女新添时代装。
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

一九六一年九月

① 陈旗乃陈巴尔虎旗之简称，属呼伦贝尔盟。车行一百五十里，至牧业公社，一碧无际，江南无此丽景。—— 作者。

② 牧民以六月初南下放牧，入秋即北返，牛肥马壮矣。—— 作者。

③ 主人好客，待以手抓全羊。—— 作者。

（三）达赉湖

丘原青未了，又到绿波前。
湖阔三江水，鱼肥百草泉。
白鸥翔紫塞，碧浪映霞天。
回望满洲里，边疆最北边。①

一九六一年九月

（四）札兰屯

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札兰天一方；②
深浅翠屏山四面，回环碧水柳千行。
牛羊点点悠然去，凤蝶双双自在忙。
处处泉林看不厌，绿城徐入绿村庄。

一九六一年九月

载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十一月号

① 湖在满洲里南，北汇三河，鱼多且美。水来自草原，一碧千顷。——作者。

② 札兰屯为风景区，不假装饰，景色绝幽。——作者。

汕头行

（一） 流沙水库

山抱西南北，东迎晓日开。
梯田荣桔柚，水电耀楼台。
宝血青峰在，流沙雪浪来。
英雄真不朽，世代奋风雷。

（二） 过澄海三大桥

昔从澄海到汕头，野水荒沙旅客愁。
众志成城争跃进，万家移石断中流。
人民智慧虹为路，堤岸光辉月入沟。
寒食秧田千顷碧，飞花满县冠山游。

（三） 赠澄海艺香潮剧团

鲜花翠柏喜同堂，
澄海春风百卉香。
一曲宋元遗韵在，
冠山韩水此情长。

（四） 赠广东潮剧院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几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姚黄瑰紫费评章，潮剧春花色色香。
听得汕头一夕曲，青山碧海莫相忘。

一九六二年四月

载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羊城晚报》

赠汕头工艺美术陈列馆

潮汕文化最风流，
虹彩霞光映碧秋。
品罢功夫茶几盏，
欣看珠玉满琼楼。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六日

游海门　莲花峰

(一)

遥怜信国此峰头，水黑云寒望帝舟，
今日红旗明碧海，神州儿女竟风流。

(二)

饮露餐明霞，青莲十丈花，
海门潮起落，万古卫中华。

一九六二年春

赠梅阡[1]

桔柚花香迎客舟，一帆春雨渡汕头。
海门回望千峰涌，港口雄开万里流。
弦管倾城唐宋曲，嵌雕绝技鬼神愁。
红棉白鸟诗情在，况有潮声微似秋。

一九六二年

① 梅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

诗三首

（一） 观《连升三级》

泉州高甲戏，三级喜连升，
独辟新风格，时翻古乐声；
状元无点墨，皇帝似多情，
入骨肆嘲讽，人民眼更明。

（二） 赠鲤声剧团

可爱莆仙剧，风流世代传；
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
魂断团圆后，神移笑语前；
春光芳草碧，莺啭艳阳天。

（三） 观林务夏同志演贻顺哥

八年尚忆钗头凤，[1] 今夕欣看烛蒂哥，

① 八年前观郭西珠同志此剧。——作者。

宜喜宜悲情似海，轻愁微笑漾春波。

一九六二年四月

载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福建日报》

春游小诗

(一) 参观闵行新城

闵行平地起新城，广厦千间一夜成。
雨露三年花四面，双双紫燕闹春晴。

十年未作沪江游，十里洋场一笔勾。
劳动人民干净土，桃花今日识风流。

(二) 游豫园

点春堂上拜英雄，
堂外夭桃血似红。
昨日小刀今日舞，（今有《小刀会》舞剧）
东风真个压西风。

(三) 雨夜在大世界听扬剧名演员顾玉君唱《阳告阴告》

轻寒乍暖未分明，柳盼春阴花盼晴。

听罢扬州绝命曲，江南三月雨无声。
悲歌春夜雨纷纷，沧海茫茫是亡坟。
笑是啼哀唯有恨，四座惊夸顾玉君。

（四）　赠赵家璧同志

桃花红映锦江边，
江上相逢又五年。
酒热茶香谈笑里，
相期干劲倍冲天。

一九六二年四月

载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观豫剧《花打朝》

大众喜颜开，洛阳金凤来。
打朝潮笑谑，挂帅奋风雷。
歌舞全能手，悲欢百炼材。
长安春日夜，鼓板绽红梅。

一九六三年春节，洛阳市豫剧团来京演出，观马金凤同志主演《花打朝》。吟此祝成功并祝新春愉快。

一九六三年二月

载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北京晚报》

赠申凤梅

东风骀荡百花开，越调重兴多俊才，
香满春城梅不傲，更随桃李拜师来。

凤梅同志越调能手，生旦不挡，悲喜咸宜，一九六三年春来京公演，内外行争誉成功，而不自满，拜温如先生学艺因献小诗致贺即乞正教适苦脑疾未事推敲文字为憾。

一九六三年四月

赠 山 月[1]

岭南岭北画中游，
翠柳轻风春色流。
画意诗情三万里，
桃花细雨过芦沟。

一九六三年四月

① 山月，即著名国画家关山月，广东人。

赠沈柔坚

柔如垂柳坚如竹，
柳伴桃花竹伴梅。
君到长安春似海，
卖花声里燕初来。

柔坚同志来京献小诗欢迎

一九六三年四月

赠友人归广州

莫苦长安春到迟，
亭园四月牡丹奇。
劝君留待端阳酒，
天上飞来红荔枝。

一九六三年夏天

载一九八〇年七月《新港》

诗　五　首

一九六三年夏天，河北省文化局召集了本省二十多位剧作家，到秦皇岛来开创作会议。文化局申伸同志也把我约来——我血压稍高，时患眩晕，来此可略事休养，并可与剧作家们交换些创作意见。在会议期间，我还游览了天下第一关、孟姜女庙，及北戴河等胜迹。这些好地方，我以前都没有到过，开开眼界，十分高兴！更可喜的是我还遇到了河北省梆子剧院青年跃进剧团、河北省歌舞剧院、东风豫剧团和小燕海评剧团等团体的朋友们。遇到他们，就写一首小诗相赠，作为见面礼。因头昏，诗写得不很好，可是多少有些感情，舍不得扔掉，即在此发表出来，请大家指正。

（一）　赠申伸同志

七月秦皇岛，云轻蝉韵幽。
港深冬不冻，天爽暑如秋。
目送千帆影，人登百尺楼。
奇文竞创作，山海共风流。

一九六三年伏日，河北廿余剧作家同来秦皇岛进行创作时，海员大楼建成，碧海门前，潮声入枕，诸贤寓此，奇文丽景，诚乐事也。申伸同志约予与文友会谈，获益受教匪浅。至为激感吟此留念呈致谢意。

（二）　赠河北省歌舞剧院

悲歌燕赵史堂堂，斗志于今百倍强。
革命风云新乐府，翻身日月大文章。
休哀日笛梅花落，善舞红旗丝竹昂。
北去长城东至海，轻装小队入农庄。

（三）　赠河北梆子剧院跃进剧团

全民齐跃进，戏曲奋争先。
壮士劈山去，[①] 英雄拦马前。[②]
红旗明晓日，粉墨好青年。
八月秦皇岛，歌潮浪接天。

一九六三年八月于北戴河

（四）　赠东风豫剧团

玉润珠圆花满枝，
东风歌舞月移迟。
新声应胜霓裳曲，

① 当时该团曾公演《宝莲灯》。—— 作者。
② 当时该团曾公演《拦马》。—— 作者。

爱唱多情郭老诗。[①]

一九六三年八月于秦皇岛之海员大楼

（五） 赠小海燕评剧团

风光如此最多情，山海关头山海明。
西去长城一万里，南来大地几千程。
田园无际丰生产，烽火高台忆战争。
更喜翩翩小海燕，青云白浪任飞鸣。

一九六三年夏登山海关时小海燕评剧团寓此

载一九六三年《河北文学·戏剧增刊》第一期

① 当时该团曾在秦皇岛演出郭沫若同志的《虎符》所改编的豫剧。——作者。

游秦皇岛

青山西北净无埃，风自东南远海来。
天外舟归烟一缕，滩头浪卷雪千堆。
潮连国际歌声起，水绕田园诗境回。
灯塔长明不冻港，层楼今为海员开。

一九六三年八月

北戴河赠四友诗

(一) 赠李焕之

碧海为琴浪作弦，水仙吹笛老龙眠；
滩头自有知音客，谱出风云交响篇！

(二) 赠李可染

牧童牛背柳风斜，短笛吹红几树花。
白石山翁好弟子，善从诗境画农家。

(三) 赠曹禺

推窗默对秦皇岛，碧海青天白浪花。
潮去潮来人不老，昂头阔步作诗家。

(四) 赠阳翰笙

革命风雷神鬼惊，旗红如火大刀横。

穷人自有英雄胆，塌下青天双手擎！

一九六三年九月

载一九六三年《诗刊》十一月号

登岳阳楼题“三秋图”[①]

天上一轮月，
亭前双桂花。
香风随我去，
一路到长沙。

一九六三年登岳阳楼

① 一九六三年夏，老舍、胡絜青夫妇登岳阳楼。胡絜青作画，老舍为画题款为《三秋图》，并题诗。

登岳阳楼

昨别秦皇岛，今上岳阳楼；
湖光八百里，风色近中秋。
鱼米荣公社，云波歌壮游；
凭栏欣北望，日夜大江流。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载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湖南文学》《诗三首》之三

赠湖南博物馆

国庆逢秋节，
芙蓉映桂花。
灯红歌不歇，
明月照长沙。

一九六三年国庆次日，为中秋节，芙蓉丹桂，亿众腾欢。絜青作画，老舍题句。

载一九六三年十月三日《新湖南日报》

赠北京晋阳饭庄

驼峰熊掌岂堪夸，
猫耳拨鱼实且华。
四座风香春几许，
庭前十丈紫藤花。

一九六四年春

黄 山 奇

人间多少佳山水，独许黄山胜太华。
云海横空潮彩浪，天峰绝顶落松花。
千重烟树蝉声翠，薄暮晴岚鸟语霞。
怪石飞泉诗境里，溪头吟罢饮丹砂。

一九六四年八月

黄　山　云

奇景惊心语自奇，
登游何必苦寻诗。
眼前云海波澜阔，
七十二峰游泳之。

一九六四年八月

黄山小诗之一

天都奇伟海云幽，
莲蕊莲花高入秋；
欲识黄山真面目，
风华半在玉屏楼。

一九六四年八月于黄山

咏 黄 山

人间多少佳山水，
独许黄山胜太华。
云海波澜峰作岛，
天风来去雨飞花。
千重烟树蝉声翠，
薄暮晴岚鸟语霞。
怪石奇松诗意里，
溪头吟罢饮丹砂。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于黄山宾馆

登太白楼

酒涌大江流，
人登太白楼。
诗歌光万丈，
今古各千秋。

一九六四年九月于安徽马鞍山

致章老[1]

蒙再赐新咏，速成一律乞正，礼尚往来，非谓以诗还诗也！

长安五月看花时，八十桐翁忙著诗。
字瘦毫端当有骨，洞清柳外想余丝。
扬眉晓日青春再，拂发东风白鬓迟！
苔寺微嫌幽亦闹，且吟篱畔向阳葵！

日内拟赴密云农村小住，倘获韵语，当寄呈求教。致

敬礼

老 舍

一九六四年

① 章老，即章士钊先生。

致郭老[1]

门头村里好为家，文艺源泉岂浪跨。
金玉红楼终是梦，[2] 镰锄碧野遍开花。
东流巨浪今潮北，[3] 霜降香山叶染霞。
瓜果齐歌丰产日，高天一弹吐光华。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于香山门头村

① 郭老，即郭沫若同志。
② 父老传言，曹雪芹曾在附近法海寺出家为僧。—— 作者。
③ 村外长渠，引永定河水北来，灌溉效果甚大。—— 作者。

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

古稀革命老诗家，后进文章拙亦夸。
相约长风冲雪浪，休怜细雨湿黄花。
高年笑敛三升酒，晓日吟开万里霞。
一怒定教白骨碎，乾坤正气在中华。

一九六五年春初

一九六五年春节与
北京曲艺团诸友欢聚得句

弹唱迎春节，东风天地新。
单弦流雅韵，快板奋精神。
学逗相声巧，因缘啼笑真。
莲花落不尽，创造总惊人！

一九六五年二月

向日本话剧团献诗

（一）东京：剧团访华准备期间，中国作家代表团适在东京，受剧团热情招待，十分感激！

友谊花开春满城，高歌携手赏红樱。
深情何忍匆匆别，再唱《东京与北京》！

（二）北京：由东京归来，恰值剧团在北京开始公演，喜极！

长安牡丹五月开，风送天香入舞台。
文艺东方光万丈，剧团良友尽英才！

（三）观剧：《郡上农民起义》演出成功，献小诗三首致敬致贺！

血汗耕耘岁月长，山田多患吏多狼；
淫威又逼新颁税，举起锄头当武装！

郡上农家非马牛，斗争生死不低头！
无言有限招魂舞，从此何人忘报仇！

京城儿女献花香，争赞英雄定次郎！
一颗头颅千载债，要从革命血中偿！

一九六五年五月

载一九六五年五月《戏剧报》

游日十七首

郭老：游日五周，事繁神倦，偶成小诗，不暇推敲，韵语日记耳！祈斧正！

致敬礼

老　舍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附诗十七首

奈良三笠山

阿倍（阿倍仲磨或作阿郎）当年思奈良，
至今三笠草微黄。
乡情莫问天边月，
自有樱花胜洛阳。

赠今井——奈良书法家曾访华

文化交流古已然，友情如海海连天。
奈良香火唐年寺，未许乌云遮月圆。

奈良东大寺

佛光塔影净无尘，几点樱花迎早春。
踏遍松阴何忍去，依依小鹿送游人。

京都见初月

仰首青山俯首城，参差灯火万珠明。
东风不吝春消息，小月偷看桥外樱。

琵琶湖远望

琵琶湖映比良山，银色峰头碧玉湾。
莫怨樱迟红未绽，双鸠软语破春寒。

清水寺访大西上人

寿艳樱花秋艳枫，夏初嫩绿间深红。
高僧九十声如磬，日饮清泉伴古松。

西芳寺（亦号苔寺）

老僧禅罢播青苔，引水分沙着意栽。
山色轻添苔色碧，一灯幽处拜如来。

芦　湖

一山微雨半湖烟，同上芦湖游客船。
富士银峰云隐隐，风来暗气艳阳天。

镰仓大佛

履响春城玉笛催，花旗商贾为何来？
谁家广告高三丈，古佛无言樱自开。

饮露餐风不记年，越南烽火又春天。
人间多少不平事，尽扫群魔胜入禅。

十丈庄严百炼身，几朝劫火泪成尘。
东方今日东风起，谁道樱花无主人。

聂耳墓献花

墓对茫茫大海波，英雄岂问命如何？
长城新筑君知否，七亿人民唱凯歌。

一束鲜花热泪新，悲歌长忆谱歌人。
精神不死天难夺，千古潮声东海滨。

赠木村菊男

木高十丈寿千秋，村雨山风铁干遒。
菊傲寒霜梅傲雪，男儿宝剑傲王侯！

赠有吉佐和子

有吉女文豪，神清笔墨骄；
惊心发硬语，放眼看明朝；

紫塞笳边酒（约饮于成吉斯庄之蒙古包），
桔林月下箫（邀看所著《有田川》话剧以植桔为主要背景）；
悲昂千代史（剧中女英雄名千代），
白发战狂潮（台风来桔园受害千代已老仍奋战不懈）。

松岛湾（诗人芭蕉游此未敢题诗）

一湾三百岛，岛岛锁春烟。
碧浪连沧海，横云遮远帆。
松涛香雨后，鸥影乱风前。
未敢题只字，芭蕉尊自然。

仙台鲁迅碑献花

青叶山前鲁迅碑，
永铭俯首与横眉。
拚将野草滴成乳，
敢怨春花雨若丝（是日微雨）。
红白旗开严敌我，
轩辕血荐决雄雌。
林边东海潮仍急，
忍听荒城晚翠词。（公园内有诗人晚翠词荒城云月刻石）。

赠土岐善麿

白也诗无敌，
情深万古心，
愁吟启百代，
硬语最惊人。

一九六五年春

赠木下顺二

小院春风木下家，
长街短卷插樱花。
十杯清酒千般意，
笔墨相期流锦霞。

一九六五年四月访日时

赠白土吾夫

白花笑对紫花开，
土暖风轻春雨来。
吾辈生涯爱劳动，
夫随妇唱菜亲栽。

一九六五年春

赠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

南国芦笙塞北笳，工兵四海好为家。
云峰昨开通天路，水库今开遍地花。
壮丽关山迎晓日，风流人物在中华。
英雄姓字君休问，集体光荣最可夸。

一九六五年九月观话剧《英雄工兵》

载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解放军日报》

诗　二　首[①]

（一）　昔　年

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
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
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
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

（二）　今　日

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
儿女竞劳动，工农共戚休。
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
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

载一九七七年十月《人民文学》

① 这两首诗写于一九六五年。

赠 王 莹

小住佳园百病除，
西山爽气入蓬庐。
风香云暖松荫外，
细读人间革命书。

一九六六年春